

秦漢史纂

瞿兌之著

中國聯合出版公司印行

序

嘗病大學中講國史無所依據。上堂敷講，勢不能如外國講師之抱書盈尺，手揮而口誦，曰某事觀某書幾葉至幾葉。蓋吾國書籍浩繁，而文義奧衍，徒恃口述其要，而令諸生尋檢其源，既苦意不宜究，徒令學者廢時而益茫然無所歸。余授史十餘年，深鑒其難。凡授漢史，必令諸生自攷班范兩書，攝入課室，以資討論。然每舉一義，常須貫串首尾，覬見於此委窮於彼。卽學者固有所不暇，余亦自媿未能精熟而舉之無遺也。近歲書籍益稀，坊肆空乏，雖斥重資欲覓漢書一部，且不易得，遑論其他。爰發憤鈔纂羣書，包舉兩朝事實以成一編，俾凡習奏漢史者備焉。鈔集之初，本無深意，但欲啓示學者以史文之要，俾手一編而省檢閱諸書之煩。至如發明微旨，通引脈絡，以收觀史之益，全在口述，初不尋行數墨若授章句也。初稿既具，更加鉤勒，或文繁而不可省，或詞簡而不必存，或事雖小而不可遺，或事似大而不必見，詳略之間，每煩審度。又以古籍難通，後學淺昧，宜加音義，毋致傳譌。又以舊史拘墟，詞氣抑揚，易使觀者陷於成見。排比責在吾輩，論斷不宜輕下。凡屬論述之詞，皆損之又損。反覆移置，數易其稿，差能寫定，大要二十萬言。雖不能徧讀國策史漢諸書，得此亦可粗立治史之基。卽常人置此座右，亦庶免面牆之病。方茲求書甚艱之時，其或差有所裨云耳。初稿之具，出於張君博敏。問業諸生，助余讎校，皆可銘感。書旣成，又爲總論一篇，仿干令升之例，聊示觀史之法焉。甲申夏日堯之自記。

目錄

秦

先世	一
世系	一
穆公	三
孝公與商君變法	八
秦與韓	一五
秦與魏	一七
秦與趙	二〇
秦與楚	二五
秦與燕	三〇
秦與齊	三三
周祚之終	三六
最後之一君	三六
統一之基	三六

地形(三〇)——法治(三九)——民性(三九)——地利(四〇)——用人(四二)……………四二

始皇帝……………四三

帝國之新制……………四三

尊號(四三)——郡縣(四四)——官制(四九)——刑律(五二)——寢兵(五三)——建儲(五三)

巡行(五五)

開邊……………五五

西戎(五五)——匈奴(五七)——百越(五九)——西南夷(六〇)——巴蜀(六一)——朝鮮(六三)

邊防……………六四

長城(六四)——實邊(六四)

文化……………六五

焚書(六五)——坑儒(六七)——博士(六八)——同文字及度量(六九)——文體(七〇)——方士(七一)

社會經濟……………七三

農田(七三)——賦稅(七四)——商業(七四)——畜牧墾產(七五)——物產及都市(七六)

錢幣(七七)——民俗(七八)——蓄奴(七八)——贅婿(七八)——貞節(七九)

秦楚之際

二世之失政..... 八〇

動亂..... 八四

陳勝吳廣(八四)——劉邦(八五)——項耳陳餘(八六)——秦沛(八六)——張良(八六)——項籍(八七)

魏豹(八八)——田儼(八八)

諸軍之抗秦..... 八八

劉邦入關..... 九二

楚漢之爭..... 九五

項氏之亡..... 一〇一

漢

帝業初成..... 一〇三

用人(一一三)——開國設施(一二四)——西漢帝系(一三七)

封建..... 一〇九

初年之封建(一〇九)——呂氏與劉氏之爭(一一三)——文帝時之諸侯王(一二五)——七國(一二七)

漢初民間景象..... 一一九

戶口(一二九)——商賈(一三〇)——農民(一三三)——奴隸(一三六)——游俠(一三七)

漢初政治	二六
黃老與法治(二六)——文帝之爲人(二七)——對外關係(二八)〔匈奴(二九)——南粵(三七)〕	
帝國全盛	三七
武帝生平	三六
武帝之政事	四〇
治術(四〇)——政制(四一)——律令與吏治(四八)——律曆(五一)——建元(五一)	
漕運與治河(五三)——財用(五六)	
武帝開邊	六三
閩越(六三)——南粵(六四)——朝鮮(六五)——西羌(六六)——西南夷(六六)	
西域(六六)——匈奴(六七)	
開邊與財富	七
兵制更張	八一
宣帝更化	八三
霍光主政	八四
卹民	八六
儒法並行之吏事	八八

匈奴之臣服及西域西羌……………一九〇

元成以後……………一九五

宦官與外戚(一五)——賢田與衛霍(一六)——史訐與弘石(一七)——王氏專恣(一九)

丁傅與董賢(二〇)——王莽再起(二二)

儒術爲治……………二〇三

疆域官制……………二〇九

州郡變革(二七)——地方官制(二九)

學術與儒官……………二二三

學校與貢舉……………二二七

新

王莽之起……………二二三

新政……………二二五

居攝前(三五)——建國後(三六)(民生之設施(三七)——復古制(三八)——失政(三九)——邊疆騷動(四〇))

兩漢之際

新末之叛亂……………二三六

南方(二三六)——東方(二三七)——西方(二三六)

更始……………二三九

東漢初年羣雄……………二四三

赤眉與劉盆子(二四三)——光武即尊(二四四)——隴蜀(二四六)

東漢

光武明章之治……………二五〇

光武(二五〇)——明章(二五一)

外戚宦官……………二五七

外戚執政(二五七)——東漢帝系(二五九)——外戚與宦官之衝突(二六〇)

兵事……………二六五

兵制變更(二六五)——烏桓之叛服(二六八)——鮮卑(二六九)——西域(二七二)——西羌(二七五)

匈奴(二八一)——南方(二八四)

士風與黨禍……………二八六

察舉徵辟(二八六)——士風(二八九)——黨錮(二九〇)——名士與宦官(二九四)——黨獄(二九五)

帝國之末運……………三〇〇

財用與政治(三〇〇)——天災與寇盜(三〇三)——割據勢成(三〇六)

學術……………三二二

經緯(三三〇)——方士(三三四)——道教(三三三)——佛教(三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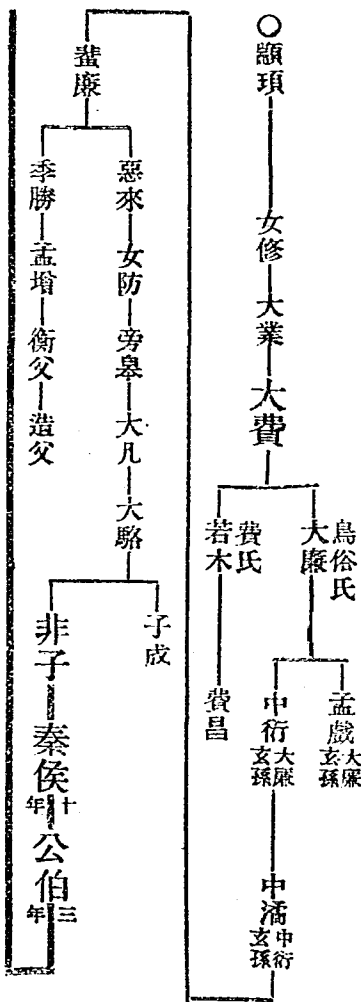
總論

秦

先世

秦之爲國於關中。蓋遠在上古。至周幽王厲王之際。與晉俱漸盛強。在晉爲文侯而秦爲襄公。由此漸啓列國分爭之局。最後乃成秦之統一。故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六國表序亦云。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擯）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茲先列世系。而述自穆公。以明其本原。

世系 依馬氏釋史世系圖增注其在位年數



秦仲
年
莊公
年

世父
襄公
年
少子

文公
年

靜公
年

寧公
年

德公
年

出子
年

武公
年

穆公
年

成公
年

宣公
年

子七

子九

康公
年

子弘
子四

共公
年

桓公
年

景公
年

哀公
年

夷公
年

惠公
年

悼公
年

子鍼

厲共公
年

躁公
年

懷公
年

昭子
年

靈公
年

獻公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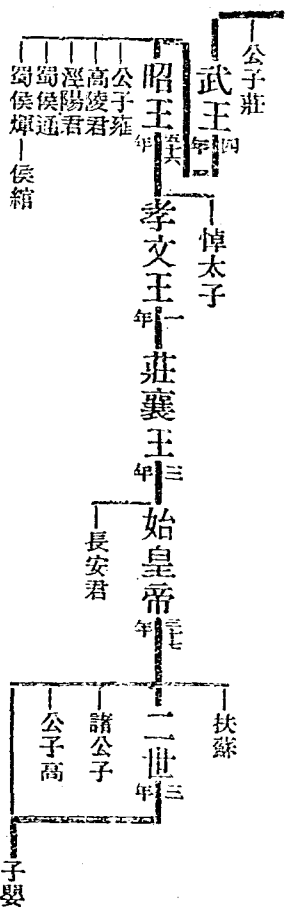
孝公
年

惠王
年

簡公
年

惠公
年

出公
年



穆公

穆公爲春秋時五霸之一。其與國也。由於用人之不拘一格。首拔虞之百里奚以爲相。

史記秦本紀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君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殺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因問語三日。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殺大夫。(參呂氏春秋說苑韓詩外傳)

兼因百里奚以用蹇叔。

史記秦本紀。百里奚謏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餼。(一作鏗。地名。在沛縣。)

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託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諷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說。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始用兵於鄰近小國以張其勢。

史記秦本紀。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正譏。或號也。秦今山西芮城東北。勝之。

左傳僖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史記秦本紀。穆公二十年。秦滅梁芮。今陝西大荔南。

與晉接壤。故常與有交涉衝突。

史記秦本紀。穆公五年。秋。穆公將伐晉。戰於河曲。今山西永濟東南。

左傳僖公九年。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管惠公。

史記秦本紀。穆公九年。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穆公許之。使百里傒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己立。而使平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

繼因互有饑饉而生恩怨。

左傳僖公十三年。冬。晉厲饑。使乞糶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

而討焉。無業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疆。平鄭之子約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僖公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

又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注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壬戌。戰於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注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舍。舍止。虜形毀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兔服。衺經。適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與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奢。靈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祭。靈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庶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自是秦常干涉晉之內政。晉文公之立。秦之力也。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文公)……三月。晉侯濟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注秦穆公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史記秦本紀。(穆公)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

更與晉相角於中國。爭有諸侯。

史記秦本紀。三十年。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功。晉之彊秦之憂也。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

又三十二年。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經數圍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奚蹇叔哭之。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陝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今河南偃師緄氏故城)

秦晉二國迭相報復。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魯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咨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佐佐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諷。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隕。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左傳文公二年春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冬。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又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今山西臨晉東南。及郊。今山西臨晉平陽間。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其霸西戎之事左氏所未詳。史記以外呂氏春秋韓非子皆記之。蓋當時一大事。而秦之基業所由成也。霸西戎始於任由余。而由余本晉人。蓋亦秦晉間一公案。

史記秦本紀。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

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嚴。以資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讎。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廩曰。孤聞鄆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秦之何。內史廩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邊管。而後令內史廩以女樂二八。道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

史記匈奴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緄諸、緄戎、翟籛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北燕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西南則駸駸與楚相角。蓋穆公之世已儼然具後來七國之形矣。

左傳文公五年。初。郟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郟。（今湖北宜城西南）

孝公與商君變法

穆公亡後。秦勢復衰。與晉交兵。屢爲所敗。出子之世。晉復奪其河西。獻公卽位。始稍振作。天子致賀焉。史記秦本紀。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澗旁。秦以往者數易君。臣乖亂。故晉復疆。奪秦河西地。獻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卒。子孝公立。（索隱名渠梁）年已二十一歲矣。

孝公卽位。六國已強。楚魏大國與之接壤。而秦獨僻處雍州。不通中國盟會。乃西斬戎王。東圍陝城。下令國中。力求賢士。而商君見焉。

史記秦本紀。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鄆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豈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開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棧陽。（今陝西臨潼北）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史記商君傳。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缺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溼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有不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

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雍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孫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旨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謀人以圖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開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鞅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護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竊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有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詭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旨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三王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社稷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

循禮無邪。君其圖之。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商君之師友淵原出於三晉。

晉書刑法志。秦漢舊律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以爲法經六篇。……商君受之相素。

史記孟荀列傳集解。劉向七略別錄云。楚有尸子。疑謂在蜀。今案尸子晉晉人也。名俊。秦相衛鞅客也。鞅謀毒盡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俊規也。

因秦之形勢與其舊俗。

淮南子。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形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韓非子。姦劫弑臣第十四。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專。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已視聽之道也。

用商君之法。十年而果富強。

史記商君傳。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

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諱不得爲鬪籍。明卑尊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又秦本紀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正義。冀猶記事。闕猶象魏也。〕秦徙都之。并諸小海。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索隱。風俗通曰。南北爲阡。東西爲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

又商君傳。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甬。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昔用兵於魏。

史記商君傳。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陲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拉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

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鹵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斂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利。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蕪之言也。衛鞅旣破魏還。秦封之於商。〔陝西今縣〕十五邑。號爲商君。

然商君以此任怨而死。

史記商君傳。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侯問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敎。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敎。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孰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鄰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容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鄴。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敎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欸闕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園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黷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蓄禍也。敎之化民也深於命。民

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索隱謂以左道立威權。在外革君命。非所以爲敬也。君又南面而稱衆人。日繙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親權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徒軍載甲。多力而騁晉者爲駿乘。持矛而操闔。晉所及反。戰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圍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國於鄭。勸秦王昭嚴穴之士。養老存孤。復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貪商於之富。剽秦國之敎。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寶帛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樹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醜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案史記蔡澤傳。澤說隱侯云。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叢木。厚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本。一室無二事。力田積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是商君身後數十年聲名彰著若此。

又案賈誼指商君變俗之弊云。商鞅造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遠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樂人有子。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援鉏杖耨耳。慮有德色矣。毆取弱植箕帚。慮立凱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蹄。婦姑不相說。悅則反背而視其慈子。

備又云……秦遠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戰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外不偏疏。道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何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辯戎士。周曆禮之勸農。梁。無以易此……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是見漢初人亦頗有取於商君之主張。

秦與韓

韓康子始分智伯地。景侯始爲侯。屢侵鄭地。卒滅其國。都於陽翟。與秦接壤。宜陽（河南今縣）首當其衝。

史記韓世家（烈侯）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

申不害相韓。與商君同時。國勢稍振。

史記老子傳。申不害者京（今河南滎陽東南）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

韓與諸國攻秦大敗。自此連兵不解。

史記韓世家（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韓申差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發公仲之行。將西賂（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

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譬。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雁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謂韓王曰。不殺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遠肆志於秦。不殺將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盟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

韓雖苦秦。猶以接境之故。不得不仰其援。

史記韓世家。(釐王)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公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爾。穰侯曰。君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河南新鄭東南)之下。

自後秦攻韓益急。

史記秦本紀。(昭王)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君懼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今河南原武西北)……司馬梗北定。

大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莊襄王元年。……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皋（今河南汜水西北）鞏（河南今縣）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

六國之中韓最先滅。

史記始皇紀。十年。李斯因說秦王請先伐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十四年。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陝西淳化西北）韓王請爲臣。……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

秦與魏

魏逼於秦始東徙。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自昭王以後。秦兵隨之而東。

史記魏世家。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河南今縣）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三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河南今縣）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與秦南陽（此南陽在河北）以和。

張儀之時。晉與秦合。已而復叛。

史記張儀傳。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習桑（今江蘇沛縣）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惡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糧。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恃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易梁。屬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復歸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

東方諸國猶欲倚魏以相救。

史記韋仲連傳。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發。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今河南湯陰西南）。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滑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滑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魯仲連曰。……梁客新垣

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魯仲連見新垣衍。……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橫佔其土。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遠有陷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

公子無忌卒後。秦謀魏益急。

史記魏公子傳。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鶯。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萬金於魏。求晉鄙密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鶯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又始。紀。三年十月。將軍蒙鶯攻魏。氏。囑有詭。……九年。攻魏垣。蒲陽。……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

梁城。其王請降。盡取其地。

秦與趙

武靈王之初。曾連韓魏擊秦。屢爲所敗。

史記趙世家。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十年。秦取我西鄙（今山西平遙西）及中陽。（山西今縣境）……十三年。秦拔我圍。鹵將軍趙莊。

其後則力事振作。易胡服習騎射。趙勢大強。復身入秦以觀形勢。

史記趙世家。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索隱。一作葭葭。在中山。）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儻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合軍曲陽。攻取丹邱。華陽。鷓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據通鑑地理今釋。雲中當在今綏遠土默特旗地。九原在烏喇特三旗。）

史記趙世家。二十七年。……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慙。已脫關。

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惠文王之世。齊秦并稱帝爲強。趙則初攻齊。因蘇厲之諫。輟謝秦不擊齊。

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秦弟）爲齊遺趙王書曰。……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餓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資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伏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變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慕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

趙亦屢苦秦之侮。

史記閻相如傳。閻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閻相如可使。……於是王召見。……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

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大王亦宜齎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強奪，遂許齎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齎，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赭，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齎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今以秦之對，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驪，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滹池。（河南今縣）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聞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遂與秦王會滹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樂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澆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墮。於是秦王不慚，爲一擊缶。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秦韓相攻而趙在所必救。賴趙奢以獲勝。

史記趙奢傳。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鬥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曹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饗食而遺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曹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奢後令邯鄲。秦隱。邯鄲二字當爲欲戰。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闕與。趙奢於是與廉頗。相如同位。

趙奢死而有長平之役。

史記秦本紀。(昭王)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今山西長治)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山西高平西)四十餘萬。盡殺之。

又廉頗。相如。符。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廉頗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

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簡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虜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歲不得脫。頓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

自此益弱以亡。

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十八年。秦拔我榆次(山西今縣)三十七城。……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悼襄王)六年。魏與趙鄰。九年。趙攻燕。取涇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幽穆王邊元年。城柏人(今河北唐山)二年。秦攻武城(今山東嘉祥境)屬軻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躄宜安(今河北藁城西南)李牧率師與戰肥下。(藁城西南)卻之。封牧爲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今河北平山南)李牧與之戰。卻之。……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烏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爲秦。又始皇紀。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棧楊。(棧音老。今山西長治西北)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今河南臨漳西)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捷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捷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虜之。……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代之。自立爲代王。……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

還政代。虜代王嘉。

秦與楚

六國惟楚足與秦抗。故六國得之以爲重。

史記蘇秦傳。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滄庭蒼梧。北有陜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

乃墮張儀之計。失齊援而爲秦所算。

史記楚世家。(懷王)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欲得吾商於之地。

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資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不察，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尙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卽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與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尙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寤，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十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卅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今湖北竹山東南）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官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和親，約婚媾。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

六國與秦爭得楚。

史記楚世家。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道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終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廌走魏。樛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樛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夫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索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揆中。兵鋒盡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王執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樛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今山西臨汾西北。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樛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注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樛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懷王所執不堅。復爲秦所誘。

史記楚世家。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郄。（今河南新野東北）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自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大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鬥。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

約結盟而去……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驢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彘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

懷王入秦。楚立頃襄王以禦之。

史記楚世家。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今四川巫山縣東）黔中（今湖南沅陵西）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

頃襄既立。秦怒攻楚。懷王卒死於秦。秦楚絕而復求平。

史記楚世家。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今河南內鄉北百餘里）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

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於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今河南鄧縣西南〕

頃襄王終不得直。秦楚屢爭。悉爲所敗。割上庸漢北。拔西陵。奪郢京。至考烈之世。楚益弱。

史記楚世家……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今湖北蘄水西南〕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敗。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熊元代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於秦以平。是時楚益弱。

史記春申君傳。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

史記白起王翦傳。白起者。郿〔陝西今縣西北〕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湖北天門東北〕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

郢京爲秦得。楚遷壽春。負芻王立。秦將王翦殺項燕。虜負芻。春申死而楚亡。時始皇二十五年也。

史記楚世家。〔考烈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今安徽壽縣東〕命曰鄢。二十五

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秦圍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爲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敗楚軍。亡十餘城。……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郢。……（今安徽宿縣）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

史記秦始皇紀。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蠶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遂至郢陳。……（今湖北江陵境。）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

秦與燕

燕文公之世。秦室益強。始與秦有婚姻之交。

史記燕召公世家。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強。……二十八年。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妃。燕王噲時。始與秦有戰爭之迹。

史記燕召公世家。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

昭王師事郭隗。國以殷富。樂毅破齊。爲田單所敗。彼時秦方有事三晉。燕得少安。始皇立。太子丹謀秦未遂。卒與趙先後亡。

史記刺客傳。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軻既至燕。……會

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穰侯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躡於單于。其後還可圖也。太子曰……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請田光……乃造焉……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僕行見荆卿曰……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卿曰。謹奉教。田光……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今秦已虜韓王。竊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該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圖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北國之大事也。臣竊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調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搃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

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乃裝爲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愴。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廷。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率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慄。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秦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刺秦王。秦王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

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王所以尤迫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秦與齊

秦於齊取遠交之策。常用之以制楚。

史記田完世家。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於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於秦。……二十二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於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其後齊乃聽列國困秦。

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史記田完世家。(湣王)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魏、河外以和。兵罷。秦、齊共稱帝。齊勢終讓於秦。湣王因蘇代之諫。復爲王。秦亦去帝號。

史記田完世家。(潘王)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嗚。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集解。宋王假。諸侯皆曰桀宋。)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負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故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熟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

齊伐秦。秦王怒。蘇代諫之。以致秦拔齊城。而合諸侯。

史記秦本紀。(昭王)十九年。……齊破宋。宋王在魏死。……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二十三年。尉斯離(正義。尉。都尉。名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齊西。

又田完世家。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蒙新城陽晉同。韓魏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魏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魏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對曰。……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皆不欲齊秦之合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

潘王失國。襄王繼之。幸而復國。然不能與諸國拒秦。

史記田完世家（襄王）十四年。秦擊我剛壽。（今山東東平西南）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鬻。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強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

及三晉。燕楚相繼破滅。秦乃獨事并齊。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正義晉升）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

又田完世家（襄王）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今河南輝縣）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於秦。

齊自王建初立。王后賢。事秦謹。四十年不受兵。后勝相齊。受秦間金。以致滅亡。

史記田完世家。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國策。秦處建於共。松柏間。）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周祚之終

秦獻孝之後。周屢致胙賀秦。秦惠稱王。埒於天子。

史記周本紀。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稱王。

秦伐韓。借道兩周。並召周君。

史記周本紀。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東周都濠。西周都洛）……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疆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爲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秦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

周交於秦。得暫免秦攻。

史記周本紀。（赧王）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索引。最音詞喻反。）曰。公不若舉秦王之孝。因以應爲太后養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爲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豈畏天下。天下以豈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

欲弊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弊。則令不行矣。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輕之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變。……秦信周。發兵攻三晉。（參國策周策）

西周倍秦。秦伐之。取九鼎。遷其君。

史記周本紀。（赧王）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秦。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正義音糾虬反）攻西周。西周君（武公）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愚狐。（集解愚音憚。案今河南臨汝有愚狐聚。）

又秦本紀。（昭王）五十一年。……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

莊襄之世。周祀以絕。

史記周本紀。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於秦。周既不祀。

集解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比。

又秦本紀。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集解河南梁縣有陽人聚。今案在河南臨汝。）賜周君。奉其祭祀。

最後之一君

衛於成侯以後。適商君相秦。屢有貶號。

史記衛康叔世家。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河北今縣南)

至元君而遷之。

史記衛康叔世家。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因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增。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南并濮陽爲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爲始皇帝。

秦二世元年。衛祀始絕。

史記衛康叔世家。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祀絕。又六國表。二世元年。出衛君角爲庶人。

統一之基

地形

秦居關中。爲四塞之國。進可戰。退可守。

史記范雎傳。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養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史記蘇秦傳。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此天府也。

賈誼新書卷一過秦。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史記刺客傳。太子丹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

法治

自商鞅師李悝而變法。人民之法治觀念益深。及魏冉范雎相秦。皆不失於法。

史記集解引新序曰。商君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鉞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僉尅曰。著衍文。）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民性

秦之民性。犷悍善鬥。聽命守法。商君治之。益勇於公戰。

淮南子要略。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商鞅之法。

生焉。

戰國秦策。秦民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常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

史記商君傳。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屬籍。……秦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

詩秦風。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小戎。倭收。五檠梁翰。〔毛傳。小戎。兵車也。倭。淺收軫。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翰。翰上句銜也。〕游環脅驅。陰鞞。蓋。〔游環。鞞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鞞。所以引也。蓋。白金也。續。續鞞也。〕文齒。暢轂。駕我騏驎。〔文齒。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驎文也。左足白曰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西戎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騏驎是駟。〔黃馬黑喙曰駟。〕箋云。赤身黑鬣曰駟。中。中服也。駟。兩駟也。龍盾之合。蓋以龍韜。〔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韜。駟內轡也。〕箋云。蓋以龍韜。韜之體以白金爲飾也。韜繫於軾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箋云。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倭。駟孔。〕犛矛。鏐鏐。蒙伐有苑。〔倭。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公。三隅矛也。鏐。鏐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虎錡。鏐。鏐。交。銀。二。弓。竹。閉。緝。縵。〔虎。虎皮也。鞞。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銀。交二弓於鞞中也。閉。緝。緝。縵。約也。〕言念君子。載。輿。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箋云。此既閱其君子疲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

地

孝公開阡陌。制爰田。始盡地利。

漢書地理志。孝公用商君制。開阡陌。

案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淺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食實恣曰。自爰其處。而已是也。爰爰同。

又案國策。史記。漢書皆言商君廢井田。朱子阡陌辨以爲不然。

更開發山林。物產富厚。

漢書食貨志。董仲舒說上曰。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漢書地理志。始皇之初。鄒園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

鹽鐵論卷三。昔商鞅相秦。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

用人

封建之期。行世卿食采子民之制。至戰國多崇任貴戚。世卿跡絕。養士之風大盛。秦則獨喜用客卿。始皇曾有逐客卿之意。因李斯之諫未改。（洪邁容齋隨筆。顧氏日知錄。及洪亮吉更生齋集論之甚詳。）史記李斯傳。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

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遂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始皇帝

始皇有異表及其特性。

史記始皇紀。(尉)繚曰。秦王爲人蜂(一作隆)準長目。擊烏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

其生有異說。

史記始皇紀。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索隱)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孫也。名子楚。按戰國策本名子異。後爲華陽夫人嗣。夫人楚人。因改名子楚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索隱)按不韋傳云。不韋陽翟大賈也。其姬邯鄲豪家女。善歌舞。有嫉而獻於子楚。)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正義)始皇以正月且生於趙。因爲政。後以始皇諱。故晉征。

初立時倚任呂不韋。嫪毐。

史記始皇紀。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驩、王齮、麃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事大臣。……八年。……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

（河南修武境）令毒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大原郡更爲毒國……九年……四月。上宿雍。已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穽年宮爲亂。王知之……車裂以徇。滅其宗……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

繼專任李斯。

史記始皇紀十年……（尉）繚曰……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任事。

又李斯傳。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山竄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三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那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寸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吾未知所稅駕也。

帝國之新制

尊號

秦漢史纂 始皇帝

首定皇帝之稱。以新天下耳目。

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造尊莊嚴。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圖讖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郡縣

周初。諸侯千八百國。至春秋亦有百數十之數。（顧棟高大事表卷五。得百四十八國。近人陳漢章補史記十二侯表及六國表爲百八十國。）周衰。籒相併滅。其強大之國。始爲十三。（史記十二侯表）繼稱七雄。（史記六國表）至始皇三十六年。併天下爲一統。雖衛滅於二世。越至漢猶有鬪君。（見日知錄。秦始皇未滅二國條）而封建之崩潰。春秋已見端倪。郡縣已行於戰國之世。非創自始皇也。顧氏論之詳矣。

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滅之。十一年初，縣杜。……（厲共公）二十一年初，縣鞏。……（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

秦於戰國初，亦嘗封功臣子弟。

史記秦本紀（孝公）二十二年……封鞅爲列侯，號商君。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

史記穰侯傳，其明年（昭王十五年）……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秦使穰侯伐魏……得魏三縣，穰侯益封。

韓非子定法篇，穰侯越韓，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始皇并天下，始以封建之事，下議羣臣，初定三十六郡。

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其後略地閩越，又置四郡。

史記南越傳，秦時已併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

史記東越傳。秦已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

案秦郡之數。說者不同。(一)以三十六郡。乃秦一代之郡數。而史家追紀之者。此原於班固地理志。其言郡國沿革。稱秦置者二十七。(河東太原上黨東郡潁川南陽南郡九江鉅鹿齊郡琅琊會稽漢中蜀郡巴郡臨西北地上郡雲中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北平遼西遼東南海。)稱秦郡者一。(長沙)稱故秦郡者八。(三川涇水九原桂林象郡鄯陽郡薛郡)錢大昕氏秦四十郡禁。即從班氏之說。(一)以三十六郡。乃始皇三十六年所置。其後者不與焉。此裴駰集解之說。裴氏不計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而增計鄯郡黔中。內史合三十六之數。晉志從之。姚姬傳氏亦從其說。(惜抱軒集秦郡攷)王國維氏秦郡攷。以史記證史記。有四十八郡之論。茲據以爲簡表。(近人錢穆有秦郡攷。見萬寶第七期古地理專號。)

郡名	初置國	治	所	入秦之年或初置年	見史記篇名
上郡	魏置	上縣	(今陝西綏德)	惠文君十年	秦本紀
蜀郡	秦置	蜀	(今四川成都)	惠文君後九年置	秦本紀
南鄭	秦置	南鄭	(陝西今縣)	惠文君後十三年	秦本紀
河間	不詳	樂成	(今河北獻縣)	不詳	甘茂傳
閩中	秦置	治	(今福建閩侯)	秦王政二十五年	東越傳始皇紀
臨洮	秦置	臨洮	(今甘肅岷縣)	不詳	匈奴傳
馬領	秦置	馬領	(今甘肅環縣東南)	不詳	匈奴傳
雲中	秦置	雲中	(今綏遠土默特西黃河東)	秦王政十三年	匈奴傳
雁門	秦置	雁門	(今山西代縣西北)	秦王政十九年	匈奴傳

代郡	趙置	代	(今河北蔚縣東北)	秦王政二十五年	匈奴傳
上谷	燕設	易	(今察省宣化)	秦王政二十一年	匈奴傳
漁陽	燕置	路	(今河北密雲西南)	秦王政二十一年	匈奴傳
右北平	燕置	徐無	(今河北遷化西)	秦王政二十五年	匈奴傳
遼西	燕置	交黎	(今河北昌黎)	秦王政二十五年	匈奴傳
遼東	燕置	襄平	(今遼陽北)	秦王政二十五年	匈奴傳
南郡	秦置	鄢	(今湖北江陵)	昭襄王二十九年	秦本紀
黔中	楚置	臨沅	(今湖南常德)	昭襄王三十年	秦本紀
南陽	秦置	宛	(今河南南陽)	昭襄王三十五年置	秦本紀
三川	秦置	洛陽	(河南今縣)	莊襄王元年初置	秦本紀
太原	秦置	晉陽	(今山西太原)	莊襄王四年	秦本紀
巴郡	秦置	江州	(今四川巴縣)	不詳	始皇紀
河東	秦置	安邑	(今山西夏縣北)	不詳	始皇紀
上黨	秦置	壺關	(今山西長治東)	不詳	始皇紀
東郡	秦置	濮陽	(河北今縣南)	秦王政五年	始皇紀
潁川	秦置	陽翟	(今河南禹縣)	秦王政十七年	始皇紀
會稽	秦置	吳	(江蘇今縣)	秦王政二十五年	始皇紀

秦漢史纂 秦

陶郡 不詳 定陶(山東今縣西北)

不詳

禮侯傳

郿郡 秦置 郿郡(河北今縣西南)

秦王政十九年

趙世家並參漢書地理志

鉅鹿 秦置 鉅鹿(今河北平鄉)

秦王政二十三年

趙世家並參漢書地理志

魏郡 秦置 魏郡(今江蘇碭山南)

秦王政二十二年

魏世家並參漢書地理志

反沙 秦置 臨淄(今湖南長沙)

秦王政二十五年

魏世家並參漢書地理志

九江 秦置 壽春(今安徽壽縣)

秦王政二十四年

楚世家並參漢書地理志

泗水 秦置 相(今江蘇宿遷北故相城)

秦王政二十四年

楚世家並參漢書地理志

薛郡 秦置 魯(今山東曲阜)

秦王政二十四年

楚世家並參漢書地理志

琅玕 秦置 琅玕(今山東諸城)

秦王政二十六年

漢書地理志

齊郡 秦置 臨淄(山東今縣)

秦王政二十六年

漢書地理志

以上始皇二十六年所置三十六郡

桂林 秦置 桂林(廣西今縣北)

始皇三十三年

始皇紀

象郡 秦置 不詳

始皇三十三年

始皇紀

南海 秦置 番禺(廣東今縣)

始皇三十三年

始皇紀

九原 秦置 九原(今綏遠烏喇特東南)

不詳

始皇紀

以上為始皇二十六年後所置四郡

不詳

陳涉世家

陳郡 秦置 不詳

不詳

陳涉世家

東漢 秦 證 不詳

不詳

陳世公

以上爲秦二世所設二郡

然王氏於以上四十二郡外尙考得六郡。曰膠東、膠西、濟北、博陽、城陽者。故齊地也。曰廣陽郡。燕故地也。

官制

中央官之最尊貴者爲丞相。總掌庶政。太尉掌兵事。別設御史大夫司糾察之任。

通典卷十九職官一。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不師古……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

又卷二十四職官六。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滹池之會。各命書其事……至秦漢爲糾察之任。

漢書百官表所載諸官多云本於秦制。茲就可考者列表如下。

官名 職 掌 備

丞相 掌承天子助理萬機。有左右。史記秦紀。武王二年。初設丞相。莊襄王元年。秦相國爲呂不韋。

太尉 掌武事

御史大夫 掌副丞相。有兩丞。一曰中丞。

按李斯傳。拜趙高爲中丞相。疑卽中丞。否則中字當衍。以紀稱高爲丞相也。

前後左右

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見公卿表。

將軍 掌宗廟親儀。有丞。

秦漢史 秦 皇帝之新制

博士 掌通古今。多至數十人。

始皇紀。博士雖七十人。多備位。

郎中令 掌宮殿掖門戶。有丞。

始皇紀。二世元年。拜趙高爲郎中令。

僕射 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

史記李斯傳。有博士僕射周青。始皇紀。有衛令僕射。

衛尉 掌宮門衛屯兵。有丞。

始皇紀。有衛令或其屬也。九年盡得毒等衛尉。現。

太僕 掌輿馬。有副丞。

廷尉 掌辟刑。有正左右監。

史記始皇紀。以尉繚爲秦國尉。白起傳。遷爲國尉。殆卽廷尉。

典客 掌諸歸義蠻夷。

長子扶蘇監蒙恬軍。亦尉也。

宗正 掌親屬。有丞。

按秦制。有客卿。未知所屬。或爲虛號。或爲典客也。

治粟內史 掌穀貨。有兩丞。

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下同。

少府 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有六丞。

中尉 掌徵衛京師。有兩丞。

將作少府 掌治宮室。有兩丞。

詹事 掌皇后太子家。有丞。

將行 皇后卿也。

典屬國 掌蠻夷降者。

主爵中尉 掌列侯。

護軍都尉

中朝官有加官之制。

漢書百官公卿表。侍中左右曹諸史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車。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皆秦制。

地方爲郡縣兩級之制。守令各置佐貳。更設監御史。以監郡。京師則置內史。
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爲表以明之。

區別官名職掌備攷

京師內史 掌治京師。

漢書公卿表。內史掌治京師。

監司 監御史 掌監郡。

漢書公卿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

郡守 掌治其郡。

又郡守。秦官。掌治其郡。

郡丞 掌佐守。

通典。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

郡尉 掌佐守典武職卒甲。

尉典兵。

縣令 掌治其縣。

漢書公卿表。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

縣丞 掌佐令。

尉丞爲長吏。以下有斗會。佐吏是爲小吏。

縣以下置鄉官。

漢書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續志。亭有亭長以禁盜賊。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秦爵分二十級。

漢書公卿表。一級曰公士。師古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二上造。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也。三簪裹。以組帶馬曰裹。簪裹者。言飾此馬也。四不更。言不豫更卒之事。五大夫。列位從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加官公者。示稍尊也。八公乘。言得乘公家之車也。九五大夫。大夫之尊也。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言爲衆列之長也。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言皆主上造之士也。十七駟車庶長。言乘駟馬之車。而爲衆長也。十八大庶長。又更尊。十九關內侯。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二十徹侯。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皆秦制。以賞功勞。

刑律

秦之刑律。紀載缺略。商鞅定法。因古制爲之增損。

漢書刑法志。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頭。抽脅。鑊。烹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談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而姦邪竝生。積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殺兵

戰國久苦兵革。寢兵之意。雖倡自墨家。至始皇乃見諸實行。故有銷鋒鏑、誅豪傑、墮名城之舉。

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又三十二年。……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
(徭)天下咸振。

賈誼新書。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案十二金人之形態。承黨與銷毀。後人皆有記載。詳史記本注。

建置

舊章諸國之風以建新都。

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今陝西咸陽南)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圍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又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後以咸陽宮小。作阿房。制極宏偉。

史記始皇紀。三十五年。……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今陝西鄠縣東)武王都鎬(今長安西南)。鎬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正義。房。白郎反。)東西五

百步。南北五千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三輔黃圖卷一。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狹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閣道通鄜山八十餘里。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絡樊川以爲池。作阿房前殿。東西四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建五丈旗。以木蘭爲梁。以磁石爲門。周馳爲複道。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旁。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至二世時。阿房功猶未就。

史記始皇紀。(二世)元年……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鄜山。鄜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蕘。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巡行

巡行郡邑。大治馳道。

史記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

又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今綏遠五原)抵雲陽。(今陝西涇陽西北。三輔黃圖。甘泉宮亦名雲陽宮。)塹山塹

谷直通之。

又李斯傳。治馳道。與遊觀。以見主之得意。

史記蒙恬傳。始皇欲遊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又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

漢書賈山傳。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

立石頌功德。

史記始皇紀。始皇巡隴西（正義。今隴右。案在甘肅今縣西南。）北地（今甘肅寧縣西北。）出雞頭山（今甘肅平涼西北。）過回中（宮名。在今甘肅固原。）焉。

又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山東今嶧縣東南。）立石……乃遂上泰山立石……於是乃并勃海以東。過黃（山東今縣東南）睡（今山東文登西）窮成山（今山東萊城東）登芝罘（山東福山東北）立石

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玕（今山東諸城東南）……立石刻……始皇還過彭城（今江蘇銅山）……乃西南

渡淮水之衡山（即岫嶽山。今湖南衡陽北）南郡……上自南郡。由武關（今陝西商縣東）歸。

又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今河南陽武東南。正義。狼。音浪）……登芝罘刻石……遂之琅玕。道

上黨入。

又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在今河北昌黎東南）……刻碣石門……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

又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今湖北安陸南）望祀虞舜於九疑山（今湖南寧遠南）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正義舒州周安縣東按舒州在江中疑海子誤當在今安徽懷寧）過丹陽（今安徽當塗東）至錢唐（今杭縣）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與解蓋在餘杭也秦即今餘杭）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今江蘇句容北正義乘時升反）渡並海上北至琅玕……自琅玕北至瑩成山（即成山）……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今山東平原西南）而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今河北平鄉東北）

關邊

西戎

穆公之世稱霸西戎諸族盡服戰國以降義渠獨盛故秦侵之。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一年縣義渠……義渠君爲臣（史記志疑四秦縣義渠三字乃義文是年義渠爲臣非爲縣也）

其後九年五國伐秦義渠襲秦于李帛之下起其隙者張儀相秦犀首欲害之也。

史記張儀傳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撥焚杆（索隱按音都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音煩烏謂焚蹂而牽掣也）君之國有事（索隱謂山東諸國共伐秦）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診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知略之

以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道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李伯人名，或曰號。戰國策伯作帛。）

義渠襲秦。惠文君及武王皆曾伐之。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一年。縣義渠……（後）十年……伐取義渠二十五城。

史記匈奴傳。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

史記秦本紀（武王）元年……伐義渠丹犁。

史記匈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集解：昭王母。）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

匈奴

彼時秦與諸國多與匈奴接壤。

史記匈奴傳。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燕、趙、秦也。）

及秦統一北方邊患。即在匈奴。故使蒙恬駐兵。並繕長城。

史記始皇紀。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史記始皇紀。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正義：山名。在五原北。兩山相對若闕。甚高。故言高闕。）陶山北假中（括地志：漢河自縣故城在北假

中。案今綏遠五原西。

史記匈奴傳。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望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正義氏音支）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集解曼音瞞。索隱曼音莫官反）頭曼不勝秦。北徙。

史記蒙恬傳。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遠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

後漢書西羌傳。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衆狄。築長城以界之。

秦之季世。蒙恬死。諸侯叛。東胡月氏亦強。冒頓爲單于。東擊燕代。悉收秦所奪地。

史記匈奴傳。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冒音屨。又如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舊音於連於曷反二音。今可音屨支）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弱。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單于頭曼遂

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集解。二世元年。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張盧。問冒頓殺父自立。……東胡王。……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旣說。秦隱旣說。土穴也。又云。是地名。颯晉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旣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擊潁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旣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唐施。（今陝西唐施境。）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集解。匈奴始祖。）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
案我狄與獯狁。古時或爲一族。因時地之不同。名稱各殊。然西戎種別名號甚繁。頗難詳悉。唐人頗極高春秋大事表。四裔表敘。近人王國維。克方。獯狁昆夷。攷論之甚詳。可資參證。

百越

南越之平。始於王翦。乘滅楚之威。而定江南。

史記始皇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正義。楚威王已滅。其餘自稱君長。今降秦。還會稽郡。閩越入中國。定爲閩中郡。

史記東越傳。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耆。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驩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

諸侯畔秦。從諸侯攻焉。

史記東越傳。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

其後取南越地。而置三郡。

史記始皇紀。三十三年。發諸管漚亡人。贅墾。賈人。略取陸梁地。（秦隱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云陸梁。）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正義直革反）遺戍。

史記南越尉佗傳。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併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集解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

二世時。南越趙佗。因自守而立爲王。

史記南越尉佗傳。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與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與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

西南夷

西南夷居巴蜀西南。族類繁衆。戰國時楚威王使莊蹻定之。及秦擊楚。欲通之而未能。以其衆王滇。而

置吏焉。

史記西南夷傳。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今貴州桐梓東）最大。其西靡莫之屬（正義。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非在姚州北。卽靡莫之夷。）以什數。滇最大。（集解。如淳曰。滇音顯。今案雲南昆明。）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今四川西昌東南）最大。此皆黠結。（索隱。黠漢書作椎。音直。追反。結音計。）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漢書作桐鄉。今雲南晉益。）以東北至牂榆。（集解。牂音葉。今案雲南大理東北。）名爲嶺（正義。音隨。今四川西昌境。）昆明（今四川鹽源境）皆編髮。隨畜邊徙。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集解。笮音昨。正義。徙音斯。師古注。笮音村各反。今案徙四川天全縣東。笮都今四川漢源東南。）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駝最大。（索隱。駝音亡。江反。今案四川茂縣境。）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索隱。案夷邑名。卽白馬氏也。今案在甘肅成縣。）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驕（正義。驕其略反。索隱。矩灼反。）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驕者故楚莊王苗裔也。（楚莊王弟爲盜者）躡至滇池。（今雲南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類（集解音案）略通五尺道。（索隱。謂棧道廣五尺。）諸此國頗置吏焉。

巴蜀

巴蜀之見并。在惠文王時。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後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

史記張儀傳。宜（秦隱晉巴）對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敵。猶豫未能決。

張儀主攻韓。司馬錯主伐蜀。卒從錯意。秦益富強。

戰國策策一。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秦橫轅轅氏（今案張儀傳作轅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絕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三川周室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願施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羊羣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按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我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禁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欲危。臣請調其故。周天下之宗謀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困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躒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益富厚輕諸侯。（亦見張儀傳）

史記秦本紀六。蜀西南夷侯有君長。故昌意娶蜀山氏女也。其後有杜宇。自立爲王。號曰望帝。蜀王元年。秦惠本紀曰。張儀伐

蜀王開戰不勝。爲嚴所殺也。

因封公子通爲蜀侯。陳壯爲相。後陳壯反。秦使甘茂等定之。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後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十四年。……丹犁臣蜀。(索隱。二戎號也。臣伏於蜀。)相壯。(徐廣曰。一作狀。)殺蜀侯來降。……武王元年。……誅蜀相壯。

史記甘茂傳。武王立。……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

華陽國志卷三蜀志。周慎王五年秋。司馬錯伐蜀。赧王元年。封子通爲蜀侯。六年陳壯反。殺蜀侯通國。秦遣庶長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壯。

蜀復爲亂。秦再使錯定之。

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

華陽國志蜀志。(赧王)七年。封子煇爲蜀侯。十四年。蜀侯煇祭山川。獻饋於孝文王。煇後母毒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卽斃。文王大怒。遣司馬錯賜煇劍使自殺。(按昭王六年。正周赧王十四年。惟云孝文王似舛。當作昭王。)

煇死封綰。後又誅綰。蜀則僅置守。

華陽國志蜀志。(赧王)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爲蜀侯。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今按秦本紀赧王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知蜀已爲守矣。)

朝鮮

朝鮮於秦之世僅爲外徼。

史記朝鮮傳。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

邊防

長城

築城之習。非始於有秦之世。戰國時齊、燕、魏、趙、中山諸國。卽已行之。然非必用以拒胡。且不相連續也。
(日知錄論之甚詳。近人王國良有中國長城攷。張維華有燕齊諸國長城攷。散見禹貢半月刊。)
秦之築城。始於昭襄王時。

史記匈奴傳。秦昭王時……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

既併天下。乃連長城而一之。遂成世界有名之鉅工。

史記始皇紀。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

史記蒙恬傳。秦已併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實邊

移民實邊。秦屢行之。

史記始皇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集解。徐廣曰。五十萬

人守五嶺。西北斥逐匈奴。……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三十五年。益發謫徒邊。

文化

秦僻居西土。似本無文化可言。其措施大都襲自東土。襄公與諸侯通聘享。穆公與晉通婚姻。東方文化乃西漸。東土學術。齊魯與三晉派別不同。百里奚、蹇叔、商鞅、范雎、蔡澤之徒。出於三晉。而韓非、李斯傳稷下之學。似二者秦兼取之。然僅采其足以致富強之術。非愛慕東方政教。故魯連謂秦爲棄禮義之國。（史記本傳）荀子譏其無術。（強國篇）其後雖召用儒生。亦徒爲贊頌治道而已。

焚書

商君時已有焚書之令。

韓非子和氏篇。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

始皇之焚書。始於博士辨封建得失。李斯謂諸生惑亂黔首。乃倡焚書。而定科罪。

史記始皇紀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正義。蒲筆反。）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常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

而諷。以重陛下之德。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察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時（正義晉避）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入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讓之。入則心非。出則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天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黜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至百家之語。似不甚爲秦所重視。僅令守尉雜燒。未嘗大舉搜索。民間或易私藏。故漢以來諸儒。謂秦焚書不及諸子。

王充論衡齊解篇。今五經遭亡秦之害。傷。觸李斯之橫議。燬燒禁防。……秦雖無道。不燬諸子。諸子尺書。文籍。具在可觀。（義正說伏文諸篇。備謂五經焚於秦火。不言諸子。）

趙岐孟子題辭。遠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黨徒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

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燬於秦秦烈火。勢炎昆岡。而燬燬之毒。不及諸子。

律令禮儀章程兵法之典。亦未見焚。故爲蕭何。張蒼。叔孫通所本。

漢書刑法志。相國蕭何攬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史記張蒼傳。張蒼適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史記叔孫通傳。高帝悉去秦苛嚴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叔孫通曰。……臣願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詩書之流傳。或因博士所蒙。未盡焚滅。或緣人民私藏。而得保存。

史記六國年表敘。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史記儒林伏勝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

案後人論焚書者。劉大櫛有焚書論。

坑儒

坑儒之事。後於焚書一年。源於侯盧兩生誹謗始皇。其罪爲誹謗。上爲詆言。以亂黔首也。

史記始皇紀。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辭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潛伏諷欺。以取容。秦法不得棄方。不贖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廩問。或爲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陰詭蔡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谷發請從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博士

秦廷焚書。由於博士之議政。其焚書令謂非博士所職皆燒之。則焚書之後。博士之職。固未盡去。博士之名始於戰國。

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

漢書賈山傳。(祖)祛故魏王時博士。

說苑尊賢篇。淄子髡爲齊博士。

秦博士之來源。或因齊稷下先生。史書雖無明文。然頗有足資爲證者。

史記叔孫通傳。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爲稷嗣君。

尙書正義引鄭玄書贊。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其數以七十爲準。卽襲於稷下七十人之制。

史記始皇紀。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

又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博士雖七十。特備員弗用。

說苑至公篇。始皇召羣臣面議。博士七十人未對。

其職掌。在通古今。承問對。教弟子。

漢書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

史記始皇紀。二十八年。……(始皇)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

又三十七年……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

惟頗非朝廷所重。時遭誅戮之禍。

通攷卷四〇學校考一。按西漢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既曰通古今。則上必有師承。下必有所傳授。故其徒賞繁。秦雖有其官。而甚惡其徒。常設法誅滅之。始皇使御史問諸生。轉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鄼山。實生。命博士諸生就視。爲伏機。殺七百餘人。二世時。又以陳勝起。召博士諸生議。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數十人。然則秦之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致察試用之。蓋惟恐其不漸盡泯沒矣。

同文字及度量

秦之齊一文字。古文雖自此絕。實爲一統之基。

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一法度量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史記始皇紀。琅玕刻石。器械一量。同書文字。

史記李斯傳。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

許慎說文解字序……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秦之統一文字。乃自大篆而爲小篆。其所能六國文字。殆卽後世所謂之古文。（王國維史籀篇疏證

序及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三文論之甚悉。共爲八體。

許慎說文解字序。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用之簡策。二曰小篆。用之簡策。三曰刻符。用之符傳。四曰蟲書。用之旂信。五曰摹印。用之印璽。六曰署書。用之封檢題字。七曰殳書。用之一切名器。八曰隸書。用之文報。

張懷瓘書斷。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僧云。次仲……以隸草作楷法字爲八分。曾有楷模。始皇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善。道召之。三徵不至。

又云。案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爲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羸息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

文體

秦定天下。諸刻石文字整齊明肅。似有一定程式。

史記始皇紀。二十八年。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議休明。垂于後世。願承弗辜。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亭隆敬誨。訓經宣遠。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世。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案秦人著述今豈不能確指。亦必猶有存者。近人錢穆云。按漢書藝文志有秦時人所作列名家經傳家者。章太炎據此論秦法。非必以文學爲絀。頗疑秦世著述亦有關於儒生之經術者。如漢世所傳伏生尙書二十八篇。以秦書終。當爲秦博士所增。漢東

方術者增此以頌秦廷。今大學蔡氏引及率書若有一个臣一節。亦不能不疑其書出秦時人所著錄也。至於中府爲秦時書。昔人多已論之。其稱嶽嶽顯爲居秦而作。又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皆道秦事。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愚則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此淳于越之徒所以議復封建而遭焚阮之禍也。

方士

戰國之末雜說並興。而秦並收之。

史記呂不韋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漢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更因僑生之說。而行封禪。

史記始皇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嶺山。立石。與魯諸僑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參封禪書）

信方士之說。以求長生之藥。使人入海求仙。其思想亦源於燕齊。

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

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噫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史記始皇紀。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三十五年。……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正義晉終。今案漢書作終。）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三十七年。……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誼。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者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

史記封禪書。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

案史記考證。何孟春曰。徐市又作徐祠。非有兩名。市乃古殿宇。漢時未有翻切。以聲相近字。音注其下。後人設市爲市廛字。故疑福爲別名。

燕人盧生等。亦曾爲始皇求仙尋藥。

史記始皇紀。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三十五年。……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惓。願

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

社會經濟

農田

變法之後。除井田而并兼之弊以起。

漢書食貨志。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

又董仲舒說上曰。……至秦則不然。用商君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錫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人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武士承尉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官吏各以爵秩等級名田宅。

秦於田地之灌溉。亦頗重視。伐韓後開鄭國渠。

史記河渠書。蜀守（李）冰。鑿離碓。（集解。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灌百姓享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魏。以富魏之河。

內而韓聞秦之好與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闢之水。澎湃澤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參漢書溝洫志）

賦稅

秦賦稅之制有三。

(一) 田賦 漢書食貨志。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秦半之賦。（師古曰。秦牛三分取其二）……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墾富豪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

(二) 更役 漢書食貨志。秦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爭。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衛反。）

(三) 戶賦 漢書食貨志。秦漢之制。列侯封君。租稅茂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商業

秦之重商。遠在穆公以前。

史記貨殖傳。及秦文孝穆居雍。隙。隙之貨物而多買。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逾三晉。亦多大買。武昭治

咸陽……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人益玩巧而事末也。

商業既繁商人勢力益大進執國政。

史記呂不章傳呂不章者陶翟大買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呂不章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貨玩好自奉而西游秦……莊襄王元年以呂不章爲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太子政立爲王尊不章爲相國號曰仲父。

史記貨殖傳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聞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價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容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游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蜀卓氏之先（集解徐廣曰卓一作淳）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富至僱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

畜牧礦產

畜牧之業盛於北方。

漢書敘傳秦之滅楚遷管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

礦業在秦極所重視蜀卓氏宛孔氏及巴寡婦清外因之致富者尙多。

史記貨殖傳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賣推髻之民富。

垺卓氏俱居臨邛。……魯人俗儉嗇。而曹鄆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物產及都市

齊、魯、韓、趙、關中。其物產商業。俱有可觀。

史記貨殖列傳。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麴、薑、丹沙、石、錫、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僊。僊僊。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隘。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鄰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適燕涿。南有鄴衛。……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適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索隱音卓。一音勅。數反。）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靡悍少慮。有魚鹽、薑、粟之饒。北鄆烏桓。夫餘。東縮穢。貉。朝鮮。箕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積。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鄆都。南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正義。已音紀。）諸。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

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楚。楚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龜木輸會也。……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錫。然重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漆。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集解地理志作瓠。索隱隋晉徒火反。瓠音郎果反）處。不待賈而足。地勢饑食。無饑饉之患。以故昔（集解晉紫弱也）賔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餒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城。帶郭千畝。萬鍾之田。若千畝。卮蕒（集解音倩）千畦。葑菲。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

錢幣

秦幣分二等

史記平準書。太史公曰。……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名（二十兩爲鎰）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案漢書食貨志。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惟文異耳。）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民俗

秦民之俗。葦已殺商君之教。

荀子議兵篇。秦人其生民也。隕隕。其使民也。酷烈。

又鹽國篇。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孫卿子曰。……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業不流。其服不撓。其俗儉。其民之俗。葦已殺商君之教。注。偷也。與佻同。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

蓄奴

私家蓄奴蓋盛於秦時。

史記留侯世家。秦滅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

史記呂不韋傳。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千人。

史記貨殖傳。卓氏。……富至僮千人。

贅壻

贅壻之俗。未知始於何時。春秋末期。當已有之。爲世所賤。

左傳定公十四年。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婣。盍歸吾艾。緜。

史記始皇紀。三十七年。會稽刻石曰。夫爲寄緜。殺之無罪。

史記始皇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遭亡人。贅壻。賈人。

漢書食貨志。應劭注。贅壻爲七科讀之一。安得盡殺寄緜。

貞節

秦初之俗。不禁淫佚。始皇統一。乃倡貞節。（顧氏日知錄曾論之）

史記始皇紀。會稽刻石。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繫誠。夫爲寄殫。殺之無罪。男乘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史記貨殖傳。巴蜀寡婦清。秦始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秦楚之際

自秦二世元年陳勝起兵至漢高五年而滅項羽。八年之間史稱秦楚之際。太史公曰。初作難發於陳涉。暴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

二世之失政

始皇歿而宮廷陰謀以興。

史記李斯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轎車中。(衣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轎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淺)盪因人之功。

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呂孫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不爲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願小而志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聞不及謀。羸糧躍馬。惟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實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廢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誦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誥。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蓋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視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

身死爲戮。討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邱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蕃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喪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

史記始皇紀。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誓。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行遂從井陘（山西今縣北）抵九原（今綏遠五原）會暑。上轡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卽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瀛山（參李斯蒙恬傳）。

二世立。恐臣屬不服。憫以誅戮。復勞民力以自恣。

史記李斯傳。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

史記始皇紀。二世元年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鄠山。……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

及山東兵起。李斯復爲趙高所陷。

史記李斯傳。於是楚戊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

三川相蜀諸盜。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闕。……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史記始皇紀。(二世)二年。……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

史記李斯傳。趙高因曰。……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治滎陽。河南今縣)城守不肯擊。……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撈掠千餘。不勝痛自認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資。罪四矣。更刻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濫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

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子）授之璽。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謂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三族。

動亂

秦末人民困苦爲致亂之原。

漢書食貨志。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秦牛之賦。發閭左之戍。（居在里門之左者發之。戍邊）男子力耕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史記始皇紀。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陳勝等反。

淮南子人間訓。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纓。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糞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下。（水名。在今陝西臨潼東。）

六國遺民猶有故主之思。亦其一因。故婁敬曰。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茲分述諸起兵人物如次。

陳勝吳廣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者陽城（河南登封東南）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河南太康）人也。字叔。……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今河北蘆縣）九百人屯大澤鄉。（安徽宿縣西南）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亦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諫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敍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江蘇宿遷）蕪下。乃令符離（安徽宿縣）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銍（宿縣西南）鄒（河南永城西南）苦（河南鹿邑東）柘（河南柘城北）譙（安徽亳縣）皆下之。行收兵。北至陳（河南項城東北）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桀。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剗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

劉邦

史記高祖紀。高祖沛（江蘇今縣）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高祖常繇（徭）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鄆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

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沛令恐，欲以沛應涉。……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

張耳陳餘

史記張耳陳餘傳：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今河北無極東北。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陳涉起，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謂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成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今河北冀縣東北。

英布

史記黥布傳：黥布者，六（今安徽六安北）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華交通，適率其偶亡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適見番君，與其衆叛秦。

張良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如淳曰：或曰東海君長。……得力士爲

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得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

項籍

史記項羽紀。項籍者下相（今江蘇宿遷西）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司馬。……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今江蘇江都）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橋。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居鄆（今安徽巢縣東北）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遺起之將皆爭附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徐廣曰。此時二世之二年六月。）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安徽今縣）項梁自號爲武信君。

魏豹

史記魏豹傳。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誅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

田儂

史記田儂傳。田儂者狄（正義。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狄故縣城。）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儂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強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儂諱（伴）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儂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儂因率兵東略定齊地。

諸軍之抗秦

初秦兵尙強。二世使章邯司馬欣擊諸起兵者。首殺陳勝。繼滅魏咎。再破項梁。後乃專意伐趙。

史記始皇紀。二世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強。今發近縣不及矣。鄼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爲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今河南靈寶東）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安徽亳縣東南城父村）破項梁定陶（山東今縣）滅魏咎臨濟（山東高苑西北）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河北

平鄉)

陳氏起於二世元年七月。是年十二月亡。(據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陳涉世家……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今河南滎澤縣境)……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占日吉凶)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率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秦令少府章邯免鄧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河南今縣)半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命以誅吳叔。獄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今江蘇碭山縣南)諡曰隱王。

陳氏敗而項梁興。

史記陳涉世家。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輿。(今山東魚台縣北)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儻誅殺公孫慶。樂左右救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鄒盜。(集解。英布居江中爲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鄒盜也。)當陽君陳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

之青波。(今河南新蔡西南)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

史記項羽紀。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今山東魚台東南)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王已并秦嘉軍。……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數月引兵攻亢父。(今山東濟寧南)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今山東陽穀東北)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攻城陽。(今山東濰縣東南)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河北今縣南)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今河南杞縣)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襄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大破之。定陶。項梁死。秦兵既破項梁。乃渡河專力擊趙。因成項羽之功。

史記項羽紀。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史記張耳陳餘傳……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敖陳澤（正義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隳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敖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願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醫陳澤先督秦軍。至皆沒。

史記項羽紀。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河南合縣）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虻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鬥秦趙。夫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山東東平東）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草。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濟。殺之。使桓楚報命。

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餓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陳餘亦遣章邯書曰：……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而稱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徐廣曰在鄴西〕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讎〔舊〕。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

劉邦入關

章卽降後。諸侯當入關。而沛公獨先西向得之。

史記高帝紀。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先入定關中者王之。……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遇至成陽。山東濮縣東。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今山東金鄉西北。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今河南夏邑。……鄭食其。集解音歷異甚。說沛公襲陳留。河南今縣。得秦積粟。乃以鄭食其爲廣野君。鄭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筵路韓地輜輶。今河南偃師東南。當是時趙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今河南孟津東。……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擊東。今河南魯山東南。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蒯定保城守宛。今河南南陽。……乃以宛守爲殷侯。……引兵西無不下者。……是時章卽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鄧生陸賈往說秦將。昭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秦人惡。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史記始皇紀。二世三年。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戴其背。使卽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十餘人至望夷宮殿門。……卽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墜坐墜。二世格召左右。左右皆惶懼不鬥。……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父曰。願爲萬戶侯。

弗許。自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閼樂自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立二世弟兄公子嬰爲秦王。子嬰遂刺殺趙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長安東。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咸陽東北。旁沛公揜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秦皇龔公始大。至是五百六十四年而亡。

史記高祖紀。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強。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霸王。主關中。今前來。沛公恐不覺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

劉項乃勢不兩立。而以鴻門之宴暫解。

史記項羽紀。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果得與項羽相見。自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今陝西臨潼東。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良乃具告沛公。項伯即入見沛公。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果自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意將軍先破秦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而將何以至此。項王曰。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遂入。技惟西擣立。願目

觀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起立而飲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取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郢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參高祖紀樊噲傳）

楚漢之爭

項氏分封並自立。

史記項羽紀。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夜行。誰知之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亂。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今江蘇銅山）

附表

秦 漢 王 劉 姓 名 封 地 郡 邑 今 地 事 功 滅 亡 備 考

雍 漢 劉 邦 巴 蜀 漢 中 南 鄭 陝 西 今 縣 先 入 關 立 十 七 月 為 漢 王 所 殺

雍 章 邯 咸 陽 以 西 廢 邯 陝 西 興 平 秦 降 將 立 六 月 降 漢

翟 上 郡 高 奴 陝 西 鄜 縣 秦 降 將 立 六 月 降 漢

塞 司 馬 欣 咸 陽 東 至 河 櫟 陽 陝 西 鞏 滋 秦 降 將 立 二 十 四 月 降 漢

九 江 英 布 六 安 散 六 安 楚 將 常 冠 軍 立 二 十 四 月 降 漢

衡 山 吳 芮 鄒 湖 北 黃 岡 率 百 越 佐 諸 侯 入 關 立 十 三 月 子 驥 嗣 立 十

江 共 敖 江 陵 湖 北 今 縣 義 帝 桂 國 立 十 三 月 子 驥 嗣 立 十

魏 殷 司 馬 卬 河 內 朝 歌 河 南 淇 縣 趙 將 定 河 南 立 十 四 月 降 漢

西 魏 魏 豹 河 東 平 陽 山 西 臨 汾 故 魏 王 立 十 八 月 為 韓 信 所 虜

韓 韓 咸 韓 故 地 陽 翟 河 南 禹 縣 故 韓 王 立 二 十 七 月 為 羽 所 殺

河 南 申 陽 河 南 雒 陽 先 下 河 南 迎 鄭 昌 立 三 月 降 漢

趙 代 趙 歇 代 代 河 北 蔚 縣 故 趙 王 立 九 月 降 漢

常 山 張 耳 趙 地 襄 國 河 北 邢 臺 趙 相 從 入 關 立 三 十 五 月 歇 為 趙 王

遼 東 韓 廣 遼 東 無 終 河 北 玉 田 故 燕 王 立 十 二 月 為 臧 荼 所 殺

燕 臧 荼 薊 河 北 今 縣 燕 將 趙 入 漢 五 年 八 月 反 九 月 被

齊 田 都 臨 淄 山 東 今 縣 齊 將 趙 入 立 六 月 為 田 榮 所 擊

田 榮 併 齊 立 八 月 羽 破

鄧謂將行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信拜禮畢。……因問王曰。今王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

史記高祖紀。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遺。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故城在今洛陽南。……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諸侯皆竊案。悉發關內兵。救三河士。……河南。河內。河東。……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漢王既定關內外。乃率三秦及魏、韓、殷、河南、常山之兵。大舉攻楚。至彭城大敗。遁去。自此又相持。

史記項羽紀。秦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羽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

胡陵（今山東魚臺東南）四月，漢將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江蘇今縣）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入集解，皆在沛郡彭越。數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鹽肆（今安徽宿縣東北），東隄水上，不集解於彭城入泗水。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隄水，隄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天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窮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數敗，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

漢兵既敗，諸侯復多歸楚，賴張良之策，再連諸侯。

史記高祖紀：當是時，諸侯見楚疆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

又淮陰侯傳：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歸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秦際今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

史記留侯世家：漢敗而還，至下邳。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定臯將，與項王有卻，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韓信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擊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再與楚戰於滎陽

史記項羽紀：是時，呂后兄蕭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邳。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收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

西……漢軍祭陽。祭甬道屬之河。似救倉粟。正義引括地志。救倉在祭陽西。漢之三年。項王數侵轍漢甬道。漢王食乏。悉請和。割祭陽以西爲漢。項王乃與范增急圍祭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詐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漢王之出祭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

史記淮陰侯傳。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豹將引其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殺代。魏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軛使人收其精兵詣祭陽。以拒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間漢。且製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韓信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集解。依山自覆蔽。而望趙軍。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且信建大將之旗幟。鼓行出井陘。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水經注。卽井陘水。爲趙王歇。遣使饋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再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

漢王入成皋。使韓信定齋。彭越絕楚糧道。卒定鴻溝之約。楚漢之勢暫定。

史記項羽紀。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使黈賈將兵佐彭越楚積粟。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當時彭越數反。築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於是項王乃卽漢

王相與隨廣武間而語。漢王歎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即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餽食絕。……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汴渠）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

史記淮陰侯傳。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漢王舉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因襲齊。麾下軍。遂至臨淄。……遂東追（田）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願爲假王便。……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項氏之七

鴻溝約後。漢王欲西。因張良陳平之謀。封信越。并力擊楚。圍之垓下。

史記項羽紀。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今河南淮陽西北。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今安徽亳縣東）至垓下。（今安徽靈璧東）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

會垓下。詔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王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迷失道。……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今安徽定遠東南〕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亭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自刎而死。

漢

帝業初成

布衣君相之局實自漢始。故司馬遷曰。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也。(史記秦楚之際月表)

用人

高祖以大度能用人取勝。

史記高祖紀。高祖爲人……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專家人生產作業……五年……高祖置酒籬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地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餼。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

史記陳丞相世家。平曰。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

爵邑。士之頭鈍暗利無恥者亦多降漢。

佐高祖定天下者。張良而外大都布衣寒賤之士。高祖悉納之。故成漢世布衣將相之局。（說見趙翼廿二史劄記）

開國設施

項氏既亡。高祖卽帝位。初主都洛。然關中財富居天下十之六。（史記貨殖傳語）故卒仍都長安。自是益襲秦規模矣。

史記高祖紀五年……正月。諸侯及將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擇國家。甲午。乃卽皇帝位於汜水（今河南鄆縣西）之陽……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毀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

史記劉敬傳……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史記留侯世家。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專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

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祖卽日駕西都關中。然與諸臣同起草莽。五年而稱帝。威嚴未立。賴叔孫通起朝儀。以立帝者之制。

史記叔孫通傳。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呼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之。益厭之也。諫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魯氣難馴。叔孫通曰。臣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高帝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討論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飾。齋戒。徐廣曰。衣位擗帶。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觀觀。壯即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冷羣臣習肄。宗會十月。漢七年。提樂官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設兵張旗志。傳言悉。殿下郎中侍從。陸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舉出房。酒官執職。傳管引諸侯。王以下。至東六百里。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賜九行。謂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誑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酒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因室諸稱號。

秦世獨斷。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書曰制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夜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往曰御。其命令曰策。誓曰制。制曰誓。曰曰。

又漢承秦法。羣臣廷致皆誦味死節。王莽盜位。慕古法誦味死節。光武因循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

張蒼定漢章程。明律令。改正朔。易服色。制度益備。

漢書高祖紀。天下既定。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漢章程。叔孫通制禮儀。

史記張丞相傳。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集解。四方文書。》

漢書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故律調樂函之管。毀。以此定律。參若《順》。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

以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

漢書律曆志。漢興。仿網紀大基。依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顛項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

朔服色未親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

漢書律曆志。漢興。仿網紀大基。依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顛項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親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

漢書律曆志。漢興。仿網紀大基。依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顛項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親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

漢書律曆志。漢興。仿網紀大基。依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顛項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親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

定漢令則蕭何以其出身秦吏也。

史記蕭相國世家。蕭公至絳陽。諸將皆爭定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引律

漢書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劓削頰。苛。罪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

息。三章之法。不足似禦寇。於是相國蕭何擴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漢書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劓削頰。苛。罪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似禦寇。於是相國蕭何擴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漢書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劓削頰。苛。罪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似禦寇。於是相國蕭何擴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漢書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劓削頰。苛。罪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似禦寇。於是相國蕭何擴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漢書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劓削頰。苛。罪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似禦寇。於是相國蕭何擴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又近人章炳麟檢論原法附錄漢律考。所論漢律實兼制度法試。可備參證。

申軍法者韓信。其語見高紀及太史公自序。惟本傳不載其事。

漢書藝文志。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次序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更命陸賈造新語以明漢室成功之故。

史記陸賈傳。高帝嘗曰。乃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更遷徙六國世家豪傑於關中。備胡亂便監視。雖婁敬創意。亦秦之故技也。

史記高祖紀。九年……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

史記劉敬傳。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輻輳。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二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弊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案漢世起陵輒徙民以實之。而武帝時復督徙朔方。隴西北地上郡會稽諸處。皆沿高帝時之政策。

西漢帝系

秦漢史纂 帝系初成

封建

初年之封建

高帝初徇六國遺臣之意立六國爲侯王以張良諫而止。

史記留侯世家。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彭越。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錫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謂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誠不可一也。……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入集解云。漢書晉譏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豈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然秦周之長世。徵秦之孤立。封建郡縣並行。子弟功臣並封。以爲牽制之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齊表。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

漢書諸侯王表。漢興之初。海內漸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

案通典卷三十一云。漢興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王子而封爲王。謂其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爲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爲差降。……而諸王國皆連城數十。逾於古制。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特進者。其位在三公下。其次列侯有功。德天子命爲諸侯者。謂之朝侯。其位次九卿下。……其稱侍祠侯者。世侍祠而無朝位。其非朝侯侍祠而以下。士小國或以輔厥宿親者。公主子孫或秦先侯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環諸侯。

高帝畏忌功臣。於韓信之封。怒見詞色。滅羽本後兩奪其軍。其後諸王七年之間。反者九起。卒或被執。或見黜。

史記高祖紀。(五年)遷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又淮陰侯傳。(三年)漢王……從張耳軍修武。(今河南獲嘉)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名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湖北今縣)實欲襲信。信弗知。……謁高祖於陳。王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上白。人泄塗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奴徒。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

符瑋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許舍人從上所來。言瑋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白。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史記彭越傳。五年。春。立彭越爲梁王。卅年秋。陳轅反。代地。高帝自往擊。室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洪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途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又黥布傳。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卅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偏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家。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閉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適厚。醢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共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赫也。上遂發兵。自將擊布。布兵精。甚。上酒壺。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大。布軍敗走。陳淮。數止戰不利。與百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給布。僞與亡誘走赫。故信而隨之番陽。今江西鄱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

又張耳傳。漢五年。張耳從。藺爲景狂。澤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今山西大同東。過趙。高祖箕倨。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卒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在平爲氣。乃怒曰。吾王驕王也。請爲王殺之。漢八年。上從東垣。今河北正定南。還過趙。貫高等乃襲人相人。今河北靈山西。要之置。集解。爲供置也。上過欲宿。心動。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張敖已出。以尙魯元故封爲堂平侯。

又韓王信傳。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酒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攻漢。反以馬邑。今山西朔縣。降胡擊太原。山西今縣境。七年冬。信亡走匈奴。

又高祖紀。五年。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卽立太尉盧縮爲燕王。

又盧縮傳。十二年。漢使樊噲擊斬荼。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於荼所。高祖使使召盧縮。縮稱病。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其左右皆亡。語頗泄。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燕。四月。高祖崩。盧縮遂將其衆亡入匈奴。生。死胡中。

又陳豨傳。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其至平城。還。通計謀爲列侯。及高祖十年。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十四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芝。蕭於曲逆。今河北完縣東南。破豨將張春於聊城。山東今縣西北。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年冬。樊噲軍平道。斬豨於靈丘。山西今縣

(果)

惟長沙王吳芮國小最完。勢疏最忠。其他則異姓在。除國後卽封同姓。定非劉氏不王之制。高帝東世劉氏王。秦九國疆土廣大。漢所直轄者。僅倍於大國而已。

漢書高祖紀。六年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王子。以襄中。雁門。代郡。五子。五縣立兄宜稱侯。喜爲代王。以驪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卬爲齊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從韓王信都晉陽。

漢書諸侯王表序。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封。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雁門以東。讎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互九鼎爲長沙。譜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千。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諸王國官屬自置。幾同中朝。

漢書高五王傳贊曰。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夫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職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

案諸王並得自紀元。凡錢夫所二十四史考異。

呂氏與劉氏之爭

呂后於高帝時卽有翦滅功臣之意。帝死不發喪。欲盡誅諸將功臣。賴酈商之諫始寢。（見史記高祖紀十二年）既稱制封王諸呂。而非劉氏不王之制破。

史記呂后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太子卽位爲帝。……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陳平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爲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適以左丞相掣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

漢書外戚傳。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及燕王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

諸呂之封。羣臣已不懌。后死而變起。周勃、陳平、朱虛侯之力爲大。故曰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漢書諸侯王表）

史記呂后紀。八年。……高后病甚。酒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爲人所制。辛巳。高后崩。……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平侯與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締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盡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相國呂產等乃遣頌

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遣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呼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擊，猶與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集解音況寄字）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適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衛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適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與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殺之。郎中府吏廁中……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文帝時之諸侯王

文帝卽位，諸呂已除。其舊國爲楚、吳、齊、淮南及燕。文帝初年封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又新封者分趙爲河間及趙，分齊爲城陽、濟北四國而已。當時諸王中齊、吳、淮南爲尤恣。

史記吳王濞傳：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十一年秋……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鎮之，諸子少

乃立潁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潁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傅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遺其喪歸葬。吳王懼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九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諫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最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遂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緝其功。及二寇王諸子。乃割齊七郡以王興居。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韓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於漢爲郡。……事在三年八月。見本紀。)

漢書淮南厲王傳。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及孝文初卽位。自以爲最親。隨從數不奉法。上寬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六年令男子相等七千人與韓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登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閭諷匈奴。事覺治之。適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敖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絳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郫。……事在文帝六年。見本紀。)

朝臣以諸國強大爲慮者。量錯安。而賈誼言尤遠大。

漢書賈誼傳。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生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誼諫。請歿土墾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欲天下之治安。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禁。國小則世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王念孫云。當作從制。……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經之大裁。如要一指之太裁。如殺。卒唐不可屈情。二指猶身。唐亡。聊。吳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

七國

莫以削地恐懼而反。

史記吳王濞傳。景帝卽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今吳王前有太子之節。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九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峻嶺小。不削反。邊禍大。……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遂發使約齊。魯。燕。濟南。濟北。皆誅諸侯。……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叛。趙未定。其郎中告劫守其王。不轉發兵。膠西爲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上素畏帝。卽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遂使遺誼侯曹。……七國反。曹聞天子。宋子乃遣大夫徐侯周亞。將三千六百將軍。往擊吳楚。遺曲周侯鄒帝。擊趙。將軍繫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與楚長毋闕。兵果。曹嬰來。行。曹嬰與相。……上聞。……曰。計安出。曹對曰。願左右。土屏人。獨錯在。曹曰。臣所嘗。大臣不得知也。乃解籍。請趙避東。恨。上卒聞。益。曹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

擅竊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黷。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黷。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益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錯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使告吳如盜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條侯）遂擊壁昌邑（山東今縣境）南。輕兵絕吳饗道。……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是丹徒敗東越。……東越卽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卽使人縱殺吳王。

亂平。景帝懲於其禍。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漢書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大夫謂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

武帝初卽位。議者多寃黷錯之策。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數奏暴其過惡。（漢書中山靖王勝傳語）乃用主父偃之議。下推恩之令。王國之疆域日蹙。

漢書主父偃傳。偃說上曰。……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必喜得所願。士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其後更以法黜削之。

漢書諸侯王表序。武有衡山之謀。左官之律。（仕於諸侯爲左官）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史記平準書。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注如淳曰。漢鑿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酎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受金。金少色惡。王削縣侯免國。）

案後漢書禮儀志注。丁字誤。儀曰。耐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且作。八月城名耐。酒。四合。高侯助。察。貢金。漢律金布。今日。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嗣。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其。口。數。率。十。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十。口。至。五。百。亦。四。兩。皆。會。耐。少。府。受。又。羊。鷄。蠶。食。邑。九。萬。交。趾。日。南。者。用。犀。角。得。九。寸。以上者。薄。瑯。甲。下。鑿。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者。紫。翠。如。二。寸。華。以。當。金。又。案。文。獻。通。考。卷。二。六。七。按。漢。之。所。謂。封。建。本。非。有。於。天。下。之。會。故。其。與。之。甚。艱。而。養。之。每。亟。至。孝。武。之。時。侯。者。雖。衆。率。是。不。旋。踵。而。機。爵。奪。削。方。其。外。事。四。夷。則。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於是。有。公。侯。者。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創。置。國。則。采。實。證。希。受。其。祖。之。分。地。之。說。於是。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終。帝。改。冊。失。侯。者。已。一。百。二。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威。恩。澤。者。九。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禁。網。既。苛。動。輒。得。咎。而。坐。宗。剛。耐。金。失。侯。者。尤。衆。

漢初民間景象

告如

高帝初年。戶口減耗。杜佑嘗推計秦時人口。謂漢高定天下。方之六國十分無三。(見通典)故物乏而民困。

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失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人更記陳丞相世家。高帝南過曲澗。止其城。鶴見其屋室蓋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問御史曰。曲澗

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戶。關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

漢書食貨志。漢興接秦之弊。諸侯并起。民業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高帝紀。五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相食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無蓋賦。自天子不能具醢醢。而將相或乘牛車。

於是賦興。民休息。

漢書食貨志。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賦。十五而稅一。且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漢書刑法志。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蠱。人欲長幼養老。蕭曹爲相。填（鎮）以無爲。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卽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

商賈

商賈乘時而起。

史記貨殖傳。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漢書貨殖傳。然常循守專業。積累醜利。漸有所起。至於鬪爭。宛亂。齊之刁間。公拉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仰瘠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況瀾氣。轉掩犯姦。成富。曲叔。稽發。雍榮成之徒。史記索隱。曲叔。細家。桓發。博戲。雍榮。城行賈。翁復。藪列。傷化。散俗。大亂之道也。

漢書貨殖傳。今民賣買者。爲之編衣絲履。偏諸絃。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絃。內之閔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顯。

而不寔者也。而庶人得以女婢妾。白澁之表。薄紬之裏。疑以儻。美者鬪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太賈。嘉會召客者。以被襦。古者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漢書食貨志。晁錯復說上曰。……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祿。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井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

王符潛夫論浮侈篇。今京師貴戚。衣服。飯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箛。中女布。細緞。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玉。虎魄。瓊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鑲。璧庶履屨。文組綵縵。騎者僭主。韓相誇詭。箕子所啼。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駟各十騎。奴侍僮夾轡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是故以一變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

商人之起。由於山澤關梁之開禁。

漢書文帝紀。後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

又武帝紀。元鼎二年詔曰。……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

史記貨殖傳。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漢書食貨志。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又顛山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漢興循而未改。

史記貨殖傳。夫山西饒材。竹。穀。纒。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壁。色。江南出棗。梓。蠶。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

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楮、裘、筋、角。銅鐵則往往山出。葵藿。此其大較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

都市以興。

鹽鐵論通有篇。燕之涿。趙之邯鄲。魏之澠。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鄒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爲天下之名都。

貧民役屬焉。

鹽鐵論復古篇。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賣鹽。一家聚斂。或至于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有爵者仰給焉。

史記平準書。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廡與服僭於上。無限度。……而富商大賈或踰（集解。停也。）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索隱。廢。出賣也。居。停蓄也。集解。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封君皆低首仰給。貧富不均。

淮南子齊俗訓。富人則車與衣錦。馬飾傳旒象。帷幕茵席。綉縵綉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褐帶索。含菽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不足以論之。

漢制雖以抑商爲策。而其富自若。

史記平準書。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買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然市井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

漢書食貨志。晁錯復說上曰。……今法律賸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奪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農民

漢初豪強併田。農民頗困。

漢書食貨志。董仲舒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數。漢興循而未改。

又晁錯復說上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若半賣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

淮南子主術訓。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躡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穫。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濟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惵矣。

文景之世。重本厲農。屢減租稅而適爲豪強兼併之資。

苟悅漢紀。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擅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逾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上惠不週。威爾分於豪強也。文帝不能正其本而務除稅租。適足以資豪強耳。

漢書食貨志。晁錯復說上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得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溲。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初田租十五而稅一。

漢書食貨志。漢興。……乃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

又惠帝紀。高帝十二年。四月。……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

文景時屢省田租。或三十而稅一。

漢書文帝紀。二年正月。詔。……賜天下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二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

又景帝紀。元年五月。令田半租。齊召南曰。以文帝十三年盡除田租。至此年復收其半租也。

此外有糶稅。

漢書賈禹傳。疑夫父子彙餘於田野。已率穀租。又納糶租。漢官儀亦言田租糶稅以給經用。

計口征賦者曰算賦。制沿自秦。食貨志。董仲舒說秦法云。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

漢書高帝紀。四年。初爲算賦。注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又惠帝紀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

漢書賈捐之傳。至孝文皇帝……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注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

口賦蓋幼童之稅。

漢書昭帝紀注引漢儀注。民年十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錢以補車騎馬。

又有獻賦。

漢書高帝紀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今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朔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案沈欽韓疏證曰：此於一算之外復歲取六十三錢也。

以力役爲征者曰更賦。

漢書食貨志。董仲舒曰：至秦則不然……又加月爲更率。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漢書昭帝紀注。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更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願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願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徭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

入官。官以給成者。是爲過更也。

奴隸

貧富不均。奴數遂多。

史記貨殖傳。凡編戶之民。富者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

漢書高帝紀。五年……詔曰……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

史記貨殖傳。齊俗競奴隸。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

守相。然空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得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案司馬相如傳。載卑氏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王商傳。商私奴以千數。皆私奴也。

官奴則犯罪者之家屬。

漢書文帝紀。元年。盡除收幣相坐律令。（應劭曰。幣。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

案據刑法志。後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木之誅。

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祭（與學同）輸在官者。（應劭曰。吳楚七國反。對其首事者妻子沒入

爲官奴婢。武帝哀焉。皆遣赦之也。）

又見錯傳。募以丁奴婢墮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

又文帝紀。後四年……免官奴婢爲庶人。

案奴既沒則殺奴婢視常人沒等。光武建武十一年。詔謂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是後寒風乃殺。奴婢可買賣。史

觀季布傳。滌髮銷季布衣。襦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替朱家去之。是亦可饒。隨買傳。隨卒以百金贖。陸賈是。

官奴尤多。

漢書賈禹傳。又官奴婢十餘萬人。游戲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隲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障。

又食貨志。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萬計。奴婢以千萬數。……其沒奴婢分詣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

游俠

游俠之風自戰國及漢初未泯。貧者不自賣爲奴隸。卽相聚爲姦。藏亡納死。殺人報仇。細民歸附。力折公卿。

史記季布傳。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適買而置之田。……朱家大俠。意

季布匿其所。……朱家亦以此聞名當世。……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

管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

又槩布傳。槩布者。……窮困。貨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

主報仇。

又灌夫傳。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

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

又游俠傳。魯朱家者。……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管施。惟恐見之。振

人不贖。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軻（集解。小牛也。）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繩。及布尊賞。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弗及。又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幸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

漢初政治

黃老與法治

西漢政術略有三變。始則黃老法治並行。繼則兼用儒法。終則尊尙儒術。高帝初頗輕儒。然亦信任陸賈。叔孫通之流。

史記叔孫通傳。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降漢王。……叔孫通僞服。漢王擒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進言。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專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鬥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

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望。遂與所徵三十三人。

漢初佐治者。張良從赤松子游。迹近黃老。陳平少時本好黃老之術。（見史記世家贊）曹參以黃老之術相齊。爲世俗所稱道。

史記曹相國世家。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書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專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參爲漢國相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顛若畫一。（索隱和也）曹參代之。守而弗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竇太后好黃老。文帝及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史記外戚世家語）帝用張釋之。頗重法治。

史記張釋之傳。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問。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敢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又權歸丞相得樹法治之基。

史記陳丞相世家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二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資廷尉。問錢穀資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僞。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

漢書申屠嘉傳。文帝常燕飲（御）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當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但）往。吾今使人召君。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適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案漢制丞相凡皇帝御坐爲起。在與爲下。其尊貴之如此。所以重其權也。

文帝之爲人

文帝起自藩邸。以母家無勢。爲羣臣所擁立。

史記呂后紀。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皆非眞孝惠子也。……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貴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大臣皆曰。……今齊王母家鉤。幽。幽惡人。

也。即立高帝，別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親。道曰：代王方今高帝兒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薄氏聽其，且立長故願。以仁孝聞於天下，願。丞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

漢書文帝紀：大臣（丞相陳平、太尉周勃）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乃令宋昌膠乘，張武等六人乘

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陝西今縣西南）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符璽。

類有意於制作，故欲用賈誼。

漢書賈誼傳：賈誼者，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之。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選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誼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彭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選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終灑東陽侯馮敖之屬，盡害之。酒駁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聽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

自奉儉約，意在與民休息。

史記文帝紀。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蓋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

風俗通。文帝時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因宜修案餘政。教。輕刑少事。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藉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卽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尙清靜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澁飽完給。所謂治安之術也。寬厚待人。禁網疏闊。刪除嚴刑。有刑措之風。

漢書刑法志。及孝文卽位。……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

史記文帝紀。元年。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爲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怒。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旣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執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相坐律令。

又（二年三月）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民或視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讓。吏以爲大逆。

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禍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又（十三年五月）……乃下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漢書刑法志。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且春。當黥者髡鉗爲城且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且春。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且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且春。歲數以免。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漢書景帝紀。元年。詔曰……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

宋函漢會要卷六。徐天麟按。文帝既除宮刑矣。景帝中四年。敕徒作陽陵者死。薛欲腐者許之。至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宮刑雖除不久卽復用也。

景帝亦本其意而益寬。

漢書刑法志。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尙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鑊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鑊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

臂毋得更人。舉一罪乃更人。自是管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爲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又中元二年。改磔爲棄市。勿復磔。

對外羈縻

漢初天下甫定。未遑遠略。匈奴日益強大。漢乃務爲和親。

匈奴

高帝時困於平城。

史記匈奴傳。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晉曼特）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晉燕支）閼氏乃詔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質。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事在高帝七年。參本紀及陳丞相世家。）

案桓譚新論以白登解圍爲出陳平奇計。其計卽說閼氏以漢將送吳女於單于也。

和親論與。冀以救安邊境。（匈奴傳贊語）

史記劉敬傳。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攻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

以武服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臣寧避之。彼知漢道式遠厚，猶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孝惠高后時遜而不違。然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匈奴傳贊語）

史記匈奴傳。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害道。高后妄育。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尙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

史記季布傳。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常爲害。媿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家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家。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家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夷未溲。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逮於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匈奴傳贊語）

史記匈奴傳。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書至漢。諸將與和親。執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謀其

人聚畜物。

賈誼朝錯皆論其形勢。

漢書賈誼傳。是時匈奴強侵邊。……誼上疏。……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

案傳贊有施三表五餌以係單于之語。據廣注賈誼善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遠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漢書晁錯傳。錯上言兵事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爲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曠野。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擾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五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筍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墮門。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爲當務之急。二事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文帝中年亦有志於攘伐。而未有所成。

漢書匈奴傳贊。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滿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效也。

高帝初卽位。於南粵趙佗亦采羈縻之策。其後佗遂自稱帝。

史記南越傳。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壤。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適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毋夷從。代來卽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籠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爲太中大夫。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會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搗燒先人家。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纁。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居其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帝國全盛

漢自武帝。海內艾安。府庫充實。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啓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乘。應

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閭。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音提）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漢書公孫弘傳贊語）實爲漢之全盛。

武帝生平

武帝十七歲卽帝位。

史記武帝紀。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爲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爲臨江王。膠東王爲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卽位。爲孝武皇帝。……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

案御覽八八引漢武故事。初名彘。爲太子改名徵。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闈殿。

其外家出身頗微。

漢書外戚傳。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爲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玉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富貴。欲倚兩女奪金玉。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

案武帝初與中表陳皇后爲婚。以無子罷。繼幸衛子夫。以巫蠱見殺。再幸李夫人。最後幸鉤弋夫人。其他後宮無數。漢武故事云。上起朔光殿。後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事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總籍皆諸宮美女。萬有八千。建章。

去矣。長樂三宮皆發遣相屬。等使宦者婦人分賜。至是起制度凡十四等。漢書外戚傳序云。漢制。皇后夫人及有妾八。其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嬖奸。嬖婦。俗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景也。

附武帝配偶子女表

陳后 (廢)

女三人

二男一女

衛后 (誅)

戾太子據

史皇孫

宣帝

(兄弟衛青霍去病)

趙婕妤 (愛死) —— 昭帝

王夫人 (早卒) —— 齊懷王閔

鄂邑營長公主

李姬 (早卒) —— 燕刺王旦

廢陵厲王胥

(兄弟李廣利李延年)

李夫人 (早卒) —— 昌邑哀王閔 —— 海昏侯賀 (廢帝)

帝少而明智。

武帝故事。年四歲立為膠東王。少而聰明有智術。與宮人諸兄弟戲。善徵其意而應之。大小皆得其歡心。及上在前。恭敬應對有如成人。

漢武故事。膠東王為太子時年七歲。丞相周亞夫侍宴。時太子在側。亞夫失意有怨色。太子視之不輒。亞夫於是起。

帝曰：爾何故視此人邪？對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賊。帝笑曰：因此快決，非少主之臣也。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殺父因殺陳，依律年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比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父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時太子年十四，帝益奇之。

帝酷好文藝，故一時才彥皆列之宮廷，以爲文學侍從。

漢書嚴助傳：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舉、膠倉、終軍、嚴蔥奇等，並在左右。

此諸侍從，嚴助、朱買臣有功於東越，司馬相如有功西南夷，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主父偃建城朔方，分封諸王，徙民茂陵之策，嚴安上書言大計，終軍使南越。（各見本傳）大都有政事之材，內備從容，諷議之選，出當股肱之寄，惟枚舉、東方朔專取其娛悅，心志登諸左右。

漢書枚乘傳：舉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媵躋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

又東方朔傳：朔口諧倡辨，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諷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佞，不窮似智，正諫似直，機德似隱……其滑稽之雄乎。

帝寄情之作，如秋風辭李夫人歌，垂爲後世文學典則。

案枚羽滄溟詩話謂柏梁詩爲七言古詩之權輿，惟後人多疑爲擬作。古詩源注引三秦記謂柏梁詩爲元封三年作，然梁墟主源於文景之世，又沈嘉勳大司馬等皆武帝太初元年所改，不應預解於元封之時。其爲後人擬作無疑。

又好音樂。故使李延年定音律。稍復古樂。

漢書佞幸傳。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乃與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竊承意。竊獻所造詩。爲之新聲曲。

漢書禮樂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之。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信好鬼神。卽位之初卽有封禪之意。

史記封禪書。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久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

民間異俗所尙。皆兼容并包。

史記封禪書。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蹇氏。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婦媪）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其後以尊顯。及今上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而不見其人云。

漢書郊祀志。是時既滅南粵。粵人剪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愈慢。故衰耗。邇命。粵巫立夢祝（呪）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

尤篤信長生之術。用燕齊之方士。

漢書郊祀志。少君病死。天子以化去不死也。使黃綉史寬舒受其方。而海上燕齊迂怪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又（樂）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搢擊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又因信神仙而屢巡行。巡朔方者一（元封元年）南巡者一（元封五年）東巡者四（元封二年、太初元年、天漢二年、太始三年）登泰山者四（太初元年三年、太始、征和四年）終其世未嘗廢行幸。

晚年而有巫蠱之事。

漢晉戾太子傳。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與治巫蠱。既知上意。自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填御座。掘地。……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待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征和二年。……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肯附。……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

帝旣夙聞秦漢間儒家與陰陽家之說。兼以儒臣之論。乃繼始皇而行封禪。

史記封禪書。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臣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羣儒旣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勝。……上念諸儒及方士言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禱泰山下。

距東北巖然山如祭后土祀。

宮苑建造亦武帝之大業。長安初僅有未央長樂二宮。帝在位時長安內外宮苑林立。其尤要者如下。建章宮、

三輔黃圖。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災。粵巫勇之曰。粵俗有火災即復大起屋以厭勝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宮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帝於未央宮營建日廣。以城中爲小。乃於宮西跨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櫺星道以下。

三輔舊事。建章宮周回三十里。

桂宮、

黃圖。桂宮漢武帝造。在未央宮北。周回十餘里。

水經注。未央宮北卽桂宮也。周回十餘里。內有明光殿。走狗臺。柏梁臺。蒼桑榎道周相徑通。(漢書武帝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

北宮、

黃圖。北宮在長安城中。近桂宮。俱在未央宮北。周四十里。高帝時制度草創。漢武增修之。中有前殿廣五十步。珠簾玉戶如桂宮。

明光宮、

黃圖。武帝太初元年起。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連屬。

甘泉宮、

黃圖。甘泉苑武帝置。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西入扶風。凡周圍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宮殿臺閣百餘所。又甘泉宮一曰雲陽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及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甘泉山。宮以山爲名。周而十餘里。漢武帝建元增廣之。

上林苑。

漢書東方朔傳。初建元三年徵行始出……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隨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徵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且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騫禾稼稻稊之地。民皆呼號罵詈……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買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

黃圖。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灑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

漢書西域傳贊。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息其衆從西國。結黨南羌。適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漢）南無王庭。遺值文景玄獻。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躡盛。故能隨驛布瓊瑁。則建珠厓七郡。感拘耨竹杖。則開牂柯越嶺。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說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羣方異物。四面而

至於長廣關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道天之臺。與造甲乙之帳。浴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離依。擊擊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注晉灼曰。國名。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海中磔極。〔樂名。〕曼衍。〔顏注。即張衡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顏注爲舍利之獸。〕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武帝之政事

治術

武帝初立。因衛綰王臧之贊助。漸重儒術。因董仲舒之對策。益黜罷百家尊孔子。一變漢初之風。樹漢建國之宗旨。

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中。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又董仲舒傳。董仲舒。廣川〔河北棗強〕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自文帝之用賈誼。已有重儒趨向。武帝卽位。竇嬰田蚡俱好儒術。趙綰王臧得爲上卿。至登庸公孫弘而天下知旨矣。

史記武安侯傳。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

令……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

又儒林傳及今上（武帝）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蚡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政制

初時委任丞相如前世。

漢書灌夫傳。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

其後持法峻急。督責臣下。相權日替。自公孫弘而後。備位而已。政皆出於帝之獨斷。蓋輔相之佐不甚擇使。若但奉行文書也。（容齋隨筆語）

漢書公孫弘傳。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容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竄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

又公孫賀傳。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爲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又車千秋傳。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訟太子寃）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更因征伐置大司馬大將軍。而相權益奪。

漢書霍去病傳（元狩四年）適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又百官表。太尉秦官。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師古曰。冠者加於其上。共爲一官也。）

事皆親裁。尙書之職遂重。

陳樹鑄漢官考。漢初以丞相總天下事。尙書不過少府屬官治文書而已。武帝時權稍重。臣下章奏上尙書。尙書進於天子。（史記三王世家）乃下丞相。有政事天子常與之議。於是尙書爲清要之職。武帝游宴後庭。以尙書士人不得出入後庭。乃設中書官以宦者爲之。昭宣以來乃有領尙書事。臣下奏事爲二封。領尙書先發副封。不善不奏。（霍光魏相傳）用人行政領尙書者定於禁中。丞相奉行而已。霍光敗後。魏丙爲相始得舉其職。……元帝時蕭望之等領尙書。而石顯以中書令幹尙書。望之等皆爲所制。則權又移於中書。成帝時罷中書。廣尙書爲五人。自是終漢之世權在尙書矣。王商爲丞相。劾一太守且爲王鳳寢其奏。則當時事權所在可知矣。

親任中朝官。

漢書百官表。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

案錢大昕三史拾遺云。自侍中而下漢書所稱中朝官也。亦謂之內朝臣。考高帝時盧縮爲將軍常侍中。孝惠時那侍中皆冠錡鷄具帶傅脂粉。是漢初已有侍中。武帝初嚴助朱買臣皆侍中貴幸用事。始與開朝政。厥後衛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皆由侍中進。而權勢出宰相右矣。武帝時霍光韓增皆爲郎。遷諸曹侍中。宣帝時蘇武杜延年劉安民爲右曹。張延壽爲左曹。此左右曹之

始。宣帝時楊敞爲請吏光祿勳。此請吏之始。宣帝時張璠爲散騎中郎將。張勃劉更生爲散騎諫大夫。此散騎之始。司馬相如以嘗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常侍。則景帝時已有常侍。武帝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讀隨西北地。其家子能騎射者微行。而東方朔亦爲常侍郎。然其時未見中常侍之名。至元成以後始有之。元帝時有中常侍許嘉。成帝時有中常侍龔閔。成帝欲以劉歆爲中常侍。大將軍王鳳以爲不可。乃止。敘傳班伯爲中常侍。哀帝時有中常侍王閎宋宏等。皆士人也。後漢中常侍並以宦者爲之。非西京舊制矣。

律令與吏治

武帝尊尙儒學而實重刑名。又兼承文景之後。以猛濟寬。爰附經義成漢家雜霸之治。命張湯趙禹定律令。

漢書刑法志。及至孝武卽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史記張湯傳。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竊獄。深竟竄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又趙禹傳。……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當時儒生皆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

漢書五行志。上思仲舒前言。謂仲舒會勅帝誅諸侯大臣之有罪者。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

春秋諛語斷於外不諱。

又循吏傳。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

史記公孫弘傳。習於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爲人意。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

又援古義以折獄。

漢書食貨志。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嚴格沮。辭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又董仲舒傳。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又兒寬傳。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爲人。澀良。有廢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習曹。除爲徒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議掾。以古義決疑獄。甚重之。

任儒任法而游俠之風殺。

史記游俠傳。郭解。今河南濟源境人也。……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愜不快意。身所殺甚衆。

以短借交報仇。賊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鏡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竇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匪。既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徒聚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營。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擅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隨解。……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匪脫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當時守令多用嚴酷爲治。

史記義縱傳。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搜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又王溫舒傳。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姦豪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案盡沒入償贖。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

漢書杜周傳。杜周南陽杜衍（今河南南陽西南）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鷹之張。縱爲廷尉。……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囚。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資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遠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但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浸多。迄帝末年。誅殺益嚴。搜檢至密。

漢書咸宜傳。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廬范主之屬。大擊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轉學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赭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盜頓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注應劭曰。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律曆

漢初沿秦制。用顛頊曆。以十月爲歲首。文帝時賈誼公孫臣皆言改正朔而未果。

史記曆書。是時天下初定。方網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

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張蒼亦學律曆。以爲非是。罷之……故孝文帝廢不復問。

武帝乃制太初曆而行夏時。沿用至於後世。

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月也。未正曆之前。謂建亥之月正。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

又律曆志。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遼、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以何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於是遷詔御史曰……其以七年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乃詔選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

案成寧鏡漢太初曆考云。曆者以律曆志不紀太初曆。疑其術失傳。余曰。太初曆自元封七年演攝以來。至元和二年始廢不行。漢書成於建初。其時所注之曆。猶是元封舊曆。蓋此不錄而旁徵三統。恐無是理……竊疑三統卽太初。志三統卽志太初也。

建元

古帝王皆無年號。自武帝始定建元之制。而後世亦因之。

史記武帝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

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

漢書地理志云。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後紀光三年而得之。其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矣。

漕運與治河

又案史記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漢文帝兩改元。以前後爲別。景帝三改元。稱前中後。已含改元之意。惟無年號耳。漢興而後言漕政。蓋當時皆以郡國之粟輸京師。京師帝室百官賴以供億。而貨物得以流轉。又因開渠得興水田之利。

漢書溝洫志。時鄭當時爲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漕。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今山西河津西）汾陽（山西陽曲西北）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今山西永濟北）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渠（而緣反）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上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坂回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涇。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涇。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優於巴蜀。上以爲然。拜湯子邛爲漢中守。發數萬

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近便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其後潏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即得水可令敵十石。於是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頤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隕以絕商頤。東至山領十餘里間。非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

自周定王五年河徙以來。至武帝時。中國再受河患。

漢書溝洫志。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今河南延津北)東隕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二年。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今河北濮陽南)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鄒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瓠子之塞。導河北行。是爲武帝時大政。後之言治河者亦始此。

漢書溝洫志。上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迺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鑿。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

案元成以後河水屢決。清河。館陶。平原。相繼潰。哀帝時再謀治河。賈讓因上三策。附錄於此以覽言之。

漢書溝洫志。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鉅(山東博平)鳴犢口。而屯氏河(故河在山東館陶西)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塞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益之。晚矣。帝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道行視。以爲屯氏河故道。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塞決於館陶及東鄉。

金陵泛溢，入平原。漢、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畝。漢帝三丈，頗費官亭，皆且四萬畝……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案塞河下掃之法始於此）三十六日河隄成……後二歲河復決平原。（山東今縣南）流入濟南千乘。（山東高苑北）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後九歲，鴻嘉四年，楊賜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出，而令水益清，怒，爲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壞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通大河，令人入故駕馬河……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南津……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公卿皆從商言……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於是遂止不塞……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實滅……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善於川者，決之使道……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今河南滎縣東北）遮書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汎濫期月自定……今瀕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初定民安，千載無患。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患，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今據空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閉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當罷於救水，牛失作業，水行地上，澆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樹不生葉，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濫，則鹽鹵下隲，溝澆加肥，故種不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都數千人，代買礬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分

不能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與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適繕完故隄。增卑培溝。勞費無已。致遂其害。此最下策也。

財用

武帝承文景之後。庫藏充實。國家富庶。

漢書食貨志。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麁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舂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如淳曰。貨殖傳倉氏庚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

其後連年征討。稍困竭。乃多事聚斂。

漢書食貨志。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卽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疲）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相率。百姓抗（訛也）敝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漚。（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峻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築城防胡。其賞賜及建置之費所需不貲。

漢書食貨志。其後循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

率十餘鐘致一石，散幣於邛狹以輯之。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償）之。酒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郡內，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酒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其明年（元狩二年）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卒數百萬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

振災之費亦國用大宗。

漢書食貨志：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鄭當時爲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至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

張湯首以貨利進。

漢書張湯傳：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

貨利之策略如下述。

(甲) 均輸法創於桑弘羊。

漢書食貨志。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孔)僅幹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隨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金錢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繇。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案均輸法與漕運相表裏。

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藉田五令丞。(孟康曰。均輸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地土所饒。平其所在時買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也。)

後漢書朱暉傳注。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鹽鐵論本議篇。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買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買。故曰均輸。聞委府於京以諸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資。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輸均則民齊勞逸。故平

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

(乙) 鹽鐵之策始於東郭咸陽孔僅。

漢書食貨志……而富商賈……冶鑄鹽鐵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注濞林曰。牢。價值也。今世人言厘手。如淳曰。鬻鹽盆也。)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欽左趾。沒入其器物。那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

案漢書地理志載諸郡鹽官三十五。鐵官五十。以蒙治其事。

(丙) 後有榷酤。

漢書武帝紀。(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注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得復酤也。)

(丁) 商稅初有市租。後有緡錢。

漢書食貨志。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羨。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下。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貨貨賣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緡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

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繙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又以告緡令而國用益饒。

漢書武帝紀。(元鼎)三年。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

又食貨志。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適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任往即治郡國繙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繙錢之故用少饒矣。

(戊)造錢幣。漢初嘗改革幣制。歷朝亦互有變易。漢書食貨志。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

又高后紀。二年。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注卽莢錢)

案應劭曰。本秦錢。制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卽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又文帝紀。五年四月。除盜鑄錢令更四銖錢。

案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

武帝收鑄幣之權。園法略定。

漢書食貨志。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滄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

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銖（銅屑），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緝，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圍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磨取銖……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弗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迺盜爲之。

漢沿秦俗，以黃金爲貴幣，至是更易形式。

漢書武帝紀（太始）二年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趾，更蹠以協瑞焉。

案師古曰：既云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爲麟趾，蹠，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猶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暫改鑄爲麟趾馬蹄之形，以易舊法耳。今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製巧妙。

（已）鬻爵制起於漢初，武帝時尤甚。

漢書食貨志。大司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奉職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鋼免藏罪。諸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

又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襄矣。……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

(庚)贖罪。

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辛)六畜稅。

漢書西域傳。算至車船。租及六畜。

又昭帝紀。(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注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壬)舟車稅。

又食貨志。於是公卿言。……異時算船車。(沈欽韓疏證。異時者。謂元光六年。師古曰。船。小車也。)買人之得錢皆。有差。請算如故。……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船車一算。商賈人。船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癸)勸農。武帝晚年。改重農事。

漢書食貨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趨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晦三圳。(師古曰。隴也。)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圳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圳。長終晦。一晦三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種於三圳中。苗生。葉以上稍耨。藁章。因潰其土。以附苗根。……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

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畷。故晦五頃。用偶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用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爲承。教民相與庸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畷。少者十三畷。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官卒田其官墾地。（師古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課得穀皆多。其旁田墾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案齊民要術。趙過始爲牛耕。又引崔寔政論。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種。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輓耨皆取備焉。

武帝開邊

帝於建元策賢良詔曰。何修何飾而德澤施乎方外。元光詔曰。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何修而臻此。（本紀）四征不庭。九有來享。其夙志也。

閩越

武帝邊功始於嚴助。

漢書嚴助傳。建元三年。閩粵舉兵圍東甌。（今浙江永嘉）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窺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尙安所觀。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

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適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迺斬一司馬諷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

後三歲遂平東越。

漢書閩粵王傳。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今廣東潮州）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楊）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明年秋。……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驢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今浙江慈谿）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爲戈船下潮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於是天子曰。東粵陋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南粵

伐南粵始於建元及元鼎中。以其地爲九郡。

漢書南粵王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獻王王太后入朝。……（太后）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登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於是天子遣（韓）千秋與王太后弟楊榮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乃遂反。……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

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今湖南郴縣）下湟水。（卽湟水。源湖南入廣東。）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水經注之。今桂江。）或抵蒼梧。（廣西今縣）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威會番禺。……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皆今瓊州）南海、蒼梧、鬱林（廣西貴縣）合浦（廣東今縣）交趾、九真、日南（皆今安南北境）九郡。

案元朔三年罷蒼梧、昭帝罷儋耳。元帝罷珠崖。皆見本紀。

朝鮮

漢初朝鮮爲衛滿所據。至其孫右渠爲武帝所滅。立四郡。

漢書朝鮮傳。漢興爲遼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涓水（據丁謙及證。卽今鴨綠江）爲界。……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辰（韓）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闓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諷右渠。終不肯奉詔。……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王來降。……遂定朝鮮爲眞番（治雲。在鴨綠江上流）臨屯（治東施。今朝鮮江陵）樂浪（治王險。今朝鮮平壤附近）玄菟（治沃沮。今朝鮮咸興境）四郡。

案丁諫放讞。朝鮮國擊白檀君。至厲其子代與。傳四十世。爲韓人衛滿襲探其地。

西羌

西羌於景帝時漸東徙。武帝征四夷。及於西羌。置四郡以隔羌胡之交通。

後漢書西羌傳。至於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所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音紫）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

西南夷

漢之交通西南夷。始於唐蒙建制粵之策。

漢書西南夷傳。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丁謙說。卽今南盤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節出市夜郎。（貴州桐梓東）夜郎者。臨牂柯江。……蒙酒上書說上曰。……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粵一奇也。……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徠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

尋使司馬相如通邛笮冉駹。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夷中。今四川宜賓西南。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川事者多言其不便。……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四川漢源東南。冉駹。四川茂縣境。者近蜀道易通。異時管通爲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上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相如復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笮。還報。天子大說。

張騫見蜀布邛杖欲通印度。因再事西南夷。以道阻未通。

漢書西南夷傳。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閉邛笮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即巴克特利亞。今波斯北境。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昌越人等十餘輩。開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乃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

又張騫傳。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後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

南粵既平。乃立西南夷地爲數郡。

漢書西南夷傳。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營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並殺笮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越嶲郡。笮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史記作文）山郡。廣漢西白馬（今甘肅成縣西）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不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顏注言東僑事漢）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治滇池。今雲南昆明。）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

案沈黎郡武帝天漢四年省爲巖道縣。文山郡宣帝地節三年省爲汝山縣。均屬蜀郡。故不見於地理志。

西域

自古史所記周穆王游踪最遠。中國與西方之交通已啓其端。秦穆公霸西戎。旋向東方發展。而西路稍阻隔。武帝任張騫以事經營。然後中西文化得以交輸。至今民受其賜。漢時所謂西域者初指今新疆南北路而言。其後則凡西北之地概謂之西域云。

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阼以玉門（今敦煌西北）陽關（今敦煌西紅山嘴地）西則限以蔥嶺。其南山東出金城（甘肅皋蘭）與漢南山（即祈連山）屬焉。其河有兩原（徐松補注云。其實河有三源也。

河出蔥嶺者二，一曰蔥嶺南河，一曰蔥嶺北河。河出于闐者爲和闐河，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一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蔥嶺河與和闐河合）東注蒲昌海。（即羅布淖爾）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今敦煌西羅布泊南）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今葉爾羌）爲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今布哈爾）安息（即巴提亞，今波斯地），自車師前王庭（今吐魯番）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噶爾）爲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焉耆、奄蔡。

案丁謙攷證云：從喀什噶爾北上察爾克瑪克，越圖魯噶爾特山口，西北歷鄂什安集延二城以至浩罕，即漢大宛國，再西南抵塔什干，順錫爾河北行至鹹海，即漢康居國，再西由裏海北至今俄國南黑海濱，即漢奄蔡國也。

諸國種族不一，文化亦殊。

漢書西域傳，罽賓國（丁云：實有今印度克什米爾本齋爾部全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丁云：以西圖覈之，當在喀什噶爾至霍罕道間）之屬皆塞種也。

案塞種即今人所稱塞米族，或曰閃族也。

又西夜國（丁云：在今綽洛克台地）……東與皮山（今縣）西南與烏秬（今克什噶爾境）北與莎車，西與蒲犁（今縣境）接，蒲犁及依耐（今英吉沙城）無雷國（今阿克蘇河地）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

又大宛國……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髯。善賈市。爭分銖。費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洪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

案近人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謂葱嶺以西諸國大宛康居大夏之屬皆屬伊斯蘭族。惟大月氏爲東方突厥族。

武帝遣張騫通西域。初爲欲與月氏聯盟共擊匈奴。經十餘年未達其志。然以此漸通知西域事矣。

漢書張騫傳。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關西徑匈奴。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問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至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貳力。貫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補注。歸時爲元朝三年。)

旣而再使騫往。因通烏孫。

漢書張騫傳。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迺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元狩四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因曰……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烏孫王號)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

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弱。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延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參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直數十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參旣至烏孫。伊犁河南境。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參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參。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覲漢知其廣大。憲遣拜爲大行。歲餘參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迨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

其後遂用兵焉。

漢書西域傳。鄯善國本名樓蘭。……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歲樓蘭王遂破姑師。（今吐魯番奇台等地）……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

求馬於大宛。

史記大宛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菴。黎軒。條枝。（卽敘利亞）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而漢使者往旣多。其少從（音諺。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從行之微者也。）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旣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

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卽盡虜破宛矣。……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驩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爲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

於烏孫許和親。

漢書西域傳。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酒發使送。悉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後。酒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

以妾焉。

自是漢威遠被西域以通。

漢書西域傳。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今縣）渠犂（輪臺東）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匈奴

武帝初仍主和親。及用王恢計使馬邑誘敵。戰端以啓。

漢書匈奴傳。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開關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事見韓安國傳）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今山西大同左雲間地）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雁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酒下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尙貪樂關市。晉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是匈奴屢爲寇。因立朔方郡。

漢書匈奴傳。其冬（元光六年）匈奴數千人盜遼。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元朔元年）

狄。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韓）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遁去。又入雁門（今山西右玉）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今歸化城）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雁門關北）白羊（廣靈）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築上谷之斗辟縣（注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造陽（今察哈爾赤城地）以予胡。……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

漢書衛青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綏遠鄂爾多斯右翼地）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右內史李沮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治剛平。熱河平泉地）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醇。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今綏遠歸化南）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翁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驍騎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

又匈奴傳。其明年（元狩元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即焉支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師古曰。卽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

軍復與合騎侯擊高騎出隴西北地（甘肅環縣東南）二千里。過居延。（丁說：居延亦卽甘州北丹河。）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張騫）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適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王休屠王恐謀降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

又武帝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降其衆。合四萬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至元鼎六年又分置張掖敦煌郡）

既而匈奴再入漢邊。漢復使衛霍擊之。自是漢南無王庭。

漢書匈奴傳。其年（元狩四年）春。漢謀以爲翁侯信（故胡人降漢。兵敗又降胡。）爲單于計。居葷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聚馬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糞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葷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莫。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北至實顏山（外蒙古訥拉特山）越信城而還。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迺自立爲單于。眞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于狼居胥山（察哈爾德爾山）禪姑衍。

（多倫城）臨翰海（大戈壁）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慕容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太初中築受降城。因再造將。邊釁復啓。

漢書匈奴傳。是歲（太初元年）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內蒙古吳興志旗北）……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外蒙古肯特山）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

天漢中屢出師匈奴不利。遂有蘇武李陵之事。

漢書蘇武傳。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天漢元年。具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會緘王（匈奴王降漢者）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單于怒。……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燧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

上（今貝加爾湖）無人處使牧逐。逐乳乃待歸……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食（蘇）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又李陵傳。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諫議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欲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左賢王于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十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軍。一創者持兵戰……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鬥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鞫汗山。百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山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

司馬遷。遷盛言陵……有國士之風……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謫固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衛刑。久之。上悔陵無效……陵在匈奴沒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殺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媿。

李廣利再出兵亦敗。而匈奴亦弱。無大征伐矣。

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二萬人出雁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鹽犛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征和)三年……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

又匈奴傳。其明年。(征和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國大陽。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麩酒萬石。糴米五千斛。雜畜萬匹。他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

開邊與財富

是時中國人多與北胡爲賈。(見史記貨殖傳)朝廷亦以通關市爲羈縻之策。惟於武器有禁。漢書匈奴傳。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遺金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小人盜邊無大寇。武帝

即位。明和親約東厚遇。通關市餽給之。

又汲黯傳注。應劭引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
又景帝紀。中四年。御史大夫籍奏。禁馬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匈奴愛漢財物。漢亦以此要結之。

漢書匈奴傳。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蒞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顏注。辨髮之飾。）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顏注。胡帶之鈎。）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緹縹縹各四十四。使中大夫意調者令肩遺單于。

又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

西域之通亦緣財富。自其役屬匈奴時已然。

漢書匈奴傳。西域諸國……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

而漢吏民亦以外域物力之富爭欲求使。

史記大宛傳。自博望侯張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業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

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

西南夷亦然。

漢書地理志。粵地……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澤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璽流離、奇石、異物、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楸。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

案御覽引十洲記及西京雜記。武帝時所得方外器物禽獸甚夥。近人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云。按開李時珍本草綱目及古今注得植物十餘種。

漢更以富饒夸示諸國。

史記大宛傳。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其眩者之上。而發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

鹽鐵論力耕篇。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費。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緩徵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驪駝騾銜尾入塞。驛驂騾馬盡爲我畜。龜鼈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成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

涇則民用給矣。

兵制更張

漢初兵制因秦之舊。

漢書刑法志。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漢官儀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民。

其徵役訓練召募各有定制。

漢書高帝紀注。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

又翟方進傳。於是以九月都試。注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會都試課殿最也。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

京師置南北軍。

漢書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武帝用兵百粵而增七校尉。屬之北軍。募兵始此。通考語。

漢書刑法志。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注晉灼曰。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

案漢欽韓疏證云。中郎校尉掌北軍營門。又掌西域。不領兵。故但云七校也。

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

又東方朔傳。初建武三年。徵行始出。……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選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

又地理志。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又百官表。光祿勳屬官。……期門羽林皆屬焉。皆宿衛官。故屬南軍。期門掌執兵。途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侯射。秩比千石。……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

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曰羽林孤兒。羽林有令丞。

又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

用兵之際。召募徵發並行。

史記大宛傳。……而發天下七科。謫及載糶。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通屬。至敦煌。正義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

漢書趙充國傳。……甌罷騎兵。留弛刑應募。

又昭帝紀。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又平帝紀。元始二年。募汝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江湖賊。

後有屯田兵。

漢書食貨志。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河西、四河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又西域傳。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

又馮奉世傳。上（元帝）曰。羌虜破散。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

司隸兵。

漢書百官表。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

宣帝更化

漢至武帝躋於極盛。然政刑修舉。實在宣帝之世。

漢書宣帝紀贊。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又兒寬傳贊。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霍光主政

霍光以外戚受顧命。政事歸於一身。天下想望。

漢書霍光傳。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還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又昭帝紀。後元二年二月。上疾病。遂立昭帝爲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卽皇帝位。……大將軍光秉政。領尙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

燕王旦上官桀等相繼以怨光謀反。亂平。光威益震。

漢書燕刺王傳。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昭帝。……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旦）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專修武備。備非常。……卽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會餅侯劉成（菑川靖王子）知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嵩（音子亮切）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之。且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謂王信妻。師古謂信子充妻）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擅有隙。皆知且怨光。卽私與燕交通。……敦詭疏光過失。且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且聞之。喜。上疏

曰……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袁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且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左將軍桀等皆伏誅。……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且得書。……以綬自殺。后夫人隨且自殺者二十餘人。（參霍光傳）

昭帝崩。光迎立昌邑王賀。既而廢之立宣帝。

漢書霍光傳。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恐。……光乃引（田）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詔曰。……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案何焯云。昌邑羣臣亦謀爲變。）

漢書宣帝紀。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囚遭大赦。（丙）吉乃載會孫送祖母史良娣家。……既壯爲取鬻室（官人獄）。嗇夫許廣漢女。會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漣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鬥鷄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元平元年。……七月。光奏議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更名詢）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子萬姓。奏可。

光執政既久。威震人主。家族多居津要。光死。宣帝親政。霍氏遂敗。

漢書霍光傳。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適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敝容。禮下之已甚。……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豈間汝。能復自故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闖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酒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徵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疾無狀不道。下獄。吏縛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山等愈恐相謂曰。……惡端已見。又有獄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宣帝外祖母。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著。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卹民

漢書昭帝紀贊曰。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斯光之功不可沒者。

困民疾苦。首罷鹽鐵權詎。

漢書食貨志。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酒與丞相(車)千秋共奏罷酒酤。

又車千秋傳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

更止出馬。

漢書昭帝紀。(始元)四年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蠶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關。今悉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宣帝益重倉儲。

漢書食貨志。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即位。用更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稔。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元康四年。見本紀。)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

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
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勳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
災……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糴。名曰常平倉。
民便之。

案宣帝紀。本始四年。丞相以下。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張敞傳。敞爲甘泉倉。地理志。河東郡有根倉。涇倉。秦陽有敖倉。汲黯傳。黯矯
制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百官表。司農屬官有太倉令丞。郡國諸倉長丞。三輔黃圖云。細柳倉。嘉倉在長安西。面渭水北。皆漢倉
庾之可考者。

減算賦鹽買。

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九月。詔曰……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買咸貴。衆庶重困。其減
天下鹽買……(甘露)二年……詔曰。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師古曰。一算減錢三十也。)

儒法並行之吏事

昭宣間公卿多以儒術飾吏事。(宣帝六相蔡義、韋賢、魏相、丙吉、黃霸、于定國。前三人皆以經術顯。)
漢書尚不疑傳。尚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
犢車。建黃旛。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衆觀
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

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徹違命出奔。輒陸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顯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

又張敞傳。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覆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醉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

又蕭望之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盲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間狀。……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殺益任用。

昭帝以幼沖嗣位。霍光秉政。因循職守。無所改作。宣帝由仄陋登至尊。知民事之艱難。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多稱其位。（魏相傳語）

漢書循吏傳。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幾。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覩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酒服從其教化。……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潁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

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廢廢（顏注。言有風采也。）庶幾德讓君子之道風矣。

撥亦深知濫刑之弊。

漢書刑法志。廷吏路溫舒上疏言。奏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怒焉。迺下詔曰。……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德。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宣帝未及脩正。至元帝初立。迺下詔曰。……其議律令可鈎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匈奴之臣服及西域西羌

武帝力征。匈奴漸絀。至昭帝時又結和親。

漢書匈奴傳。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罷極苦之。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左谷蠡王爲壹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乃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安等。……欲以通善意。

漢書蘇武傳。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敎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

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陵泣數行下。因與武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拜爲典屬國。

宣帝時大發兵出擊匈奴益敵。

漢書匈奴傳：昭帝崩，宣帝卽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驅畜產遠遁逃……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本始三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零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殺馬數萬，牛、羊、菽、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歸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神爵中途有五單于爭立之事。

漢書匈奴傳：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魯若王勝之入漢獻見。（王先謙曰：宣紀作呼留若王，譯音無定字。）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決等，而任用頡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

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禰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禰幕。(丁說當在今特穆爾圖泊西)……姑夕王恐。卽與烏禰幕及左地資人共立稽侯禰爲呼韓邪單于。……擯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譏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健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並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卽引西南留閼敦地。其明年(五鳳二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督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遂復都單于庭。

呼韓邪款塞。匈奴漸次臣服。

漢書匈奴傳。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閼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閼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錄婁渠堂入

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歿。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調稱臣而不名。……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祿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是歲郅支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今塔爾巴哈台西）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案駝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塞道死。餘才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元帝建昭三年事）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自言願督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參甘延壽陳湯傳）

案丁諱匈奴傳考證曰。五單于爭立。其根柢何在。傳未詳言。茲先揭其大概。使阻者知當時之形勢。攻呼韓邪初立在東方。破握衍後。遂都舊庭。未幾爲屠耆所敗。仍走東方。次年。應城屠耆復歸舊庭。復爲其兄郅支所攻。戰敗南走。因降於漢。屠耆初立於西方。趙勝呼韓邪。不留舊庭。仍還於西。未幾兵敗自殺。烏揭本北方小國。服屬匈奴。傳云西方未確。魏後郅支擊降烏揭。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知其部地在堅昆東丁令南。今土爾圖汗邊界恰克圖城北俄境中有烏的河。其地正在堅昆東丁令南。漢時烏揭居此水旁。今河旁尚有烏丁斯科城。至車犁烏稽立時木皆在東。與屠耆戰敗走西北合於烏揭。未幾又敗。遂益走西北。與之俱亡。

武帝時雖通西域。惟北道尙未盡併。匈奴猶時與漢爭西域。宣帝使鄯吉破車師護南北道。而有都護之名。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漢書西域傳。宣帝時遣衛司馬（鄯吉傳以侍郎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北山六國。（徐松補注。山天山也。今博羅圍山。姑師地正。今土魯番及奇台縣阜康縣境。分姑師爲車師前後。且彌東西國。卑陸前後國。蒲類前後國。凡八國。六國不數西且彌及卑陸後國。或已爲他國所併。）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併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鄯吉迎之。旣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出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燧。披莎車之地。（徐松注。莎車爲車師之訛。）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勦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徐松注。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台及其東車爾楚軍台。皆烏壘城地。）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

宣帝時羌人入寇。遣趙充國討平之。

後漢書西羌傳。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爲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充國以爲不可聽。後因緣前旨。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

漢書趙充國傳。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今甘肅碾伯縣東）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遂上屯田奏。……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遣軍。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謂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朔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元成以後

自元帝以後。漢治始衰。

漢書佞幸傳贊。漢世衰於元成。頹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橈。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繼死。丁傅流放。竊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

宦官與外戚

西漢宦官外戚之禍並行。而外戚尤甚。宦官則自武帝以後勢始張大。

漢書外戚傳贊。序自漢興。終於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者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惟文景武帝太后及卬成后（元帝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繼恣。是以能全。其餘

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乎。竇效行事。變亦備矣。

後漢書宦者傳。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齒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調者。出入臥內。常宜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驪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倖倖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穰帝德焉。

竇田與衛霍

呂后封王諸呂爲外戚用事之始。文帝時竇后兄弟以退讓聞。其事不著。景武之際。竇田權勢赫然一時。

史記魏其武安侯傳。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建元元年。丞相縮病免。……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建元二年。免丞相太尉。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以武安侯蚡爲丞相。……武安由是滋驕。治宅甲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尚旂。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意傲。

武帝時衛霍以武功顯。雖不純由椒房。而衛氏諸戚皆以子夫始貴。

史記衛將軍傳。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漢妾衛嬪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

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姬。姬長女衛孫。次女步。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姓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棄之。不以爲兄弟數。……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開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與陳掌（集解陳平曾孫）逆。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

武帝願命霍光。自此大司馬大將軍常爲外戚輔政之職。如許延壽史高之於宣帝。元帝。史嘉之於元帝。成帝是也。

史許與弘石

宣帝用中人弘恭石顯典機要。元帝優游不斷。開宦官亂政之漸。

漢書佞幸傳。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尙書事。知顯專擅邪僻。建白以爲尙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那太守京房。卽史中丞陳咸。待詔買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罪。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罪髡爲城旦。及鄭令蔭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

一迹。

匡衡賈禹以明經爲卿相。阿諛取容。諸附顯者皆得勢。

漢書佞幸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嫻（訕）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郎邪賈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妒讒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又匡衡傳。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朝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意。

成帝卽位。始黜石顯等。罷中書宦官。置尙書員。

漢書佞幸傳。元帝崩。成帝卽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

又王尊傳。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

又成帝紀。（建始）四年春。罷中書宦官。初置尙書員五人。

案匡衡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如中謁者令。爲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爲令。石顯爲僕射。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專橫用事。至成帝乃罷其官。

防古曰：漢宮儀云：尚書四人爲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

王氏專恣

成帝黜石顯，乃專任元舅王鳳。

漢書元后傳：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

外戚羣臣之執政者多見擯於王氏。

漢書外戚傳：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久之，上欲專委任鳳，酒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隸。」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又王商傳：商爲外戚（宣帝母家）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閹門事見放，自知爲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

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同僻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注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歃血薨。

又元后傳。上（成帝）卽位數年無繼嗣。詔當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天子留不遣之國……共王因留國邸。且夕待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迺奏封事……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尙書劾章……遂下章吏廷尉……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

士大夫如杜欽谷永之徒亦多依附之。

漢書杜欽傳。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侯禁與欽兄綬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後爲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又谷永傳。是時上初卽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永旣陰爲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爲光祿大夫……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官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又社部傳以孝爲節。與東騎將軍王當等……由是具成。郭侯嗜親密。二人皆重親。後以病去。商爲大司馬。當將軍。除郭主簿。以爲腹心。舉侍御史。

又張禹傳。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譏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並領尙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酒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則謂上曰。……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王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送親就禹。

聲華之盛極於一時。

漢書元后傳。……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郭園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侍中太僕青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澗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澗濯（濯）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徵行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黜。劾謝太后。

王鳳死。其弟音。商根相繼當國。根告歸。薦莽自代。哀帝立。知王氏驕侈。因奪其權。王氏稍衰。

漢書元后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爲莽有忠直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爲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適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

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滅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篡朝政。……內塞王路。外交藩臣。奢驕僭上。壞亂制度。……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酒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

丁傅與董賢

王氏暫黜。丁傅復起。

漢書傳喜傳。傳喜字稚游。河內溫（河南今縣）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新）以外屬封。……大司空何武尙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絮。忠誠愛國。內輔之臣也。……明年正月。迺從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

董賢以佞幸躋居高位。爲漢世所未有。劾之者皆不敵。

漢書佞幸傳。父恭爲御史。任賢爲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賢寵愛日甚。爲閉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日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賢

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上以賢難歸。謂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遂以賢代（丁）明爲大司馬。……是時賢年二十二。雖在三公。常給事中領尙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矣。

又王嘉傳。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臣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共皇寢廟比比當作。……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玉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尙書責問。……嘉免冠謝罪。……劾嘉迷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召嘉詣廷尉詔獄。……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飲血而死。

王莽再起

王氏之廢。天下多冤之。因再起用。

漢書元后傳。後二歲。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爲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於是上徵莽及平

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爲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

又倭幸傳。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尙書劾賢。……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調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

儒術爲治

武帝雖倡儒術。實則雜霸爲治。至元帝乃純用儒生。故班彪曰。自元成以後。學者蕃滋也。（漢書韋賢傳語）

漢書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

宣帝以後。儒者漸當仕路。元成哀三朝爲相者皆一時大儒。元帝三相惟于定國少學法爲獄吏。韋賢

王匡俱儒者。成帝六相王商以外戚起。薛宣少爲廷尉。而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諸人俱儒者。哀帝時並孔光四相。惟朱博起亭長遷功曹。平當、王嘉亦皆儒者。及改丞相爲大司徒。亦以儒者馬宮任之。御史大夫多進爲丞相。韋元成、匡衡、薛宣、翟方進、孔光、朱博、平當、王嘉。未爲相者亦皆名儒。其不通經術者如薛宣、朱博不得長在高位。

元帝更詔四科舉士。庶僚下位皆以儒進。而大官相率延致名流以爲掾屬。

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

元帝仁慈。委政儒生。溺好音樂。成帝儒雅。湛於酒色。哀帝享國不永。孝宣之政遂衰。

漢書元帝紀贊。臣外祖（金敞）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荆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又史丹傳。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盤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楹上。墮銅丸以擲（投也）。鼓聲中殿。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磬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

又成帝紀贊。臣之姑（班彪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隋朝溫暉。尊嚴若神。可謂穆穆有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

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於邑。

又哀帝紀贊。孝哀自爲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曆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屢誅大臣。欲強主威。以則武宣。雅性不好聲色。時覽下射武戲。卽位痿瘠。末年衰劇。舉國不永。哀哉。

惟自宣成幸臣迭進。儒學之士皆阿諛以保祿位。鮮剛介之士。

漢書匡張孔馬傳贊。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玄。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案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元帝詔四科舉士。卽以此第耶官之殿最。一曰質樸。二曰敦厚。三曰遜讓。四曰有行。蓋屏主佞臣。懲蕭周。張劉之骨鯁。而以柔情銷天下之氣節也。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而自詡其敦厚樸讓之多福。宣帝曰。我家法者必太子也。其言駁矣。

漢初儒者陳天人之說。中葉侈言災異。而昭宣以後。漸倡讖緯符命之論。爲王氏代漢之資。

漢書劉向傳。王者必通三統。顏注言王者象天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勤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又陸弘傳。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陸弘字）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數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

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儼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卽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薨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誰問差擇）天下。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又蓋寬饒傳。寬饒奏封事曰。（宣帝神爵二年九月）……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又劉向傳。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屢甚。向遂上封事極諫曰……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仆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

疆域官制

州郡變革

初年朝廷所有僅十五郡。

史記諸侯年表。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

案王國維漢郡考此十五郡者。河東一。河內二。河南三。所謂三河也。東郡四。潁川五。南陽六。自江陵以西至蜀則南郡七。巴郡八。蜀郡九。北自雲中至隴西則雲中十。上郡十一。北地十二。隴西十三。而自山以西尙有上黨。巴蜀之北尙有漢中。共十五郡。加內

史爲十六。此高帝五年初定天下時之郡數也。六年以雲中屬代。則并內史得十五郡。至十一年復從雲中而罷東郡以益梁。解頤川郡以益淮陽。則并內史爲十四郡。

文帝時稍復開置。其間天子所有者二十四郡。

漢書枚乘傳。說吳王曰。……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

史記諸侯年表。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蔽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

景武以後郡數大增。

漢書地理志。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

案諸帝增置郡國之數。司馬彪郡國志。晉書地理志序。錢大昕百三郡國考。全祖望漢志稽疑。金榜地理志。分置郡國考。可資參核。

州刺史之設。始於元封。

漢書地理志。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部置刺史。

又武帝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案十三州者。蓋改禹貢之雍爲涼。梁爲益。因禹貢之冀。兗。青。徐。揚。荆。豫。方之幽并。益之新置之交趾朔方也。

又十七年而設司隸校尉不在十三州之數。

漢書百官表。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

案據漢官儀及漢官篇諸說則十三州部甚明。惟班志不言朔方刺史所部。而以之屬并州。與序文相抵牾。因生揣測。晉書地理志以朔方經屬并州。而別有朔方刺史。通典州郡序亦從朔方入并州之說。顏師古以朔方刺史不在十三州之限。漢書平當傳注。呂祖謙以征和置司隸校尉後始有十三州部。因涼州遠闊。別置朔方刺史。大事記解題卷十二。王應麟以爲司隸初爲刺史所統。征和後乃屬校尉。通鑑地理今釋卷二。皆主司隸去朔方。惟全祖望主數朔方去司隸。近人顧頡剛爾漢州制改卽從其意。

地方官制

漢以郡國統縣。郡置守丞尉如秦。

漢書百官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京師稱內史。後爲三輔。

漢書百官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

主爵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

西漢之隆。尤重太守。孝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或賜璽書。堂陛之間不甚闊絕。（日知錄卷九）更

得自辟掾屬。(陔餘叢考卷十六)名流賢士多出其中。

漢書孫寶傳。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徇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數月以立秋日置文東部督郵。

又朱博傳。博遷琅邪太守。……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

案如谷永少爲長安小史。丙吉初爲魯獄史。張敞尹翁歸並補太守卒史。匡衡補平原文學卒史。鮑宣朱博皆曾爲郡功曹。卒顯達。各見本傳。

令長除授權在朝廷。郡守可考課奏檢。

漢書蕭望之傳。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

又薛宣傳。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

郡守可專財用誅殺。

漢書馮唐傳。魏尙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吏卒。出私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又何並傳。徙潁川太守。……(鍾)威爲郡掾。藏千金。……陽翟輕俠趙季李欸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並下車求猛勇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並皆懸頭及其具獄於市。

中葉以後。刺史權重。太守稍輕。

漢書王嘉傳。哀帝初立……嘉上疏曰……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

武帝置刺史以六條察事。

漢書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遺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

案顏注。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違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詭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遠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

又案刺史之權限於六條。非六條所問即不省。故翟方進爲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鮑宣爲豫州刺史。以聽訟所察過留條被劾。各見本傳。

刺史位卑於太守而權則加於其上。非有異材。九歲乃遷太守。內隸於御史中丞。得攷其功罪而進退之。

漢書朱博傳。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

勸功樂進。

案何焯義門讀書記。翟方遙爲朔方刺史。再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是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不必請九歲限也。何武爲揚州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前此則黃霸爲揚州刺史。三歲遷潁川太守。

漢書陳萬年傳。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

又薛宣傳。咸帝初卽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

咸帝改刺史爲州牧。始直轄郡。

漢書朱博傳。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任。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

哀帝時又復其舊。

漢書朱博傳。奏言……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業。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至元壽二年復爲州牧。（見百官表）

縣置令長。下有丞尉諸職。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

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

鄉官之制。沿於秦。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亭有亭長。（已見前引）亭有居舍。有城池。村堡有人民如集鎮。（詳見日知錄卷二十二）其少吏亦以次遷進。（詳見癸巳類稿卷二十一少吏論）

學術與儒官

秦火之後。儒學不絕如縷。伏匿民間。自相傳習。

史記儒林傳。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隳衛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書。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高帝雖亦頗用儒生。而未遑庠序之事。

史記儒林傳。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

孝惠四年除挾書之律。自初年至文景。傳授經學者散在民間。守博士故業。博士之職。仍沿秦制。叔孫通爲高帝時博士（見本傳）孔襄爲惠帝博士（見史記孔子世家）是也。

至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記。猶廣立學官。爲置博士。漢書劉歆傳語。時始有專門之博士。

史記儒林傳。韓生（嬰）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

漢書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

又鼂錯傳。太常遺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遷博士。

趙岐孟子題辭。孝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景帝時諸博士雖未見進用。亦頗有可考者。

史記儒林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

又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

又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

武帝始立五經博士。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

趙岐孟子題辭。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

宣帝增博士員。詔講同異。

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

小夏侯尙書。穀梁春秋博士。

又百官表。宣帝黃鵠元年。稍增員十二人。

又儒林傳贊。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記。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博士之職。秩卑而望尊。國有大政。得與論議。高第往往爲九卿。

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師古曰。楮大也。）六人分循行天下。……元鼎二年。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

又成帝紀。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朔河之郡。……陽朔二年。關東大水。……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又平當傳。以明經爲博士。……使行流民幽州。

又孔光傳。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

又薛宣傳。（宣奏）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皆更博士位。歷三公。可與建教化。圖安危。

又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

後漢書百官志。博士……掌教子弟。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漢舊儀。武帝置博士。取學通有修。博識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章者爲之。朝賀位次中。都官吏。稱先生。不得言君。其弟子稱門人也。

博士弟子。自六國時有之。漢興因之。自武帝以後。員數日增。

漢書儒林傳。(武帝)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成帝末。……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

漢初游說養士之風未息。曹參相齊。盡致長老諸生。(見史記世家)其漸趨復古。尊經。禮儒。尤在諸王國。如楚淮南。河間其著者也。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騷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又淮南王安傳。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

案漢書藝文志。籍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又淮南道訓二篇。本注。淮南王安聰明。易者九人所作。號九師說。又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高誘淮南鴻烈序曰。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僑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總純仁義。而著此書。蓋卽內篇也。

又河間獻王侑。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官。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參禮樂志藝文志）

武帝建藏書之策。成帝得劉向歆父子校中祕書。遂爲一代大業。

漢書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墨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祿府。至成帝時。（河平三年）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學校與貢舉

漢初未遑庠序。武帝始立太學。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故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建辟雍。

漢書兒寬傳。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

又禮樂志。成帝時。總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爲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

郡國興學亦在武帝之世。

漢書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又儒林傳。元帝好儒。……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又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曰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漢世官人之法。重考績與貢舉。故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二途。以取人。未嘗自爲抑揚。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遇以進身。(通考選舉考語)其選舉之法。或由州郡察舉秀才孝廉。或歲終讓試博士弟子。此蓋漢世常制。初年立孝悌力田廉吏之科。

漢書真帝紀。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又文帝紀。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其遺調者。勞賜……
孝者……悌者。力田……廉吏。

武帝時立孝廉二科。令州郡以時察舉。其議亦發於董仲舒。

漢書董仲舒傳。臣愚以爲使諸侯郡守二千石。各潔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才孝廉。皆由仲舒發之。

又武帝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元朔元年。冬。詔曰……深詔執事。與廉舉孝……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又有茂材諸科。

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又宣帝紀。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又元帝紀。建昭四年。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材特立之士。

又文帝紀。二年。詔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進身。有由任子者。其以父任起者。如蘇武。劉向。董恭。史丹。汲黯。杜延年等是。以兄任起者。如霍去病。楊

僅等是。

試士有對策之制。

漢書文帝紀（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敷）納以言。

有射策之法以施於博士弟子。

漢書儒林傳登。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

案師古曰射策者謂爲問難辭疑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置爲甲乙之科。列而說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

有課第之法。

漢書儒林傳。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

學童則以文字爲試。

漢書藝文志。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新

王莽之起

王莽起於貴戚而志事非凡。其形狀與嗜好史皆紀之。

漢書王莽傳。莽爲人侈口蹇頤。露眼赤睛。大顴而吻。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縵裝衣。反膺高視。陂臨左右。又莽夏澼不能食。喜飲酒嚼鯀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

初莽以行誼要名譽。

漢書王莽傳。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唯莽父曼早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折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時年三十）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廢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爲九卿。先進在莽

右。莽因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爲夫人。皆大驚。

哀帝初暫免。帝崩復起。

漢書王莽傳。哀帝卽位……莽上疏乞骸骨……在國三年。吏上書寃訟莽者以百數……哀帝崩……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爲大司馬……莽白以（王）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太后下詔……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

既得政。務收權勢。而人心漸不附。

漢書王莽傳。既悅衆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夙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郡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攷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元始四年）上書言臣莽仗自惟爵爲新都侯。號爲安漢公。官爲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

又御史大夫。平帝卽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夙州郡以罪法案。誅諸豪桀。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

皆死。時名諸國幸與與宜女婿許過宜一饋去。宜不知。坐繫獄自殺。自武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遂王忠。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鄒越。臣仲鄒相權。潁。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遂兩郡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蔽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僞名。鄒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營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視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始隴粟（今陝西汧陽東）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邊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粟融客卿。北海禽處子夏。蘇章游卿。山陽賈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明會書事假借符命以爲革命張本。

漢書王莽傳。上以尊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見宗廟。

案尙書大傳。周公居攝。有越裳氏重譯獻雉事。

又泉陵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平）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平帝崩。……迺演（其帝）玄孫中最幼廣成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是月（元始五年十二月）前熒光謝舊。

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太后下詔。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既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子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與王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

平帝崩。立子嬰。旋山居攝而卽真。

漢書王莽傳……臣請安漢公居攝踐阼……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三年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遵家不造。邁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尙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視卽真之漸矣……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璽。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故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書。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

金策之書。子畫。異。敢不欽。以戊辰直定得冠王。即真天子之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巽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旒。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新政

居攝前

莽爲大司馬時。首下議田宅婢奴列限。是爲改革漢俗之漸。

漢書哀帝紀。綏和二。詔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雜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掖庭。富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禁郡國。無得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寧。三年。

案何焯云。漢制之失。莫大於仕者不爲父母行服。三年塗禮於是廢。

又食貨志。成帝時。天下無兵革之事。號爲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爲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

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邁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營數鉅萬。而貧窮愈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許。宜略寬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傳用事。童賈隆貴。皆不便也。詔誓且須後。遂寢不行。

案近人錢穆云。今按哀帝以元帝庶孫入承大統。卽位年十九。自四月卽位至六月。未滿兩月。先詔罷樂府。繼以譴田宅奴婢列限。此決非出哀帝之意。而自有爲之主者。食貨志乃謂其事主於師丹。孔光。何武。然大司馬王莽病免。以師丹爲大司馬。事在七月。譴田宅奴婢列限在六月。則其時輔政者乃王莽非師丹也。王莽爲大司馬當國在綏和元年十一月。二年三月成帝崩。相去五月。莽蓋不暇有所建白。及哀帝以藩王弱冠入承大統。莽居中朝。內仗太皇太后之尊。方謂可以大有所興革。今卽據其譴田宅奴婢列限條奏諸端。已可見莽抱負之一斑。孔光等蓋亦承莽意耳。

注意民生。力行惠政。

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太皇太后省所食湯沐邑千縣。屬太司農。常別計其租入以贍貧民。……二年……郡國大蝗旱。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爲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斗受錢。天下民貧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音大何切）苑。以爲安民縣。設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贍貧民。

又四年詔曰……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悉窮擄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寮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定著令。

建學制。

漢書王莽傳（元始五年）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籀文字造知其意者皆請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登異說云。

案御覽五三四引賈誼曰王莽爲宰衡起靈臺作長門宮（沈欽韓云疑當爲常滿倉）南去隄三百步起國學於郭內之西南爲博士之官寺門北出正於其中央爲射宮門出殿堂南嚮爲牆選士肆射於此中北之外爲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北之東爲常滿倉倉之北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樂器相與買賣齋容揖讓或論議槐下其東爲太學官寺門南出置令丞吏詰義究理詞訟五經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六經三十博士弟子萬八百人主事高第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無遺近皆隨榜雨不塗足暑不蒙首。

建國後

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輒欲復古（食貨志語）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務自攬衆事其所施設皆規模宏遠（本傳語）

民生之設施

初規復井田。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井起。貧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齒。(欄)制於民臣。斷斷其命。衰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誅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罪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癯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俱陷于辜。刑用不措。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魘魅。

(參食貨志)

既而扞格不行。

漢書食貨志。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警蹙然。陷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

又王莽傳。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買賣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四年。……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頽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還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

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案天鳳四年謫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舉一口出錢三千六百。是雖不禁。猶當懲罰之意。

更定六筭之制。謂一鹽、二酒、三鐵、四名山大澤、五鐵布銅冶、六五均賒貸也。

漢書食貨志。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織（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除貸。（泉府之職）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傳記各有幹焉。今開除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魯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充作縣官衣食。諸取衆物、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巫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謂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一。而以其一爲賈。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買賣五穀、布帛、絲絲之物。周於民用而不饜者。均官有以考檢。厭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賤者。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賈。但除之。祭祀無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除貸幹在縣官。唯酒酤獨未幹。……請法古令官作酒。……除米麴本賈。

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釐藏灰炭給工器勞權之費。

又王莽傳（始建國）二年……初設六筭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除貸予民收息。百月三。養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

然吏因爲姦。

漢書食貨志。養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叟之本。名山大澤。儻衍之域。五均除貸。百姓所取平。卽以給濟。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困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卽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

所定錢幣最爲紛雜。自居攝至天鳳中。凡爲四變。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宋梅聖俞云。劉原父有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文曰一刀平五千。平猶直也。）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卽眞。以爲書。劉子有金刀。酒器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錢貨六品。黃金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鑄作錢布。皆用銅。釵以連錫。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烏菴。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憤其甚。

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慮之下。詔敢非井田。換五銖錢者爲惡。求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於是農商失業。貧賈俱廢。民涕泣於市道。……莽知民愁。適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總其布屬且糶。……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質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酒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救直。一並行。蓋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愁苦死者什六七。

復古制

仿周制行封建。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四年）莽至明堂。授詣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爲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詩國十五。播徧九州。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禹貢之九州無并隴。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爲。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爲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禮大夫孔乘等與州郡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

地方區域亦仿古名稱。

漢書王莽傳。天鳳元年……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爵）爲之。諸侯園圃田爲蹏陟增減云……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茂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新陰。新陰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

又改官名。

漢書王莽傳。莽策掾司……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審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繡冕各有差品。又置司恭、司從、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徵、膳宰以司過。

莽銳意制作。政令無常。用法嚴酷。吏治弊壞。

漢書食貨志。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

又王莽傳。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謔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食殘日甚。中郎將繡交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商。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咸斂。運相賂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誅者多。莽自見前顛權。以得漢政。故務目盪（攪）衆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幣。戲錢。殺官皆官者領之。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尙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奏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眈不潔。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猶不能勝。尙書因是爲姦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殺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

後雖救正而已遲無及矣。

漢書王莽傳（地皇三年）莽知天下潰畔。專窮計迫。迺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山澤。奴婢。六筭之禁。卽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帥春陵子弟數千。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

邊疆騷動

西南夷以貶王爲侯而叛變。

漢書西南夷傳。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恨。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舉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璜。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徵爲吏士……大發……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牂牁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越巂蠻夷任資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卬穀王。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

匈奴自宣帝以來已稍帖服。莽以更張與之構難。史言吏士誹謗。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云。

漢書匈奴傳。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軍駿率甄阜。王歙。陳儵。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遣單于。諭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遂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迺遣右大且渠蒲呼盧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勒兵朔方塞下……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單于。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歐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包副校尉戴滋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塞中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烏珠留）聞之怒……遣左骨都侯右伊秩氐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塞中益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羶萬餘。中羶數千。小羶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情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軍。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以委糧於邊。邊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鑿尤諫……莽不聽。尤言。轉兵殺知故。天下

騷動……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軍史丹。人民防畜產去甚衆……建武五年……烏累單于自立……云（王昭君女）……當（須卜當云者）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莽遣（王）歙……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諸將軍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敘與五威將軍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多遣單于金珍。因諛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子。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天鳳五年……奉獻至長安……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漢兵誅莽。云者亦死。

以徵兵之故東夷亦亂。

漢書王莽傳。先是莽發高句驪兵常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勸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亂。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謂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

兩漢之際

新莽末造。羣雄並起。劉玄、盆子、隗囂、公孫述等與光武同襲名號。自更始初至建武十二年。凡十四年間相繼敗滅。

新末之叛亂

南方

新末政亂。民不自保。豪傑官吏紛起叛變。南方尤甚。綠林首發其端。

後書劉玄傳。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菑而食之。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評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山中。（今湖北當陽境）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荆州牧棊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遂攻拔竟陵。轉擊雲杜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劉續、劉秀兄弟起兵於舂陵。

後書齊武王傳。齊武王續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復仇。壯烈之風。不事家

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傑。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軾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屬賓客。自稱天柱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

後書光武紀。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爲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凶竇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十月。與李通從弟軾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光武遂將賓客還春陵。時伯升已會衆起兵。

劉玄避吏依平林。續秀既連新市。下江。平林諸軍。合進破莽兵。

後書劉玄傳。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吏鑿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聖公因往從啟等爲其軍安集掾。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

東方

樊崇以困窮爲寇。起兵於莒。號赤眉。

後書劉盆子傳。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

姑幕。(莒縣東北)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漢縣屬東海郡)初崇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徇地之計。崇既寇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吏卒。汎相稱曰臣人。……崇等欲戰。恐其衆變。奔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赤眉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今山東東平)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遂寇東海。……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

西方

盧芳冒劉氏而起。

後書盧芳傳。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今甘肅固原北)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稱武帝會孫劉文伯。……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

隗囂據隴右。

後書隗囂傳。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今甘肅秦安北)人也。少仕州郡。……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關東始立而莽兵連敗。……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爲上將軍。……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地皇四年)……勅兵十萬擊殺雍州牧。……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公孫述據益州。

後賢公孫述傳。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人也。……王莽天鳳中爲犂江卒正。居臨邛。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述於是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自立爲蜀王。都成都。……遠方庶士多往歸之。

竇融據河西。

後賢竇融傳。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西北）人也。……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河西翕然歸之。

莽亡。更始代立。

後賢劉玄傳。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先所遣將）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

更始

莽軍初敗。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共策立之。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齊武王傳語）莽軍復敗於昆陽。天下勢遂瓦解。

漢書王莽傳。（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爲帝。改年爲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怒。……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闔。揚州牧李盛。幽進所部州郡兵。凡三十萬衆。迫措青徐盜賊。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左隊大夫王吳。幽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衆。迫措前

陰輒虜。(前隊卽南陽改名)……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鄧定陵。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會世祖悉發鄧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蜚瓦。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虎豹散壞。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間之震恐。盜賊並起……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軍怨無鬥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閭(間)鄉(河南今縣)南出棗街作姑。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鄧曄開武關。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敗走。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潁陽。所過迎降。大姓樸陽中砥下郡王大皆率衆隨憲。屬縣豫廢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藍屋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衆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爲京師小小倉尙未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卽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卽掠之利……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董璠等分將兵距擊北關下。

漢兵食莽對。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縣第盡莽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蒙、張魚等恐見占掠。譖並和。燒作室門。莽教法闔。譚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廷。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譖諛曰：當奈何。時莽紆袍服。帶璽。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杖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率車侍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與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開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譚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嬖僮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餽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隙間。就斃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膚。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李松、鄧磨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死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案莽卽眞至亡凡十五年。

莽亡更始代立。

後書劉玄傳（更始）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鴈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鐘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

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恚。俯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省。……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時李軾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腐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簪綵。諸于（大掖衣）屬。嘗道中。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湖羊胃騎都尉。湖羊頭關內侯。……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九月。赤眉入城。……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將。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送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願授於盆子。

其時擁立劉氏者。方望立孺子嬰。王郎冒姓劉氏。皆起於更始之際。

後書劉玄傳。（更始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擊破皆斬之。

又王昌傳。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王）郎緣是詐稱眞子與云。母故成帝寵者。……更始元年十二月。（趙繆王子）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

後書光武紀。（更始）二年。……而故廣陽王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光武因大獵士。遂東圍距鹿。……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中辰。拔其城。誅王郎。

東漢初年羣雄

赤眉與劉盆子

赤眉樊崇初附劉玄。旋叛攻長安。

後書劉盆子傳。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卽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旣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崇等計讖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乎冬。崇（逢）安自武關。（徐）宜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章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武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尙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卽封爲式侯。……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魏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箠中。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私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卽齧折棄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牛頭赤犢。直棊履。乘軒車大馬。赤屏泥絳襜絡。而猶從牧兒遊。……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

呼拔劍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割奪之。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劉
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
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肴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戒。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
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
縣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
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誠冀諸君哀憐之耳。因涕泣噎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
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以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帝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
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
燒宮室。引兵而西。……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
汗亭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斂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時三輔大饑。人
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明年正月。
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
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遺劉恭乞降。……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
蔡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其稅終身。

光武卽尊

光武與伯升初皆依更始。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不敢爲伯升服喪。更始慚。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

武信侯。(節光武紀語)及更始入洛陽。使光武鎮河北。乃得根據。

後書光武紀。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適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紵。(半臂)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酒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進至邯鄲。……去之真定。……林於是酒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與。十二月。立郎爲天子。邯鄲。……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迺北徇薊。王郎移檄騰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而袴破裂。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遠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河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雒陽。(今河南歸德)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竈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秋。光武擊銅馬於鄆。(漢縣屬鉅鹿郡)……虜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除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滿?)陽。悉破降之。……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蒙光武爲銅馬帝。赤眉別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漢河內野王縣有射犬聚)光武進擊大破之。衆皆散走。……

光武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遠破之。……大軍復進至安次。（河北今縣）與戰破之。……於是諸將讓上尊號。……至中山（今河北定縣）諸將復上奏曰。……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光武又不聽。行至南平棘。（今河北趙縣境）諸將復固請之。……行至鄴。（今河北高邑）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張舉自關中率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西夷雲集。龍門野。四七之塗。火爲主。……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鄴南千秋亭。五成陌。（章懷注在今柏鄉縣）六月己未。卽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羣神。（章懷注。續漢志。平帝元始中。謂六宗爲水、火、雷、風、山、澤。光武中興。澗而不改。至安帝卽位。初改六宗爲天地四方之宗。）於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改鄴爲高邑。……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遂定都焉。

案光武紀。故卽位祝文。僅稱王莽篡位。秀發兵與兵。無繼前朝帝位之語。

隗囂

隗囂以莽末據隴右。更始立。以爲右將軍。更始三年。囂亡歸天水。復聚衆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節隗囂傳語）又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傑多往歸述。建武元年。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建元曰與龍。盡有益州之地。五年。田戎延岑爲漢兵所敗。皆亡入蜀。（節公孫述傳語）其勢皆足與光武成鼎足。惟囂初持兩端。事急乃歸述。與光武以可乘之機。

漢書隗囂傳（建武）三年。嘗乃上書請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子。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

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焉。冀自以與述敵國恥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遂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得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冀。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冀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軍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冀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冀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徵援。率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冀不欲東。……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冀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遣此兩子於度外耳。……公孫述遣兵寇南郡。乃謂冀當從天水伐蜀。……冀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又多設支圍。帝知其終不可用。巨（遂）欲討之。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冀疑懼。卽勸兵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冀乃上疏謝。……賜冀書曰。……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冀知帝審其詐。遂遣使得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冀爲朔寧王。遣兵往來爲之援勢。……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冀自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冀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於是冀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冀將妻子奔西城。（漢縣。屬漢陽郡。今上邽）從楊廣。……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軍駕東歸。月餘楊廣死。冀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結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冀歸。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冀。九年春。冀病且餒。出城餒餒。恚憤而死。王元。周宗立冀少子純爲王。明年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今甘肅伏羌西）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

總隗囂自地皇四年起兵至建武九年純降漢。凡十二年。

案范曄論云隗囂雖隘。非有百二之勢。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繕。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恃者。所以積有四方之衆。士至投死。纒元而不悔者矣。

又案竇竇初起移檄郡國。義正詞嚴。卓然可述。及身歸更始。又勸更始歸政光武。後亡歸天水。隸恭愛士。在諸雄中。最爲正大。隴蜀之間。竇融之力。足以轉移。融本與二方鼎足。及融受撫。二方乃大挫折。

後書竇融傳。融等遙聞光武卽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封融安豐侯。……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詣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

述以隗竇勢去而益孤。

後書公孫述傳。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尙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隴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報。……八年。帝使

諸將兵圍。遂遣使言。致高任人救。當敗。遂沒其軍。留地聞之。恐動。……道田。我及大司徒。往。潘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因據荆門。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潘等大敗。……田戎走保江州。城邑皆開門。岑彭遂長驅至武陽。(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張)隆(常)少皆勸降。述曰。廢與命也。豈有降天子哉。……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增。史與並爲大司馬。與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十一月。臧宮軍至成門。……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胸墮馬。……其夜死。明旦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

總述自建武元年至十二年亡。光武乃得統一。

惟慮芳據三水起兵。更始敗。三水聚傑立之爲上將軍。單于立之爲漢帝。建武十二年。與賈覽共攻雲中。不下。亡入匈奴。十六年。請降。立爲代王。明年叛。留匈奴十餘年死。(節本傳語)爲羣雄滅亡最晚者。

東漢

光武明章之治

光武

光武幼游學長安。受尚書通大義。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馬援傳語）初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求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宮房無偏愛。左右無偏恩。勤約之風。行於上下。（循吏傳語）然其爲治之術。實采黃老之陰柔。

後書光武紀。十七年……幸章陵……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慎。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又臧宮傳。二十七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雖用輕法。而羣臣謂憲律輕薄。姦宄不勝。宜增條科以防其源。（杜林傳語）故頗采法家綜覈之治。責成吏職。

後書光武紀。二年三月乙未。大赦天下。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陰甚愍之……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又與僉傳十二年……
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勃元建平所減刑制。百有餘條。而盜賊寔多。歲以萬數。……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及姦軌。而害加良善也。……毒下三公廷尉。謫者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廢。統今所定。不宜開可。

又循吏傳序。敦引公卿郎將。列於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謫。故內外靡弊。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孰能其官。若社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續用之最章章者也。

又朱浮傳。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織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爲紛擾。百姓不寧。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聞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或因睚眦。以愆私願。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譴。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

其於民事中尤注意奴婢之弊。

後書光武紀。六年……詔王莽時吏人沒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七年……詔吏人遺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悉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月……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人。……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民。賣者無還直。

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光武則常課覈之。而事歸臺閣。

後書朱浮傳。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黜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尙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

又仲長統傳。(仲長統論之曰)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案百官志。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世祖卽位。爲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改太尉。司徒公一人掌人民事。世祖卽位。爲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司空公一人掌水土事。世祖卽位。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三公之上有上公。太傅是也。

東漢以尙書爲機衡之任。故雖爲三公者。亦必錄尙書事。然後得知國政。如趙壹牟融等皆是。

後書韋彪傳。上疏諫曰。天下樞要在於尙書。尙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

光武更懲前漢之失。於功臣善爲防制而保全之。

後書賈復傳。復知帝欲優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益不用。是時列侯惟高密(鄧禹)固始(李通)膠東(賈復)三侯與公卿奏議國冢大事。恩遇甚厚。

又朱祐等傳論曰。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弗用。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故

光武鑒前世之違。存矯枉之志。與憲節之高。勸賈之鴻。分王不違。大憲敦國。所為特進。朝請而已。……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賞。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致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帝本儒生。故三公多任大儒。風氣被於郡邑。

後書儒林傳序。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鄒舉、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

後書寇恂傳。為汝南太守。……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設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又李忠傳。建武六年。李忠為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又牟融傳。牟融字季偉。北海安邱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勝）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代趙熹為太尉。

又伏湛傳。伏湛字惠翽。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父理為當世名儒。……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

明章

明章繼治。而明帝稍嚴於用法。

後書明帝紀。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明帝紀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階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政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

後書鍾離意傳。顯宗卽位。徵爲尙書。……帝性褻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搜。……朝廷莫不悚懼。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邇有變異。意復上疏曰。……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蕭澤。感逆和氣。以致天災。

又宋均傳。永平元年。遷東海相。……七年。徵拜尙書令。每有駭譎。多合上旨。均嘗劾奏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繆落之。請尙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盜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卽令黃郎。遷均司隸校尉。

羣臣爭爲嚴切。苛刻成俗。

後書酷吏傳。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隳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注罽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收放豪強。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爲察案。後徵爲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轉爲博平。

令。

又袁安傳。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沒攷。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刺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追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當自坐之。不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章帝稍易以寬和。

後書章帝紀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苛。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故乃善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又陳寵傳。……肅宗初爲尙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尙嚴切。尙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舊俗。乃上疏曰。……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籠楚。以濟羣生。帝被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獄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勤恤民政。治河之事亦興於是時。

後書循吏王堂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鑿殖。而甄子河決。尙二十餘年。不卽擁塞。……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竟豫百姓怨歎。……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

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蔡陽東至于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澗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史。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

時於田制多所建議。

後書循吏秦彭傳……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視之鄉縣。於是姦吏踴躅。無所容許。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又王景傳。遷廩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

又仲長統傳。昌言損益篇曰……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隄。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末由也……今通肥磽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今者土廣人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案此爲王莽改革後之主復井田者。蓋漢之田制久當變易矣。

荀悅漢記論曰。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古田爲之正限。八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贖貧弱。以防餘并。且爲制度根本。不亦宜乎。

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日精務各相司，今者徐急，窮人鬻土，無不足藉，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章闢土，振人之術也。

均輸之議亦復起。

後書朱暉傳：是時（章帝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疑。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帝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

外戚宦官

外戚執政

光武本嚴御戚里，不使與政。章帝時，馬援以軍功貴盛，漸啓縱恣。

後書馬防傳：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拜防行軍騎將軍。……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甚。與九卿絕席。光（防弟）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竊互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又多牧馬畜賦，徵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勅。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

稍具。賓客亦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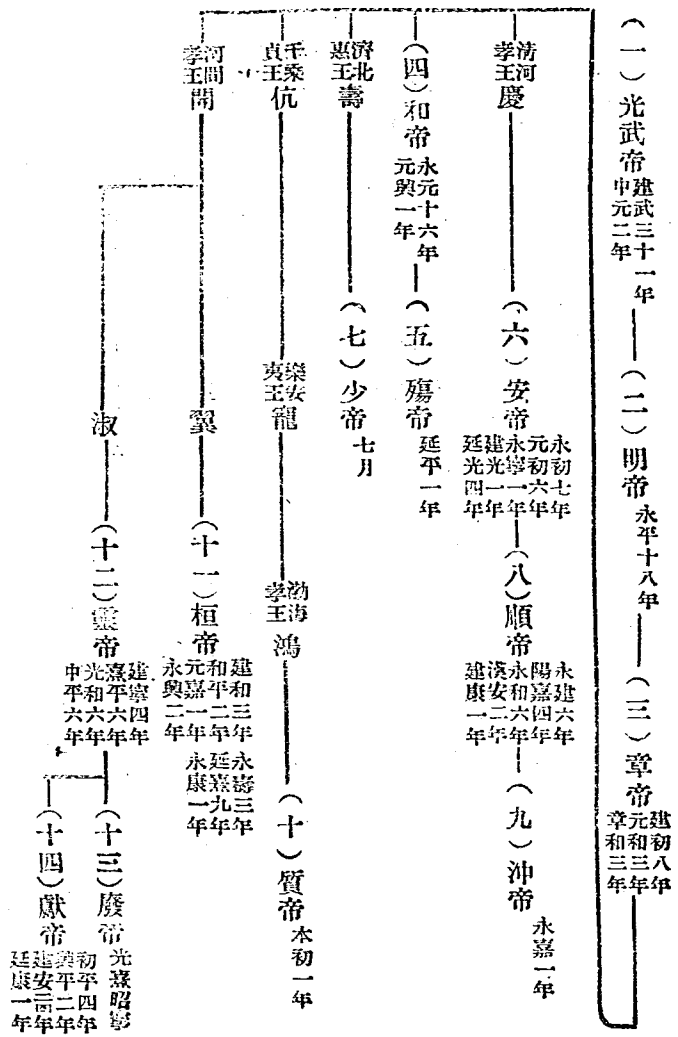
又竇憲傳。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賞日盛。……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齊嬭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自滿長樂宮。得幸太后。……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刺客殺嬭於屯衛之中。……事竟。……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拜憲車騎將軍。

和帝以後。母后臨朝。外戚權固以重。

後誓后妃傳序。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章帝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閔后、順烈梁后、桓思竇后、靈思何后)。莫不安策雜布。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

案趙翼廿二史劄記云。國家當氣運隆盛時。人主大抵長壽。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獨東漢則不然。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殤帝二歲。安帝年三十二。順帝年三十。沖帝三歲。質帝九歲。桓帝年三十六。靈帝年三十四。皇子即位年十七。是年卽爲董卓所弑。惟獻帝禪位後。至魏明帝青龍二年始薨。年五十四。此諸帝之年壽也。人主既不永年。則繼體者必幼主。幼主無子。而母后臨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權。殤帝即位時。生僅百餘日。沖帝即位才二歲。質帝即位才八歲。桓帝即位年十五。靈帝即位年十二。弘農王即位年十七。獻帝即位才九歲。此諸帝即位之年歲也。光武帝十子。明帝九子。章帝八子。至和帝則僅二子。長子勝。有痢疾。次子卽殤帝也。安帝惟一子順帝。已廢而復立。順帝又僅一子。卽沖帝也。質帝桓帝皆無子。靈帝二子。長子劉立。董卓廢爲弘農王。熹之。次卽獻帝。此諸帝明子之多寡有無也。

東漢帝系



蔡漢史 卷 外戚宦官

外戚與宦官之衝突

幼主之初。外戚輔政。及長。忿諸舅專恣。欲收政權。而廷臣多已隔絕。故必乞援宦官。因以成其勢力。後書宦者列傳序。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降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鄧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六。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幾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權握濫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披延永巷之職。閹廂房園之任也。

鄧衆爲宦官用事之始。

後書鄧衆傳。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封爲鄧鄉侯。又竇憲傳。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憲既負重勢。凌肆滋甚。……憲壻射聲校尉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鄧衆定議誅之。……會憲及鄧壘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收捕壘。磊。瑣。舉皆下獄。家屬徙合浦。……憲。爲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漢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本郡。

和帝崩。鄧后與兄騭惺等定策禁中。迎立安帝。太后猶臨朝稱制。以閹人爲常侍。而母家反加約束。一時稱治。

後書鄧皇后紀。元興元年。帝崩。太子平原王有疾。……殤帝生始百日。迎立之。……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車騎將軍鸞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族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稍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又鄧鸞傳。鸞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嚴諷。羊浸。李郃。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

又朱暉傳。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尙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

后崩諸鄧見讎。

後書鄧鸞傳。帝（和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帝與中黃門李閹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譖告。閹、弘、固（皆鸞弟）先從尙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悞等大逆無道。……鸞與子鳳並不食而死。

又宦者孫程傳。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李）閹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詔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

安帝崩。閹后與兄顯及江京等立濟北侯。

後書閹皇后紀。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帝始親政事。（閹）顯及弟耀晏並爲卿校。典禁兵。……顯景諸子年皆童。並爲黃門侍郎。后寵旣盛。而兄弟頗與朝權。……（熹光）四年春。……帝道疾崩於葉縣。……皇太后臨朝。以顯

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棻立爲皇帝。顯忌大將軍耿寶……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順……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豐、暉（周）廣皆下獄死……寶……自殺。王聖母子徙雁門。於是景爲衛尉。楳爲城門校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

北鄉侯病死。宦官孫程等擁立順帝而閻氏又敗。

後書孫程傳。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轅下……程與王康共就斬（江）京、（劉）安、（陳）達。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閻顯時在禁中……發兵……以禦程等……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封程……是爲十九侯。

宦官專恣。漸使朝廷側目屏息矣。

後書虞詡傳。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致四獄……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宜急收防送獄……下詔出詡……帝問諸尙書。尙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寔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愷與門生百餘人舉熾候中常侍高祭卓。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卽日赦出詡。

順帝時梁后父尚輔政。猶曲意交結中官。

後書梁商傳。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野上黨陳龜爲掾。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

京師翁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帝御門族。未嘗以權壓子法。而性演弱無威。頗溺於內嬖。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送遷政。……遂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圍譖廢立。請收商等按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將責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遂等知言不用。懼追。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赦宦者李歆呼騰賁釋之。收送等悉伏誅。

順帝崩。梁冀秉政二十餘年。權勢最盛。

後書梁冀傳。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爲大將軍。……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岐太尉李固參錄尙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修舉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曰。冀曰。此跋扈（章懷注猶強梁）將軍也。冀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屢極譴息。然後敢詣尙書。……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尙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流弊。成行內外。百僚制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

桓帝久不平。乃默與宦官定謀誅冀。以有五侯之封。五侯縱恣滋甚。

後書宦者單超傳。冀代父尚爲大將軍。再世權威。威震天下。……帝通畏久。恒有不平。……皇后崩。……帝呼超綰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今欲誅之。……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於是更詔璜瓌等五人。遂寔其謀。……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

矣……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向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監。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殺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

延熹中。宦者構陷李膺而黨獄以起。及靈帝立。竇太后臨朝。竇武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討宦官不遂而死。旋以張儉之奏再興黨禍。

後書侯覽傳。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宅第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簪類官省……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覽遂譴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

黨獄之後。十常侍起。

後書張讓傳。是時讓（趙）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弟弟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帝）嘗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

舉帝崩。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泄。讓等殺進。紹遂勒兵悉斬宦官。

後書何進傳。袁紹說進曰……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紹又爲謀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遠舍……紹又爲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宮）。白

太后詔靈詠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廄……張讓等使人潛聽，其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熲、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圍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於是尙方監馮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中黃門以進頭歸與尙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欲將兵入宮……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尙書圍，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張讓、段熲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明日公卿百官乃率迎天子還宮……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敗亂。

兵事

兵制變更

光武在兵間久，厭兵事，卽位之後，屢罷地方兵。

後書光武紀（建武）六年，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七年……三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輜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九年……省關都尉……二十三年，詔罷諸邊亭候吏卒。惟於要地置兵立營。

後書靈帝傳注引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

案馬武、段熲、張讓所以擊傷營兵殺西羌，均計以之防烏丸，各見本傳。

其後禁旅每出遠征。

通考卷一五〇。元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於漢末。……連年暴露。奔走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

案鄧鴻以將軍長史率五營士屯雁門。朱龍以北軍中候將五營也。孟津是也。各見本傳。

安帝以後得入錢補禁職。禁兵益衰矣。

後書安帝紀（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經騎（執金吾纒騎二百人）營士各有差。

又桓帝紀（延熹）五年。詔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半奉。

邊事連發。地方往往置郡尉。

後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

又安帝紀（永初）四年。……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

又順帝紀（陽嘉）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

又桓帝紀（永壽）元年。……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

復以外寇之故。置將領兵。增設營伍。遂爲常典。

後書明帝紀（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詔三公。秦郡。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

管。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

又西羌傳。章帝建初六年。以羌寇故。悉復隴西諸亭候。

又和帝紀。(永元)十四年。初置象林將兵長史官。

又安帝紀。建光元年。初置漁陽營兵。

又順帝紀。永建元年……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又調五營騎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兵既不可恃。兼用羌胡。

後書應劭傳。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往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驍。宜開募鮮卑……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將軍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滄多爲不法……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

末造何進袁紹等懲陳寶之敗。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閣臣。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閹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通考兵考語)

後書順帝紀。(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

又何進傳。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南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蔡碩爲上軍校尉。

臨遼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寇頑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禁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烏桓之叛服

光武時烏桓連匈奴爲寇。使馬援擊之。

後書烏桓傳。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院關（在代郡）掩擊之。烏桓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

及匈奴亂。烏桓爲漢偵候。因置烏桓校尉以護之。

後書烏桓傳。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承弱擊破之。……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且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烏桓或願留宿衛。……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關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歷明章而後。稍復寇邊。

後書烏桓傳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寇代郡上谷。秋。雁門烏桓。……與鮮卑。……及南匈奴。……合七千騎寇五原。……遣軍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是後烏桓稍復親附。……顯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塞中。……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

退。……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時。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竊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

靈帝時始桀黠不臣。

後書烏桓傳。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遼西有丘力居者……皆自稱王。又遼東蘇侯……自稱帥王。右北平烏延……自稱汗魯王。……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部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騰募斬純首。北州乃定。（參劉虞傳）

獻帝時預曹袁之爭。

後書烏桓傳。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部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所歸信……袁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尙敗奔蹋頓。時幽冀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尙欲憑其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以柔爲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其衆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參袁紹公孫瓚傳）

鮮卑

鮮卑亦光武時始通中國。

後書鮮卑傳。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二

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永平元年。……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穀二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

和帝時匈奴單于北徙。鮮卑因據其地。漸盛屢寇邊。

後書鮮卑傳。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种擊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太守張顯率數千人出塞追之。……遇虜伏發。士卒悉走。……俱沒陳。

自後叛服不常。

後書鮮卑傳。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因築南北兩部質館。……是後或降或叛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

桓帝時封檀石槐爲王。據匈奴故地。分三部。歲爲寇抄。

後書鮮卑傳。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勇健有智略。……由是部落畏服。……東西部大人皆歸焉。……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延熹)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秦以來二十餘歲。請徵幽州諸郡兵出擊之。……遂遣夏育出高柳。引

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曼率南單于出雁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遊戰。育等大敗。……死者十七八。三將輟車復下獄。頗爲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元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光和中檀石槐死。……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逐世相傳襲。

西域

光武初。西域莎車并諸國。初奉獻於漢。

後書西域傳序。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

又莎車國。光武初。國王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弟賢代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蔥嶺以東諸國皆屬賢。

莎車王賢死後遂不能統率。

後書西域傳序。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并。渠勒皮山爲于窰所統。悉有其地。都立、單桓、狐胡、烏貪皆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

又莎車國。賢侵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建武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遣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窰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發兵攻鄯善。……復攻龜茲王遂殺其國。……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由

是屬匈奴。

明帝時使班超往復通西域。

後書西域傳序。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盡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

又班超傳。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也。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家貧常爲官傭書。……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壽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超乃閉侍胡。悉命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超乃順風縱火。……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超於是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還奏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狀。並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草。遂雄張前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西。先至于賓。……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降超。……時龜茲王寔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因立其故王見子忠爲王。國人大悅。……疏勒山是與龜茲結怨。

章帝不欲疲中國事四夷。北匈奴再據伊吾地。而班超獨留域外。

後書西域傳序。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陸。悉復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賓。綏集諸國。

又班超傳。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陸。超孤立無援。……肅宗初即位。……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超還至于賓。……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悉于賓終不離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復安。

超欲遂其平西域之志。上疏乞兵。至和帝時。西域五十餘國悉內屬焉。

後書班超傳。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賓、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餘級。超欲因此匡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書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賓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以重利。忠遂反。……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南道於是遂通。……復擊莎車。……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百攻超。……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賓客千四百人討焉耆。……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嚙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其封超爲定遠

侯邑千戶。

遠使大秦。幾通歐亞。

後蕃西域傳序。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潮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不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

又安息國。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持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又大秦國。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綰綵與之交市。故遮闔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

超返國後西域稍叛。

後書班超傳。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永元)十二年上疏……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宜有以誨之。超曰。臣年老失智……塞外吏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躁急。水漬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又西域傳序。及孝和寔駕。西域背叛。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尙段熲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付。召罷都護。

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滋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

其後漢再使班勇定西域。十七國皆來服。而漢西不復通。

後書西域傳序。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乃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平車師。自越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寘、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

此後諸國疏慢不朝。東西交通絕隔。

後書西域傳序。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韓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爲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曾莫徵革。自此浸益疏慢矣。

西羌

光武初諸羌寇邊。來歙馬援出師平之。

後書馬援傳。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寧壽拜接蘭西太守。援遣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

投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聲（音告門）陰。援與揚武將軍馬咸擊之。……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譴欲棄之。援上言。……如今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慮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史。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外。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

其後諸羌自相攻擊。而燒當後滇吾最強。明帝初竇固馬武擊之。羌始敗走。

後書西羌傳。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湍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滇良父子積見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即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入大榆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以方略爲其渠帥。

章和之世則迷吾迷唐。

後書西羌傳。滇吾子東吾立。以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扞自守。而諸弟迷吾敢爲寇盜。……（建初）二年夏。迷吾遂與諸衆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于荔谷。崇兵大敗。……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討破之。於是臨洮索圍迷吾等悉降。……章和元年。……迷吾敗走。……斬迷吾等五人頭。……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真等相結。……會集附落種衆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鄧訓代爲校尉。稍以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九年）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

之……遂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十二年遂復背叛。……明年……侯霸代爲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音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

自是降羌徙塞內。爲吏人所徭役。永初中相連入寇。軍旅不息。

後書西羌傳。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勒姐當煎大聚東岸等。衆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郡縣畏懼不能制。（永初元年）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尙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漠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騭於冀西。殺千餘人。其冬騭使任尙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

又梁愷傳。（永初）二年。……會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擊之。……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愷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聚三百餘人詣愷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愷又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追近園陵。卽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又虔詔傳。永初四年。羌胡反亂。踐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繁。事不相贖。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詔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後羌寇武都。……乃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嶠谷。詔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乃分鈔傍

縣。謂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聚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

又西羌傳（永初）五年春。任尙坐無功。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羌既轉盛。……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繼土不業去舊。……流離分散。隨道死亡。

財竭兵疲。頗以窘困。

後書西羌傳。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騫遠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順帝時東西羌合。

後書西羌傳（順帝永和）五年夏。且凍傳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羌中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營將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沒。……於是東西羌遂大合。

羣唐諸羌再入寇。漢使趙沖張貢相繼擊之。隔右復平。

後書西羌傳。羣唐種三千餘騎寇隴。……武威太守趙沖追擊羣唐羌。斬首四百餘級。……羌二千餘人降。詔沖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罕種羌千餘寇北地。北地太守賈詡與趙沖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漢安元年。以趙沖爲護羌校尉。沖招懷叛羌。罕種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沖降。……惟燒何種三千餘落。繼

參鷄北界。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捨韓之……於是諸種前後二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延康元年……趙冲復追叛羌……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委耗。冲帝永嘉元年……以漢陽太守張貢代爲校尉。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於是離蒲狐奴等五萬餘戶詣並降。隴右復平……自永和羌叛至於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

桓帝時光亂再起。八種並叛。段熲擊破之。

後書段熲傳。延熹二年。邊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頭追之。且門且行……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虜死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熲降。

皇甫規又繼討之。東羌降。涼州復通。

後書西羌傳。延熹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罕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以濟南相胡閭代爲校尉。閭無威聲。羌遂寇梁。覆滅當枿。寇患轉盛。

又皇甫規傳。延熹四年……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零吾諸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復發其騎共討諸種……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

延熹永康間。羌再叛。張奐出師慰納。以熲再起定之。

後書段熲傳。延熹六年。寇勢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熲爲西羌校尉。乘驛之職……八年春。熲復擊勒姐種。斬

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自春及秋無日不戰。……類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人。欲攻武威。類復追擊於鸞鳥（晉爵）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竄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

後書張奐傳。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

最後仍用類議出師。爲一勞永逸計。

後書段熲傳。桓帝詔問類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類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衡時。類因上言曰。……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河西七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建寧元年春。類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均安定屬縣）。……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羌遂大敗。棄兵而走。……餘寇四千餘落。散入漢陽山谷間。……二年。……夏。類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五里。……羌衆潰東奔。……（張）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類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初類與皇甫成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星。

靈帝時黃巾起。羌人復叛。因成董卓馬騰韓遂之功。

後書董卓傳。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少嘗游羌中。盡與豪帥相結。……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弟爲羽林

郎……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討黃巾持節……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等盜反叛……殺護羌校尉冷微
(北官)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明年春。(韓遂)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關隴。託
誅宦官爲名。詔以卓爲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拜卓破虜將
軍……屯美陽……章遂亦進兵美陽……大破之……章遂敗走榆中。(金城屬縣)……(張)溫時亦使卓將兵
三萬討先零羌於鞏恒(天水屬縣)北……三年冬。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扶
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
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部曲亦各分乖。

匈奴

光武初平諸夏。未遑外事。盧芳與匈奴相結。時爲邊患。

後書南匈奴傳。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賂遺(匈奴)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驕倨。自比冒頓……
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
於是潛從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增緣邊兵郡數千人……乃遣芳還降……入寇尤深……北邊
無復寧歲。

會匈奴以爭位而分南北。

後書南匈奴傳。南匈奴陰落尸逐鞬單于比者。呼韓邪單于之孫。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初。單于弟右谷蠡
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卽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

也……二十二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鞬侯立爲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旣懷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爾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疆。於是款五原塞。亦爲藩蔽。扞禦北虜……乃許之。其多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

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十四年……冬十月。匈奴莫健王比自立爲南單于。於是分爲南北匈奴。

南匈奴助漢捍戍。北匈奴懼。遣使求和親而漠不允。

後書南匈奴傳。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健。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關奉藩稱臣……於是復詔單于徙西河美稜。因使中郎將段彬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北單于惶恐。頗遠所略漢人以示善意……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關貢馬及裘。更乞和親……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者如前。乃醜詳報答。贈以綵繒。不遣使者。

明帝爲弭邊患。特置度遼將軍以防二部交通。而北匈奴寇鈔不已。遂有竇武之役。

後書南匈奴傳。永平六年……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爲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爲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鄒叢北使報命。而南朔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使北令遣兵迎之。鄒叢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

將吳襄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今內蒙鄂爾多斯黃河西岸）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盡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范廉擊卻之。又發固傳。顯宗即位……以固明習邊事。十五年冬。拜爲奉車都尉。以騎都尉耿忠爲副……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又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閼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時諸將惟固有功。

及西域諸國附漢。北匈奴衰。

後書南匈奴傳。（元和）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

南單于欲并北地。上書請漢出兵。竇憲出兵勒銘而還。

後書南匈奴傳。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章和二年。北虜大亂。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併北庭。會肅宗崩。廢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無北念……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十餘萬人。

又竇憲傳。和帝卽位。太后臨朝。……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憲與乘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塞。臨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乘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其後北匈奴竟遠徙。

後書竇憲傳。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种。司馬任尙。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

案魏晉西域傳。北匈奴度山西走康居。建悅般國。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而法人得殘內德人。更特謂西徙之北匈奴卽西史所謂匈奴人。於晉武帝寧康二年入歐洲。今匈牙利馬札爾人卽其裔也。

桓帝時南單于諸部叛。漢使張奐平之。及靈帝而呼廚泉留中國。遂爲劉氏。

後書南匈奴傳。至永壽元年。匈奴左莫鞬婁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爲國郡尉張奭擊破降之。……延熹元年。南單于諸部叛。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奭爲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乃止河東。……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廚泉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致爲鮮卑所鈔。……（建安）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羗。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章懷注。於扶羅卽劉元海（淵）之祖。呼廚泉卽元海之叔祖。）

匈奴與兩漢相終始。其事具如前述。

南方

中興初交趾叛亂。馬援平之。

後書南蠻傳。至（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牂、郁陽等。數降之。徙其羣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領表悉平。

武陵蠻亦以是時蠢動。

後書南蠻傳。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強。建武二十三年。潯夫相單程等襲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陵擊之。……尙軍大敗。……二十四年。……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總悉受降。尙置吏司。猿轡遂平。

又開益州諸夷。

後書西南夷傳。建武十八年。（益州）夷渠帥棟葺與姑復、撲檢、撈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嶺反。……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南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尙軍遂渡澧水入益州界。……明年正月。遣至不韋、斬棟葺帥。……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爲太守。……始興學校。漸遷其俗。

明帝置永昌新郡。

後書西南夷傳。（建武）二十七年。賢栗（哀牢王）等送率種人。……詣越嶲太守鄧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

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閣倉水。

士風與黨禍

察舉徵辟

東京官人之法猶鄉舉里選之遺。人才多出於孝廉。其權則操之州郡。或有權門請託。不能至公而無弊。

後書左雄傳論。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旣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

後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

士族閥閱於焉漸成。

後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曰。……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郡守不明。僞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旣非能。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明。不繫。閑。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

又章彪傳。建初二年。……是時陳政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浸疏。皆在州郡。有詔下公

卿朝臣議。彪上議曰……士宜以才能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

案弘農楊氏汝南袁氏皆四世爲三公。世俗門第之見以成。說詳廿二史劄記卷五四。

辟選未能公正。

後書樊儼傳。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舊大賢。多見廢棄。宜勸郡國。簡用良俊。

風俗通過譽篇。南陽王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大子名哲。才操鹵鈍。小子亮。既見齒鄉黨。到見段眩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柳對曰……舊實不如。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尙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邪……竟舉舊也。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瓚尙弱。而弟瑛幸以成人。是歲舉瑛。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業。常稱病。遺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尙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衛尉。

後書魯恭傳。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愛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然以察舉者徒采虛聲。故自建初八年以後。察舉孝廉。皆試以職。乃登清選。

漢官儀。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辟士四科。其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按事覆問。才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存孝悌清公之

行。自今以後，憲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也。（和帝紀注）

後漢和帝紀（永初）五年……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卒，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置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恐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具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

和帝時定口率之制。

後書丁鴻傳（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並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致。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

案科書傳載河南尹田楷言：今當舉六孝廉，是其證也。

順帝時定限年及考試之制。

後書左雄傳：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皆備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宜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隨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異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

其後更分為四科。

後書黃瓊傳。瓊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滂濁。習實虛濫。不宜改革。乃止。

桓靈之後此制大壞。

抱朴子審舉篇。黜陟之世。閭官用專。……喜聞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賈舉於下。……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

後書曹節傳。郎中梁人審忠。……乃上書曰。……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至於辟召。則無定法。

廿二史劄記卷五。漢制察舉。孝廉。茂材等。歸尚書。及光祿勳。選用者。多循資格。其有德隱望重。由朝廷召用者。則布衣便可陞台輔之位。如陳寔官僅太邱長。家居後。朝廷每三公缺。謫者多歸之。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常以自愧。(寔傳)鄧康成。經學著名。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傳)荀爽有盛名。冀卓乘政。徵之。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張璠漢紀)

士風

玉莽時多以不仕抗名節者。光武敦厲名實。東京風俗爲之一變。(日知錄語)

後書馮異傳。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並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蓬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畿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又逸民周黨傳。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颍池。〔今河南潁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尙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黨遂隱居颍池。著書上下篇而終。

又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建武中徵到尙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又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園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

有以讓爵爲高者。

廿二史劄記。東漢鄧彪。亦讓爵於異母弟。明帝亦許之。〔彪傳〕劉愷讓封於弟憲。逃去十餘年。有司請絕其封。帝不許。賈逵奏當成其讓國之美。乃詔憲嗣。〔愷傳〕此以讓而得請者也。桓榮卒。子郁請讓爵於兄子況。明帝不許。乃受封。〔郁傳〕丁綰卒。子鴻請讓爵於弟盛。不報。鴻乃逃去。以采藥爲名。後友人鮑駿遇之於東海。責以兄弟私恩。絕其父不滅之基。鴻感悟。乃歸受爵。〔鴻傳〕郭躬子賀當襲讓與小弟而逃去。詔下州郡追之。不得已乃出就封。〔躬傳〕徐防卒。子賀當襲讓於弟崇。數歲不歸。不得已乃就封。此讓而不得請者也。

有以家族同居見義者。

後書李充侍家貧。兄弟六人同食澣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久。妾有私願。思分異。……前隨白母曰。……罪合遣斥。延平中。詔。……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爲博士。

又劉超等傳。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常好學。篤行。喪母。以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復行六年服。賣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振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

有以久喪爲孝者。

後書江革傳。江革字次翁。……鄉里稱之曰江巨孝。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爲吏。永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

又袁紹傳。袁紹母死。去官三年。禮畢。追感幼孤。又行父喪。

又陳蕃傳。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遂致其罪。

有輕生報讎者。

廿二史劄記。又有輕生報讎者。崔瑗兄爲人所害。手刃報讎。亡去。魏朗兄亦爲人所害。朗白日操刀殺其人於縣中。蘇謙爲司隸校尉。李嵩案罪死獄中。謙子不韋。與賓客掘地道。至嵩寢室。偵嵩如廁。乃殺其妾與子。又疾馳至嵩父

慕。掘得其父頭以祭父。……又有代人報讎者。何容有友虞偉高。父仇未報。而病將死。泣訴於容。容卽爲復仇。以頭祭其父墓。邗懷有友董子張。父爲人所殺。子張瘡且死。對偉歎。歐不能言。偉曰。子以父讎未報也。乃將賓客殺其人。以頭示子張。子張見。則氣絕。

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是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日知錄語）

黨錮

東漢士人重標榜。有名者往往爲韻語以相傳稱。

後書黨錮傳序。初桓帝爲愷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譏曰。天下規短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讖搆。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黨。黨人之譏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爲譏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莊諧。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重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臧否人倫。品第高下。足以傾動一時。聽聞。

後書申屠蟠傳。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

謝承後漢書。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首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游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後晉郭泰傳注引）

後賢許劭傳。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又黃憲傳。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黃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休。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孝高之器。譬諸泛濫。雖清而易濁。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滌之不濁。不可量也。

又符融傳。時漢中督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耀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間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華自置。遂使公卿間疾。王臣坐門。融惡其小道破義。空譽虛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由是名論漸衰。貧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歛逃去。

嗣是黨人爲世所指目。

後書黨錮傳序。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禮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愷也。賈武、劉淑、陳泰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翽、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翕、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晷、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儻、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蔡周、喬衛、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文、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彪、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榮、疏耽、薛敷、宋布、唐龍、馮奢、宣衰爲八及。刻石立碑共爲部黨。而儉爲

之魁。

士又頗好著書立說。

後書王符傳。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諷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潜夫論。其指時許短。討論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又仲長統傳。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籍。……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

又崔寔傳。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

名士與宦官

自安順而後。政事昏亂。論者皆集矢於宦官。士大夫屢與衝突。勢甚水火。

後書楊震傳。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王)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書奏不省。……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憚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廡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讎。且鄧氏故吏有恚憤之心。(震爲鄧鸞所辟)……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因飲酖而卒。

案廿二史劄記。東漢末宦官之惡。遍天下。然臣僚中尙有能乘正統邪力與之爲難者。楊秉爲太尉時。宦官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劾奏牧守以下。旬叔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寵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遂連及中常侍侯覽。具瑗等。皆坐黜。天下翕然。（楊秉周景傳）秉又奏。侯覽弟恭爲益州刺史。舉虐一州。乃檻車徵。奏詣廷尉。參懼自殺。秉并劾奏覽。桓帝詔問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有何典故。秉以中常侍召詣鄗通。事爲對。帝不得已。乃免覽官。（楊秉傳）李膺爲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懼皆按問。遷還京師。歷議案。蔽於合柱中。寧知狀。李將吏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李膺傳）又韓演爲司隸校尉。奏中常侍左涫。罪及其兄太僕。稱請託州郡。宿客。放縱侵犯吏民。愴得皆自殺。（演傳）又陽球爲司隸校尉。奏中常侍王甫。淳于登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阿附佞倖。宜并誅。乃悉收甫。頭等。及甫子永樂。少府助沛和吉。球自臨考。五舞備至。助曰。父子旣當併誅。乞少寬楚。從假借。老父球曰。死不塞責。乃欲求假借邪。助乃大罵。球使鑿助口。捶朴交下。父子悉死杖下。頭亦自殺。球乃磔甫尸於城門。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傳）

黨獄

黨禍之興在延熹八年冬。李膺爲司隸校尉時。

後書黨錮傳序。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其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有獲免。膺愈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譴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元康元年）尙書霍譖城

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

又李膺傳。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

及竇武輔政。遂有合謀誅宦官之事。

後竇武傳。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尉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旬旬。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爲尙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萬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嶲太守荀昱爲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爲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推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闕。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尙書且夕亂太后。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擢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旬旬。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曹節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曹及中常侍蔣康等。竟死。武復敢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故事久不廢。……於是以朱萬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尙書鄧鳳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視稽雜考。鳳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吏朱瑛。瑛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

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吏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亦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糜信閉諸禁門。召尙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當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殿騎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官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甫且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遂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

又陳蕃傳。永康元年。帝崩。竇太后臨朝。……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旣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今京師賢道踴躍。言侯覽。曹節。公乘。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尙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水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願天行誅。蘇康霍。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恣。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

詔誅武等。審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樓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寶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審相忤。適聞其言而譏審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寶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官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棟梁。柱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審。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審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關閹。取審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自數尋我曹。冀復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蔡邕。審友人。陳留朱處時。爲銓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審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極楛。震爻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建寧二年。李山侯覽再與黨獄。

後書張儉傳。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退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

又黨帝紀。(建寧)二年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覽。有司奏前司空康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燾。沛相荀爽。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爲鈞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綱及五屬。制詔州郡大舉鈞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爲黨人。

又黨錮傳序。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刻石立碑。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鑿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諷有司。突捕前黨。……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殺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誣讒之怨。澹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辭稱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

又陸帝紀。嘉平元年七月。宦官譚嗣發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生千餘人。……五年閏月。永昌太守曹窋坐訟黨人棄市。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

至黃巾起方弛其禁。

後書黨錮傳序。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強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輒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

黨禍雖酷而士人則多以列名黨禁爲榮。

後書范滂傳。滂後事釋南歸。始復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鄉人殷闓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賓客。

又皇甫規傳。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遠。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涇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酌轅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頌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爲規賢。

黨人亡命避禍。名望益高。士人破家相容。官吏棄職借遁。皆重名節尙清議之效。

後書范滂傳。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滂卽自詣獄。縣令郭舉解印綬引與偕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盡。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

又張儉傳。儉得亡命。因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操篤曰。懲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

專仁濟。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去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

帝國之末運

財用與政治

邊疆用兵爲費過鉅。

後書段熲傳：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

宮府復有賣官斂錢之事。

後書熲帝紀：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又張讓傳：（中平二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賣，十分願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購密約，敕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賄。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資助軍修官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譜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追遣之……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緡帛，勿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數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讓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又呂強傳：時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費。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

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令尙方敎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繕。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庭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昔秦不省。

錢幣之制。自建武而後。卽行五銖。見馬援傳。桓帝時有大錢之議。

後書劉陶傳。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大錢。……陶上議曰。……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

靈獻以後錢法壞亂。

後書宦者傳。靈帝時。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謫者皆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出。及京師亂。錢果流布四海。

又董卓傳。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鑄簾。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殺石數萬。又錢無論郭文章。不使人用。

物極必反。士號清廉。亦徒虛語。

仲長統昌言損益篇。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糞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照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廢舉而以食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私而罪之。是設機置穿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獻帝之世。諸方兵起。人民塗炭。公私掃地。其禍蓋秦漢之際所未有。如董卓之於洛陽。

後書董卓傳。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股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奪食物。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靈帝陵)卓悉取陵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官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斫之。芻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轆。歌呼而還。……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官豈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家。莫收其珍寶。

李傕郭汜之於長安。

後書董卓傳。……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纈數統。素奇玩。積如丘山。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李傕郭汜。樊稠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尙數十萬。自傕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

曹操之於徐州。

後書陶謙傳。是時徐方殷盛。穀食甚豐。流民多歸之。……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畿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襲殺之。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傳陽。謙退保鄆。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睢陵。(二縣屬下邳郡)夏丘。(屬沛郡)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爲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跡。初三輔遭李傕亂。百

姓流移。依謙者皆娥。

袁術之於南陽。

後袁術傳。初術在南陽。戶口尙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爲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殍盡。……及竊僞號。淫侈滋甚。腰御數百。無不兼羅紈獸聚肉。自下飢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虛不能自立。

天災與寇盜

初天災流行。戶口已耗。

後書桓帝紀。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充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在所廩給之。絕安慮屠業。……（延熹）九年。……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飢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譴告累至。政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總今歲調度徵求。及前年所謂未畢者。勿復收。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三月。……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遺三府。掾賑稟之。

又獻帝紀。（興平）元年。……秋七月。……三輔大旱。自四月至于八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繫繫。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粥糜。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賦恤有虛。酒親於御座前。置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賫有司。於是尙書令以下皆詣省闕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昌言理亂篇。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

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

張角之所由起。

後書皇甫嵩傳。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向信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豫八州之人莫不響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帥。詭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師城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諱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勸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蟻）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燬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

咸以爲中官所致。

後書張讓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譖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

固當有一人善者。鈞復重上猶如前章……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讒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諱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誅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

賴皇甫嵩朱雋等討平之。

後書皇甫嵩傳。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廩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已於倉亭。生禽卜已。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賊於廣宗（河北今縣）……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擊獲湛蒙。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領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合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然諸賊相繼而起。

後書朱雋傳。自黃巾賊後。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搖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揚鳳于毒李大目白鏡畦固苦嗜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其大賊者號雷公騎白馬者

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髯者號于氏根。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賊寇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爲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衆得舉。卒廢計。吏燕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僞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卻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

割據勢成

初以名士結援。欲抗宦寺。漸成軍人之勢。

後書袁紹傳。袁紹字本初。汝南南陽人。……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駟柴轂。填接街陌。……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佐軍校尉。

三國魏志武帝紀。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太祖少機警有權術。……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徵拜驍郎。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

後書董卓傳。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殘猛有謀。少嘗游羌中。盡與豪帥相結。……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徵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卓素聞天下同疾。聞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筆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毖。待中汝南伍瓊。尙

嘗鄭公業、長史何顒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死殉。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尙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兖州刺史。陳留孔伋爲豫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袁紹召兵而董卓遂乘機以起。

後書何進傳。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並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

又董卓傳。(中平)六年董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羌胡傲狗。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吳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題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

卓至京師而專制朝政。

後書董卓傳。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遂見火光。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卓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尋而何進及弟蒞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讓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密首而言曰。……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

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尙書盧植獨曰。……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

廢立之事爲諸軍共起討卓之因。

後書袁紹傳。卓竊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宜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諛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伉。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是時豪傑旣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

卓亦以驕恣而爲王允所誅。

後書董卓傳。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於是遷天子西都。……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璿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揖拜。……（初平）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旣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

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車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布應聲持矛刺卓。趨兵斬之。……士卒皆稱萬歲。百娃歌於道。

其部曲仍不服。朝政益亂。遂成關西與關東軍人之爭。

後書董卓傳。(李)傕(郭)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忿怒并州人。……武威人賈詡時在傕軍。諛之曰。……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巴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李傕郭汜樊稠皆爲將軍。遂圍門樓。……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傕汜稠共秉朝政。……明年春。傕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傕汜遂復理兵相攻。……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傕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傕知其計。即使兄子逸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帝於是遂幸傕營。(楊)彪等皆徒從。……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遠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遂引兵攻傕。……是日傕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傕復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譬解之乃止。

獻帝東歸。又入曹操之手。

後書董卓傳。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極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致請。傕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即日渡灃。……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幸鄠。(楊)定。(楊)奉。(董)承不聽。……車駕至葭陰。……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

卑……共舉僅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承奉等夜乃潛躍過河。使李樂先度。具舟楫。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既到太陽（縣屬河東）止於人家。然後幸李樂營。……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建安元年。……帝還至洛陽。……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

都許以後。政歸曹氏。而漢祚移矣。

後書獻帝紀。建安元年……十一月丙戌。曹操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三年十二月。曹操發呂布於徐州斬之。……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密詔誅曹操事洩。王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是歲孫策死。弟楊駿其徐舉。……九年秋八月。曹操大破袁尙。平冀州。……十年春。曹操破袁譚於齊州。……十一年三月。曹操破高幹於并州。……十三年。曹操自爲丞相。八月……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是月劉表卒。少子琮以荊州降操。……十六年。曹操與韓遂馬騰戰於渭南。遂等大敗。關西平。……十八年夏五月。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九年夏四月。劉備破劉璋據益州。……十一月。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二十年秋七月。曹操破漢中。張魯降。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進號魏王。……二十四年夏五月。劉備取漢中。自稱漢中王。十一月。孫權取荊州。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薨。子丕襲位。……十月。皇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爲山陽公。……明年劉備稱帝於蜀。孫權亦自王於吳。於是天下遂三分矣。

自光武至獻帝凡十二傳百九十六年而亡。

學術

古文經學始盛。學者務彙綜諸經。

後書賈逵傳。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遠致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兩義。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達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建初）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遠所著經傳義疏及論雜百餘萬言。……學者宗之。

又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爲世所宗。致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爰有正六經文字之舉。爲後世印板之祖。

後書蔡邕傳。校書東觀。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劭。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又儒林傳序。黨人既誅。其高名著士。多坐滿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國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案朱彝尊經義考云。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范曄儒林傳云云。楊街之碑。陽館。蓋謂北史劉芳傳因之。唐寶曆宋郭忠

趙……等仍其說。惟張續謂趙以三體參榜其文而脊丹於碑則定爲隸字。其義爲尤當。考衛恆及江式傳水經注皆以一字爲漢石經。趙則誠洪造辨之甚詳。足以徵信。……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損本存者。……八分古雅定爲漢隸無疑。

至鄭康成兼采今古文以注諸經。漢代經師家法遂破。自是爲說經者所宗主。范曄所謂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也。

後書鄭玄傳。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會融集諸生。考論圖讖。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質諸疑。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文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玄答何休議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凡玄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禮記、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齊魯間宗之。

紙之盛行有助於文化。

後書宦者蔡倫傳。永元九年。監作詔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書體漸從簡易。便於行用。

張懷瓘書斷。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也。

末世喪亂。學術爲之蕩息。

後書僭林傳序。初元武遠遷洛陽。其諱嚴詔書載之二十餘年。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長操亂。曰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割散。其緣帛圖書。大則連爲雜書。小乃割爲殘卷。及王允所收。而西者。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矣。

讖緯

哀平之際。讖緯初行。

後書張衡傳。自中興之後。僞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乃上疏曰……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闕定九流。亦無讖錄。哀平之後。乃始聞之。

宋四庫總目提要云。僞者多稱讖緯。其實讖自讖。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爲隱語。預決吉凶。史記秦本紀。稱庶生災。緯圖書之語。是其始也。緯者經之支流。術及旁義……如伏生尙齊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核其文體。卽是緯書……其他私相撰述。漸雜以術數之言。既不知作者爲誰。因附會以神其說。迨流傳久。又益以妖妄之辭。遂與讖合而爲一。

光武最重此事。

後書光武紀。(中元)二年初。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又張衡傳。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

又桓譚傳。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令。譬猶卜筮。筮偶之類。陛下宜垂明德。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

之難識……帝嘗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書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又鄭興傳。帝（光武）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又儒林尹敏傳。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領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髮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帝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

諸儒頗引以爲說。

後書儒林李育傳。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

又賈逵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誥。藏之祕書……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瞻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遠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其所發明補益實多。

方士

東漢方術大盛。其思想系統獨立於儒術之外。爲道教先聲。初以奇士靈跡取流俗信仰。據後漢書方術傳所載。諸傳略見一斑。

後書方術郭憲傳。從駕西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潑。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案《巴傳》注引《神仙傳》以爲巴事。蓋傳說如此者非一人。

又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鳥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鳥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鳥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

又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且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殿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飲畢而出。……長房遂欲求道。而願家人爲妻。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卽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殮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可任所之。……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卽以杖投陂。願視則龍也。

道教

桓帝時初祠老子。卽衍老子爲道教祖之初步。

後書祭祀志。桓帝卽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魏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爲壇。飾淳金鉞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始爲教以聚徒衆者曰張氏。

後書劉焉傳。(張)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爲臯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澆舍於路。同之亭傳。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理。民夷信向。

又注引典略。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爲太平道。張角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

後書襄楷傳。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縑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爲宗。而多巫覡雜語。……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佛教

佛教入中國在兩漢之際。

魚豢魏略西戎傳。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使伊吾存口授浮屠經。(三國志注引。魏書釋老志從其說。)

後書楚王英傳。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貴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縲。縲。英遣郎中令奉黃縲白紵三十四詣闕相。……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願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注引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

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

明帝時始譯經建寺。

魏書釋老志。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說。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指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信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信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譯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紱於蘭臺石室。信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

信仰漸逼於朝野。

後書襄楷傳。復上書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

又闕諛傳。初同郡人竿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邳。遂。陶。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食。布席於路。其熟食及觀者且萬餘人。

總論

六國不能成統一之業。而秦卒能成之者。秦之處心蓄慮。自強而力征。其政策相傳。絲延不懈。而前後一致。非諸國所能及也。他國或恃地或恃人。秦則恃地而兼恃人。且不獨恃人。而恃有一貫之政策。合其民性。爲衆所樂從。服習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當國之人。雖相繼敗滅。而其聲施常存。而日新。是他國各爲一人。而秦則合一國爲一人。且合祖孫父子爲一人。安得而不成功也。匪惟如此。秦固常兼取他人以助己。而已若無所與焉。自穆公以來。所倚任者大都非秦人。不止如李斯所言也。史記河渠書稱用鄭國開涇渠。則用他國之反間。貨殖傳稱卓氏程鄭。則用山東之遷虜。始皇本生長於邯鄲。習於趙俗。而趙自武靈王胡服騎射以來。衣冠之制已變舊俗。而秦亦稍采之爲後來胡服通行之始。（詳王國維胡服考）始皇又寫放諸侯宮室。六國鐘鼓美人實其中。其兼收並蓄破除畛域。可謂規模宏遠矣。

秦之所以自視如是。列國之視秦又如何耶。史記言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戰國末期。世人猶恆言秦虎狼之國。甫相如於灑池之會。輕秦見於詞色。蓋惡之賤之。始終猶有中夏之於四裔之見。然觀左傳晉求醫於秦。秦名醫凡二人。而中國無聞焉。詩秦風所鋪張車馬衣裳戈車之盛。中國亦未有其比。是秦之聲明文物亦未嘗後於中國。而中國且不得不乞靈焉。春秋以來。學術滋興。秦雖無人。而傳其法。

乳者惟秦爲能。鄒魯儒風盛於稷下。李斯韓非乘荀卿之淵源。大用於秦。稷下講學之制。且爲秦開國之點綴。三晉之學近於刑名。李悝法經。又爲秦漢以來律令之祖。蓋商君以後。相秦者大抵三晉之豪士也。使儒法兩家不求用於秦。則秦安能若是之盛。然則東方賢智之所發明。皆秦所資以爲用。東西會合。相得益彰。以實事求是之民性。漸被思想文明。宜其無敵也。

世人皆以秦爲無道。倖於聖賢之教。殊不知聖賢之教。自秦始彰。中庸記孔子之言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非天子不議禮。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論者多云此爲秦人之言。假令孔子實有此言。則必深疾乎政教分離之害。而佇望作君作師定於一尊。其意誠若爲秦之一統而發也。愚而好自用云云。卽李斯所謂主勢隆乎上。黨與成乎下也。非天子不議禮云云。卽斯所謂創大業。建萬世之功。非愚儒所知者也。車同軌云云。卽始皇詔令所屢見者也。始皇之業。豈真始皇一人創之哉。其制度云爲亦豈真李斯一人之意哉。時勢所趨。則人心皆有此想像。愚者但顧目前一己之利。則深恐一變而失所據依。智者瞻言百里。則知利用之以自爲謀。蓋春秋戰國以來。賢智之士。亦知分崩離析之不可久。顧不得其術。或僅能自救而未遑遠圖。或所遇不合而扞格不入。說者雖多端。而成事則甚寡。至戰國末期而天下將合之兆已見矣。是時諸國或交婚姻。或交質子。諸臣朝事甲國。夕事乙國。甚或并相數國。秦臣封地且遠及山東。雖猶有彼我之見。而限隔亦甚疎闊。臨淄陽

翟所以爲都會者。四方商賈來往不絕。遠物可致。有無可通也。秦昭襄王未遷周鼎之前三十年。已有與齊分帝東西之議。人固知周必亡。而天下當以漸而合矣。

何以謂聖賢之教至秦而彰也。世人以始皇焚書。阮儒爲罪也久矣。然據史所言。所焚者蓋一爲秦以外之史書。二爲詩書百家語之非博士所職者。且藏詩書百家語而不燒者。僅處城旦。不若以古非今之當族誅者爲尤嚴厲。以是知始皇固非專欲摧殘經籍矣。阮儒之舉。扶蘇嘗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主上皆以重法繩之。恐天下不安。是當時猶重其誦法孔子。特以他罪阮。非阮其誦法孔子也明矣。觀其迹則若儒術暫蒙其災。然始皇同文字之功。使聖澤所被無遠弗屆。我神州之裔。習其教。安其俗。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於今弗替。苟非一統帝國。整齊文字。使出於一。且能普施明法。經緯天下。之果刻石語。則縱有推崇孔子之心。又何以克至於是耶。觀叔孫通說秦二世時。博士諸生所奏。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是秦之儒臣。援公羊之說。以議政。正與漢時無異。假其不然。則公羊家言亦正秦漢間流行之說耳。故秦非不用儒。其證固甚明確也。

賈誼過秦之語曰。仁義不施。夫秦之於諸侯。不施仁義。誠或有之矣。謂爲棄禮義之國。魯仲連語。抑又過也。始皇之一統。蓋深致意於正人倫。厚風俗。故刻石之詞曰。貴賤分明。男女禮順。廣選職事。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曰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尤以嚴男女之防。獎貞清之行。爲古人所不甚講。而始皇獨深重之。詳見日知錄。是則後世儒生所樂稱者。正始皇所自重。

曷嘗不修禮義哉。蓋儒家長治久安之策。所以綱紀萬事。定民志。消姦慝。莫大乎禮義。凡夫講道德說仁義之言。正卽秦漢間人所常稱道弗置者。而秦漢間人所稱道。亦正始皇與李斯推本儒家之意。傳而播之。措而行之。使人潛移默化而不覺耳。

古人詆秦之語。果何自而來耶。此緣山東諸國仕宦之人。久食諸侯之惠。身感秦之侵暴。破家亡國。以至無所歸。積怨蓄憤而不平耳。秦之自爲謀誠善。其所以收諸國貴族豪傑者。抑已酷矣。方秦盛時。諸誹謗之語。固無自而聞。及秦亡漢興。雖劉氏非諸侯之裔。與秦無宿怨。然其相從起兵者。大抵山東故家遺臣。故詆秦之語。頗流傳至今。且如賈誼之言。亦欲痛陳勝朝之失。以謂殷鑒不遠。所謂意在彼而言在此也。又古人已謂紂之爲惡不如是之甚。大抵不揭前人之失。則不足彰新朝之美。固難望其衷於是非也。

東方人雖深怒於秦。亦未嘗不知秦制之不可廢。張良諫立六國後所舉八不可之說。皆一時權設之謾詞耳。其意固深鑒乎封建之不可復行。六國之不可復立。而帝制之不可復改。特以高祖粗率。不足與深言。故未申其說耳。及論都議起。亦賴子房之主持。棄洛陽而取長安。從此昭示天下。傳秦之統而不復徇山東人之意。其所以力排衆議。明定國是者。誠一代興亡所繫矣。漢不先入關。不能成帝業。稱帝而不都關中。無以示天下威神。東方人必復相召亂。紛擾將無已時。居關中四塞之地。東向以臨諸侯。此秦之所以長駕遠馭而人心所以不敢違離畔也。

凡人有任智任術之異。定策決疑。出奇制勝。此任智者也。所謂得之馬上者。此其人之力也。若夫創制顯庸。實事求是。則必賴敏肅練事之才。則蕭曹其人也。蕭曹之學。卽李斯之所傳授。所謂欲學法令以吏爲師者也。法令者卽制治之術。所以赴事功者也。鄧侯收秦圖籍。則十五年來律令章程計帳盡在掌中。執此以馭四方。四方之政畢舉矣。使鄧侯無此舉。則郡國不復稟命而朝廷無以責成。甚或如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盡去其籍。世不再生李斯。其又孰能更乘二十餘年之國政以一一創此規模耶。高祖論功。以蕭何爲第一。誠重其爲漢家創業垂統計。而子房所以功成身退者。亦自度非任術之才。不得不拱手以讓賢也。子房決策於前。蕭曹創制於後。於是秦雖亡而秦之所以爲秦者盡傳之於漢。世守而弗失矣。

盧生獻圖錄而曰亡秦者胡。世皆以胡亥當之。當時人固以秦爲必不能亡。苟有亡之者。惟匈奴耳。戰國末年。中國人欲逃秦禍者。固捨匈奴無所歸。故樊於期欲入胡。而燕徙遼東。天生兩異人。冒頓與始皇約略同時。揆其情勢。略與周、齊、隋、唐間之突厥、梁、唐、晉、漢間之契丹相似。中國羣雄競倚以爲援。而彼亦時有德色。東方兵起。軍中皆有樓煩將。安知非匈奴出兵助長中國之亂也。始皇深患匈奴。其所倚以威北虜者。惟蒙恬耳。觀趙高所以說李斯者。恬固一時中外物望所歸。其所任尤重於斯。天下精兵皆以防胡。元帥重臣不在京邑。此山東之人所以愁苦怨歎而易生心也。假使秦以蒙恬當章邯之任。移防胡之四十萬衆布在四方。阨塞。潢池告警。威弧頓張。雖有千百陳、吳、劉、項其能損秦之毫末哉。

故亡秦者胡。必爲當時人人心中所擬議之語。其謹願者必鑒於燕代邊胡之苦。惴惴焉恐其南牧。桀鷔者或不無劉武周薛舉之意。冀結外援以覆暴秦。卽不然。亦利其耗秦之力。重秦之怨。亦足以快意。秦之亡果坐是矣。

胡亥趙高之變。使無蒙恬之影響。秦亡固不若是之易也。自高后執政至文帝入嗣。漢室亦瀕於覆滅。而天下晏然者。造亂廟堂而人間未被兵也。武帝喜功生事。史家頗以爲天下愁怨。雖然。帝之開邊。未始不由中國人民樂於向外發展。觀繼張繡而求使者之多可知。蓋新闢之地。物產豐盈。貿易往來。其利無窮。雖有征戍轉輸之勞。而所得亦頗足以償之。胡賈之入中國。頓使中國生活趣味爲之一變。殊方異物若漢書西域傳贊所稱者。皆前此所未有。益使中國人胸襟恢闊。夷夏之見漸泯矣。

然有識之士。常文帝時已懷然若不可終日者。知漢朝之無治具而亡秦之覆軌可虞也。人民固已厭亂矣。然漢祖起匹夫。五年而成帝業。非如秦之根柢堅深。秦且一蹶而亡。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漢之治具雖襲秦舊。然秦固有積威而漢無所挾以自重也。必欲求所以自重。則惟有采儒術尊六經。奠思想之大本。明受命於天。非人力所能爭。所以治天下者皆本乎三代聖王之大經大法。六經不息。則漢祚無窮。至於統治者之心理。尤當範圍之引導之。使不至於陵忽民心而陷於危亂。故必以豫教太子爲其根本。使統治者世世相承皆有一貫之思想訓練。知王者受命非一姓。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君主雖尊無所繇。而其廢興存亡則繫於天心之得失。此則賈誼所爲大聲疾呼流涕陳詞而以爲不可緩

者也。董仲舒、公孫弘所以繼起而竟其業者在是。而武帝之所以欣然樂從者亦在是。蓋長治久安之術。子孫萬世之業。惟此爲最可恃也。

公孫弘以儒生登相位。首開布衣預政之局。其建學官之策。尤爲養成士人階級之基礎。自是之後。讀書種子徧布國中。進操國柄。退則於無形中主持社會風氣。進退之間皆能自成一種勢力。此乃真漢業所由堅定。賈董能言之而不能行。公孫弘非獨漢之功臣。抑千古儒術之功臣。自漢武以來。與其謂爲帝王專制。無寧謂帝王無權而實權反在士大夫。緣士大夫乃綿延不斷自相孳乳之團體。而帝王之褒貶予奪且操之於士大夫也。

賈誼之時。患尤切者。外則匈奴。內則諸侯。此二患皆隨時可致危亂。其後皆卒如所策。諸侯野心雖未戢。然漸次削弱。名存實亡。而匈奴亦慕漢文化。漸失其所固有。皆不復爲漢患。故誼之言雖不用於其時。而其願已卒踐矣。漢之所以能享國長久。人民安樂者。誠誼等諸公先覺之功也。

昭宣以後。治國大抵本於經術。而宣帝濟以法家之實事求是。法度嚴明。吏能效職。最爲漢政平治理之時。然帝委任中書。削奪相權。漸啓侍門。實非貽謀之善。故其業旋衰。雖由元帝之優柔。成帝之溺愛。亦宣帝之不能防微杜漸也。

民間思想似已不能如武帝時之安定。故昭帝時時。弘建言當有匹庶爲天子者。當求賢人禪帝位。而成哀之世。甘忠夏、賀良等復謂漢曆中衰。當更受命。災異之談。騰於朝野。劉向上疏。公言自古無不亡

之國。此足見帝王之威靈潛藉。士大夫彌欲假符命之說以救禍防亂也。王莽以儒生之思想。假外戚之根基。其起而代漢。蓋人意思中所有。疑所謂頌功德者四十八萬。非盡出矯誣。而其制治建國之規模。亦非一人所能臆造。所謂人心思漢者。非真不忍漢之亡也。徒以新朝變易制度太多。列侯公卿士大夫皆失其所憑藉而生怨。又法令太繁而政事反廢弛。人民多流爲盜賊耳。新之亡與秦之亡不同。亡秦者稱假名號有自立之心。而反新者皆隨處聚兵尙爲剽掠以幸旦夕。觀李松鄧陟之入長安。莽之被殺。其情事可想。假使莽不先以變易制度爲事。而一切姑承漢之舊不改。則其坐移漢祚而朝市不驚。非不可致也。

莽之改革。端緒雖繁。要以禁止買田及蓄奴婢爲召怨之大端。其事甚分明。而改革之最有意義者亦卽在此。足徵有產階級之勢力。凡其利害所在。不惜以死爭之。莽知衆怒難犯。末年收回此令而已無及矣。自漢以來。崇儒惟託空言。一切政治社會制度之不合於經訓者未嘗有所廢。而先王之良法善政亦未嘗有所興。惟莽有意於此。而天下騷然。然後知以聖人之道措諸行事之不易也。

光武之成帝業。雖起於南陽。而全賴能用河北爲根本。故東漢之形勢與西漢不同。西漢重在以關中制關外。東漢則重在以河北通河南。光武奠都洛陽。而魏晉遂不能易。蓋由東而西。漸變爲由北而南。論政治軍事則北重之勢成。論經濟文化則南移之象著。此又古今一大變局也。西漢之文化重心在山東。而東漢之文化重心在汝南南陽。桓帝以後。黨人之勢由此而起。旋經喪亂。衣冠之族。猶推劉表

爲黨魁。(表本黨人也)以荊州爲根據。自此而吳而蜀。中原漸就衰竭。而南方日趨開闢。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非歟。

光武號稱中興。自帝系言之。固如是矣。若自政事觀之。固無救於漢世之衰也。西漢患在太強。東漢患在太弱。西漢時猶有秦之餘烈。得一明君賢宰。可奏網舉目張。令行禁止之效。何則。以其治具明備。本不恃人而恃法。人民奉公守法。無思亂之心。故易以禁制。宣帝所謂漢家本雜王霸。而深疾俗儒之妄論也。自元成政弛。橫議漸作。而光武明章六十年間。徒察察於吏事末節。不思重整已墜之紀綱。三公等於具臣。郡縣漫無統屬。無任事之人。無必行之法。過此以往。朝廷之尊嚴掃地。而浮議出於在野之士流。於是朝野相仇。失所宗主。自章帝以後。直可謂之亂國。始謀不臧。不得不歸咎於光武矣。所以然者。光武起於兵間。不知政體。而輔佐乏人。無蕭曹之宏圖。賈董之讜議。所任之儒臣。皆宣帝所謂俗儒。不達時宜。使人不知所守者。固不足以弼成大業。漢之中興。正漢之所以亡也。借使常侍擅權之際。有如西漢任職之三公。彼亦何能爲甚惡。何至傾天下之賢人君子敵之而不勝哉。夫使賢者不能在位。而徒以語言氣概誅奸佞於私家。遂致在野之士流。專以排詆國政爲能事。其弊成於唐之元和。宋之慶曆。而極於明之末造。皆東漢啓之也。

東漢人之慷慨尙氣。猶有西漢遺風。非如後世士大夫之好寬責已而嚴責人。藏其身而專責人以必不能行之事。但黨人末路。是非亦頗混淆。漸多名不副實。而虛譽翬騰。大足爲世風之害。故曹操劉備

皆深疾之。而積習已成。不易挽矣。

光武以漁陽兵取天下。後置黎陽營。遂破西漢舊制。而開州郡屯兵軍人。世業之漸。後來以刺史望輕。不能制寇。改爲州牧。遂有擁部曲制財賦之野心。涼州諸軍。本爲防羌。旋用之以平黃巾。除宦豎。階董卓之禍。而爲國者猶不悟其根柢蟄互。驟攫其鋒。遂致橫決。此豈西漢所及料哉。

通而論之。由秦始皇以至漢宣帝。總爲一期。其治體傾向。大都相似。斯乃擷取儒法兩家所長。以成一統之規。人民思想。生活安定。不擾。各奉其職。各盡所能。班氏贊宣帝云。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罕能及之。是也。自元成政衰。至於漢末。近於文勝。議論繁多。人心亢厲。而不考責其實。有求名之人。而無任事之人。有歸咎之事。而無救弊之事。又一期也。前期之弊。猶可粗得二百年之小康。後期之弊。則人受其禍。無能救矣。使中國陷於痿痹。拘攣弛緩。而不能振者。此其漸也。然中國之爲一統國。自秦啓之。而漢承之。雖遇亂世。終猶心焉於一統。人人皆拭目翹足。以爲庶幾復見太平。二千年來。如一日。此又秦漢之所賜也。

413147C

129-8000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初版

蔡	漢	史	卷
不	計	三	百
元	三	百	元
不	計	三	百
元	三	百	元

著者 曹 兌 之

發行者 中國聯合出版公司

印刷者 中國聯合出版公司

發行所 中國聯合出版公司

代售處 各大書局

#6
662183